

基督教與宗教

# 基督教與宗教

# 基督教與宗教目錄

第一章	宗教	一
第二章	宗教的普遍	一〇
第三章	宗教的起始與發展	一八
第四章	聖經眼光中宗教的出生與長成	八七
第五章	基督教	一三七
第一	一個超然的根基	一四一
等二	一個超然的人	一四七
第三	他超然救贖的工作	一六四
第四	他超然的復生	一八三

第五	一個超然的信息	一九七
第六	一個超然的能力	二一六
第七	一個超然的將來的顯現和成功	二二五

# 基督教與宗教



## 第一章 宗教

宗教二字，在文明國家的字彙上，占有極重要的地位。這兩個字是在廿世紀纔通用的，廿世紀以前，未曾如此用過。但到底宗教是甚麼？論理上的定義至今尙未能圓滿。我們尙須等待一種滿意的答覆，所謂滿意的答覆者，即能以包含宗教一名詞所有的方面和意義。有些異教的思想家，各派的哲學家，和有名的神學家，對宗教的意義已是百喙爭鳴；但我們今日對這個名辭的爭辯比前更要更甚。

米勒教授 Prof. Max Muller 在他的宗教之起源與發展 Origin and Progress

of Religion 書中說：「論到宗教這個名詞要下一個定義，確是一樁極困難的事。這個名辭的產生遠在幾千年以前，牠的用意在每一世紀都有改變，特此名辭依然存留耳。今日對於牠的應用，與起初所要表明的正是相反。」米氏此言已經成了哲學家，和宗教比較家的斷案。晚近更有一位東方的學者開樂博士（Dr. S. H. Kellogg）在他的名著宗教之產生與長成（The Genesis and Growth of Religion）一書裏也明明的說道：「要爲宗教這麼熟識的名辭下一個定義，乍看似極其容易。但是當我們看過許多不同的定義之後，便覺得實在是戛戛其難了。」如不憚煩，我們也可更舉許多其他著名思想家的話，因爲他們也有同樣的見證。

Religio 是一個拉丁字，牠的真正意義在拉丁的字書上也沒有清楚的解釋。牠是由兩個拉丁動詞 Relegue 和 Religare 轉成的，前者的意思是再追求，考察，或審度。後者是拴住，拉回，使之牢固。當西塞路（Cicero）創用宗教（Religion）兩字時，是

以 *Religae* 爲字根的，不過有的人以爲宗教的字根乃是 *Religare*。像塞維阿 (*Servius*) 拉克坦細阿 (*Lactantius*) 奧古斯丁 (*Augustinus*) 等就是這一派中的幾人。他們主張宗教的意思就是「拉回」，捆縛人，並加以某種責任在他身上。

要把所有宗教的定義都一一舉出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只可舉出幾個人所發表的定義，證明各人的意見是何等的不同。

退利斯 (*Thales*) 是希臘最先的一個思想家，(紀元前六百年)爲達爾文 (*Darwin*) 學說的鼻祖，因爲退氏主張水是萬物之母，並用這種學說攻擊當時宗教所持神創造世界的信仰。雖然退氏在當時並不會留下一種宗教的定義，然而，有明顯的一件就是哲學所起來對付的問題，都是今日普通所謂宗教所發起，所提倡的。哲學的歷史證明事實上所有的哲學家都是不能不對付宗教這個名辭的。

辛尼加 *Seneca* 給我們一個很高尙的定義說：『宗教就是認識神，模倣神。』(*Cogere Deum et imitari*)

至於柏拉圖 (*Plato*)、亞里斯多德 (*Aristotie*) 以及古代其他哲學家，和他們的學說，現在可以略而不論，只請注意幾個近代思想家所下的定義。康德 (*Immanuel Kant*) 告訴我們說：『宗教就是道德。』那末當我們看一切道德的義務爲一種神聖的命令時，我便有了宗教。』

汎神論的創始者斯賓挪莎 *Spinoza* (荷國藉的猶太人) 曾下一個近代見解的定義說：『宗教就是神的愛，這種愛是根據于認識他神聖的完全。』菲希特 (*Fichte*) 是康德的繼承者，也是康德的門人，曾發表一種稍爲不同之定義說：『宗教就是自覺的道德。藉着這自覺的效力，就念及道德是由神來的。』

黑智爾 (*Hegel*) 說：宗教卽『完全的自由。』這個定義是絕對不圓滿的。德國唯理

學家司特老司 (Strauss) 在他所著的新舊信仰 (The Old and New Faith) 書中發表他對宗教的意見，也是迷糊不清的。當牠提到宗教，他是依據士來厄馬赫 (Schleiermacher) 的主張說：宗教是包含絕對的依賴，既不是一種認識，也不是一種行爲，乃是感覺的一種意志。下面一段就是斯氏所發表的意見。

『世界對於我們就是理性和良善的工廠。在我們覺得自己所絕對依賴的，斷不是一種畜類的能力，在牠面前我們應當安靜低頭服從。牠是命令法律，牠是公理善良，我們應當相信的奉獻自己給牠，在我們最深的天性裏面，我們覺得我們自己與我們所依賴的中間，有一種親屬的關係。當我們依賴時我們是自由的，我們對所有生存的事物，要覺得又榮耀又謙卑，又喜樂又服從，』這可說是斯氏對於宗教所下的定義。

哥德 (Wolfgang von Goethe) 說：『宗教是我們對於上下周圍的一種感覺。』

馬鐵奴博士(Dr. Martineau)解釋宗教說：『宗教是相信一位永生的神，一個神聖的心思和意志管理這個宇宙，並且與人類發生許多道德上的關係。』泰昔繆拉(Reichmüller)在他所著的“*Die Christliche Glaube*”一書裏說：『宗教包含懼怕，並美學的感覺，如美麗的羨慕，和道德的感覺。』累微爾(Reville)教授研究的結果是這樣說：『宗教是人類生命因着感覺人心和那玄妙的心是聯合的，而生的一種趨向；這趨向承認管治這世界和牠自己的就是這玄妙的心，牠也喜歡覺得自己是與這心聯合的。』費爾巴兒(Ferbach)是一個德國的唯理的學家。他把宗教當做一種自私的慾望。他說：『所有的宗教皆是貪婪，藉着祈禱祭祀和信仰表明出來。』但是在他所著的基督教的本質(*Essence of Christianity*)一書裏曾發表了一種誠實的意見說：『人類的心病就是一切宗教和苦痛的根源。』頤里斯圖(Heracitos)在主前六百年也發表同樣的意見。他看宗教是人類受苦的

許多疾病中的一種，但他以爲宗教是一種神聖的疾病。

佛林德(Fleet)教授說：『宗教就是人類對於比他們自己更有權力的神或生物物的信仰。這神是人類知覺所不能及的，並且對他們感情和行爲又非中立的。宗教就是這樣的信仰，和因着這信仰所生的感覺和行爲。』季斐德校長(Principal Caird)以爲宗教的原素是因『那無限者已經不再是一種只能以心靈達到幻想，及將來一種不可捉摸的止境，乃是一種現今的實際。』

米勒教授是一位偉大的東方學者，他對於『宗教是甚麼』的問題，曾留下二個答覆。

一八七二年當他在倫敦皇家學院裏演講『宗教的科學』時，他說：『宗教是一種屬心靈的本能，這種的本能雖然與感覺和理性是彼此獨立的，也是彼此相反的，卻能使人用各樣的名稱和不同的寄託去認識那無限的。假使沒有這樣本

能，就沒有宗教，即是最下等的偶像和土物的崇拜也是不可能的。我們如果注意的聽，我們能聽見在一切宗教中都有一種靈性的嘆息，掙扎要理會那不可思議的，說出那不可說出的，尋求那無限的和要愛神的。」

但在一八八八年于他Gifford的演講中，他說：『宗教是認識那無限者；宗教是在能影響人類道德的品性的各種外表顯明出來的。』

我們最後再加一個刻羅格博士的定義：『宗教的要素，就是人類對於他所不能看見而又能影響他的命運，是他所必須順服的權力，或多數權力所生的觀念，並因這觀念所天然發出的感覺，欲望和行爲。』

本書歷舉這些不同的定義的目的，並不是要完全研究牠，並詳細討論表明這些定義所發表的各種意見，不能完全達到宗教的意義。因每一個定義都有牠的缺點，就是其他哲學家和神學家所貢獻的許多定義也有同樣的毛病。所以我們

對於「宗教是什麼」這個問題，還是要等候一個完全的答覆。

## 第二章 宗教的普遍

雖然許多學者們對於『宗教是什麼』的問題，至今尙未能得到一個正確圓滿的答覆，但宗教在人類全部的歷史上是一個普遍的事實，是無可懷疑的。惟獨人類有宗教。在人類之上的動物世界裏，和人類之下的動物世界裏都沒有什麼宗教。人類之下就是動物界。無論進化論家怎樣說有一種動物是人類的始祖，但在最退化食人肉的生番，和那最進化的猩猩的中間，總有一道鴻溝不能接連。這乃是一個實在的事實。科學家也曾教練過許多的人猿，和其他的猴子。他們教導牠們各種的禮貌。牠們會坐在棹上，使用刀叉一點不錯，並且幾乎會飲食與人一樣。有

的並且會用煙嘴吃煙，然而這樣的猩猩能否教練到一個地步，使之能屈膝敬拜在牠以上的生存者呢？有沒有一個最聰明的猩猩已經表現一種崇拜百物的趨向呢？這樣的猩猩會否想從牠的祖先中造出一個神來，並且以後練習敬拜祖先呢？當科學家研究猩猩生活史時，他有沒有發現一個人猿或猩猩舉起雙手來崇拜太陽呢？自然是沒有的，但這是爲什麼沒有呢？因爲下等動物沒有宗教的本能，或才幹，所以不知道什麼是宗教，惟有人類有宗教和道德現象的事實，將人類從一切的動物分別出來。

在人類之上有一類的生存者，這類的生存者就是神的天使。人的受造是比天使略低一點。在人和天使的中間又隔了一個固定的深淵。我們從聖經知道許多關於天使的事情。雖然他們也崇拜，也稱頌，也服事神，也爲神的僕人，但是在人類中有宗教，天使是沒有宗教的。

宗教雖然只限於人類。至於宗教的起源，科學家雖已盡力研究，還是迷糊不清。科學家不能找出什麼論到原人所有宗教的觀念。因為歷史前的人們，並沒有留下他們宗教生活的記載。若我們要按聖經的眼光研究各宗教實在的起源，那時我們要看宗教的起源乃是在人類存在時候的某點。

研究宗教的人，無論用什麼法子想要在人類歷史的開端去尋找人類起初對於那不能見者的觀念如何，他總不能找出原人宗教的思想和感覺是怎樣。科學家對於原人的宗教也許可以臆斷某種事情，並且在這些臆斷上建造某種假設的學說，如進化論一類的理想，但是，這些都是一種猜度的工作而已。

人類在最初的時候就有一種宗教的本能，這是事實，再用不着科學家去證明。卡特法日 (M. de Quatrefages) 在他的大著 *Hommes Fossiles* 上面承認宗教的觀念是人類明顯的特性。但是這個進化論學者底下所說：『除此之外，人與畜類

中間再沒有其他主要的異點』的話又未免太過了。普累松舍博士 (Dr. F. de Pressense) 答覆這樣的臆斷說：『這是一種誇大之詞。因為當人類未能發現宗教的感覺，和更高生命，並屬靈能力的直覺之前，他必定有天賦的才幹，使他用他所特別有的來領會那些普通的。這就是說，他必定有一種的本能，能以推究他所覺得是在他裏面的生命。下等動物從來沒有達到這個地步。有了這樣明顯的事實，我們可以承認說宗教的感覺是人類特有的性情；這就是人生的一部份。宗教是他天性裏的一種直覺和天然的發展。磁鐵對北極是怎樣，人的本能對神也是怎樣。…如果人類宗教性不是天賦的，那麼，他總不會有宗教性的。』

所以宗教是普遍的。最精細的研究就得着這樣有趣味的結果。

在惠芝博士 (Dr. W. aitz) 的大著作裏面，有句話說：『全地球上沒有一點的地方未曾受宗教的影響。』 (Anthropologie der Natur Völker 第一七一頁) 泰勒博

士 (Dr. Tylor) 說：『按着現在不可勝數的證據而言，我只能下一斷語說：我們承認在一切退化的人類中，相信屬靈的生存者乃是一件最普通的事情。對於這些退化的人類，我們已經具有完全的知識。』(Primitive Culture 第三八四頁)

有一些探險家常常報告說，在五大洲某某不知道的地方有好幾族人絕對沒有宗教的觀念。他們便把這些人當做什麼一種『遺漏的鏈節』。這『鏈節』就是他們憑空虛構的生物用以接住現在人類與下等動物中的間斷。但當布道家受了神的愛的激動隨着探險家們之後，到了這些未開化的地方時，他們就同那些生番住在一起，學他們的土話，得了他們的相信。不久，就證明了那些探險家冒昧的言論都是不對的。前幾年有一個人新發現好幾個海島，他說，因為居民的程度非常的低，所以他們沒有一點宗教的觀念。其實這人和那些土人只有一天的接觸，並且不能與他們談話，另一方面，立溫斯敦博士 (Dr. Livingstone) 說：『我們不必

再對那些南非洲最退化的人類論到神的存在，或將來的景況，因為這些事實他們早已普遍承認了。

太利教授 (Prof. Tiele) 在他所著的宗教大綱 (Outline of Religion) 書裏主張說：『如果有人謂有許多國家和種族是沒有宗教的，就必定是因這個人所觀察的不正確，或者理想很混亂。從未見有一個國家或種族是沒有鬼神的信仰的。旅行家雖然有時見有這樣的民族，但是，不久事實總不以為然。所以照着宗教的廣義而言，我們可說宗教是人類一種普遍的現象。』米勒教授也發表同樣的見證說：『我們可以穩當的說，雖然今日的考研衆多，但是，總沒有一個能找出一個地方是沒有宗教的，換一句普通的話說，是不相信比他們眼目所能看到更深的。』

現在我們要提到一樁很有興趣的事情。在一八四五年有幾個羅馬教的布道

士到澳大利亞的西部，去設立教會。他們費了許多的工夫去考察那些土人的宗教觀念。過了許多時候，他們找不出一點可以稱爲宗教崇拜的性質，就是連類似的痕跡也沒有，過了三年的傳道工夫之後，那布道團的領袖宣布說，那些土人並不崇拜什麼神明，也無論真假。然而他發現那些土人有一種宗教的信仰，他們相信一個萬能的生存者就是天地的創造者。他們稱之爲『莫吐根』。他們理想他是一位極高大，強壯，聰明的人。他造物是用吹氣的方法。創造地的时候他說：『地阿出來罷！』以後吹一口氣，地就造成功了。他也是用同樣的法子創造太陽，樹木，和禽獸。他們也相信另一位生存者名叫『世冤家』，就是罪惡的創造者。旋風和颶風都是他放出來的，他們兒女生死的權柄皆在這個看不見的死亡創造者的手裏，所以這土人們極怕他。

有許多人已經說過：『宗教不是一種的新發明。』有幾個學者，如實證論者格羅

普博士(Dr. Gruppe)宣布說：『宗教是近代較新的發明。晚近的新發現，引導我更親近人類幼稚的歷史。在亞述和埃及所發見的事物，證明宗教不是一種新發明，是無可懷疑的。宗教的年齡與人類的本身是一樣的。宗教即便不是如世界那樣古，至少也是如我們所知道的世界那樣古。當我們一知道人類的思想和感覺時，我們就看見他已有了宗教，或者說已受了宗教的範圍。各地方所有最古文學的案卷，都是滿有宗教的彩色。』赫特爾(Herder)說：『我們的地所有高等文化的種子，都是宗教上和口傳上的遺傳所撒的。』即便我們不顧文學的範圍，去考察人類最深奧的思想，我能發現在供給人類思想的礦苗中，宗教的成分是很多的。』(Origin and Growth of Religion 第四頁)

在本章的結論裏，我們要重言以下重要的事實。宗教只限于人類；人類秉有宗教的本能或才幹。宗教是一個普遍的事實，從來沒有發現過沒有宗教信仰的國

家，或民族。宗教不是一個新發明，乃是自生民以來就有的。

### 第三章 宗教的起始與發展

現在我們要論到關於宗教最重要的問題。甚麼是全人類宗教現象的起源呢？古代的詩家荷馬 Homer 曾說：「一切人類尋求神的心，正如小鳥開口求食。」（Odyssey 第三卷四八頁）何以人類有去尋求那看不見的本能呢？這個本能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呢？如果人類有宗教的本能，他是如何得着這個本能的呢？本能的來源是甚麼呢？此外在各種的宗教中都有一種極有趣味的發展。宗教的歷史幾乎是一種難窮的研究。宗教中有靈魂主義，物質主義，一神主義，多神主義，各種哲學，各種崇拜的儀式，和神祕的組織，我們如何解釋這些事呢？現今雖有汗牛充棟的史籍，

然而其中的大部份是普通讀者所難懂的。另一方面，近日有許多的書出版，像一本名為 *This Believing World* 者，其目的對於宗教的起源，無非是要傳播一種虛偽反科學的學說而已。這種的工作對一班青年人是大有害處的。

自命近代派者贊許這種無信仰的宗教起源理想。這種理想完全是以假設爲證據，缺少科學實在的根據。近代學派的領袖大吹特吹他們的學問，說到他們的研究，知識，並創造的思想。他們所有的目的就是想要推翻聖經所說人類起源的事實，而高舉動物進化的學說。因此，他們都是用自然學說來解釋宗教的開始，和生長，說人類是從一個似猿的祖宗漸進化成的，不但身體方面是這樣，就是智識方面也是如此。人類的開始，就是從幾個有宗教感覺類似人猿的祖宗而來的。但在這裏我們要暫停一下，發一個問題。我們已經在前一章說過，下等的動物界沒有人類的天賦的宗教本能。我們已經說過，宗教的現象把人類從下等動物分

別出來，如果人類是從這些動物所生產的，就他怎樣能發展這個宗教的現象呢？因為動物界裏並沒有這樣的本能。進而言之，何以黑猩猩，哥利拉，和其他類似人猿的種類都不能發生宗教的感覺，並且他們表明他們對這方面的事是絕對不可能的呢？這些的問題，必需有一個更詳細的考察。

進化家因為打算要解釋宗教起源的問題，就主張說，今日生存在地上的某種野蠻種族，有一種尚未發展的宗教感覺，好像人類在數千年前，正在脫離他下等動物的祖先，而往上進化時一樣。有的人說得更利害。他們主張，原人的智力和道德，比今日最低下的生番還要低。這些的主張是絕對沒有科學智識的根據，不過是一種的假設而已。這個假設就是說，人的由來是完全按天然進化的程序，漸漸從此一種下等的動物變成的。他們說，這個學說乃是科學上研究的結果，乃是一個科學的真理，然而，實在還差得遠啊！以上所提一切的主張，不過是一個未經證

明的假設。我們大膽的說這個假設總沒有證明的可能。我們何以敢下這樣的斷語呢？因為凡不是真理，科學總不會有證明的可能。人類與人猿同祖的學說，已經被一種更高的智識證明不過是人一種的製造。這種的知識就是從神聖的啓示來的。人類天然進化的假設至終總要被真正科學的研究所推翻，證明其是人一種的發明而已。

說到這裏，我們並不忘記那些有學問的人和著名的科學家，怎樣辛苦研究，並且總是固執的主張說，按天然的程序可以解釋人類的開始，達爾文和其他的人不過是在近世時把以前異教著作家對於人類開始的一切理想，綜合起來，使之成爲一個有統系的學說而已。講臺上的新神學家，和其他戴方帽穿禮服的人們，大吹特吹說許多的大科學家皆是左袒這個假設——進化論，然後把這樣的學說在大庭廣衆前宣布，好像是已經證明過的真理一般。從我們（美國人自稱）的高等

學校起，到最高的研究院止，我們看見他們將這一種的假設當作一種的真理教授許多的青年；同時，他們反譏誚毀謗聖經所記的真理，論到人類的開始，並且批評說是反科學的，是捏造的神話。

爲什麼不聽另一方面的話呢？是還有一方面的。真的今昔所有的大科學家都是完全擁護這個假設麼？新派的傳道者和教授，若有這樣的宣傳，就是不誠實的。古今有許多世界聞名的科學家，地質學家，生物學家，和考古學家皆是反對這樣的假設。因着篇幅的關係，我們不能多引陀孫博士 Dr. Dawson 亞該士 Agassiz 和其他有學權的科學家的意見。他們都是反進化家。柏林大學湖州 Vinchow 教授在一八九〇年所出版的 Journal of the Transactions of the Victoria Institute (第二十六冊二五八至二六〇頁)裏，發表一篇反進化的見證。胡教授是古今一個最大最有名的科學家。他以歐洲人類學研究會會長的資格，發表一篇最有趣味，反進

化的見證。我們引該雜誌的記載：

『廿年前當我們在維也納 Vienna 開會的時候……我們有一種普通的盼望，就是能證明人類是從人猿，或其他的動物所變化的……這個，直到今日，還是達爾文主義所尚未得成功的。想要找出一種的連系，把人類和猩猩連接起來，乃是一個夢想。從來沒有一個動物能以代表這個連系，代表這個連系的『首先人』(Fore-man-pro-anthropos) 從來沒有人找出。沒有一個實在有學問的人，會說，他曾看見這種的連系……或者有人在夢中看見，但是，當他醒過來之後，他總不會說，他已經與他接觸過了。就是想要在將來找出這種連系的希望，也早已掉在深海之中；我們現在已經不常說到這個『首先人』，因為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幻想或夢寐的世界裏，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實在的世界裏，所以我們絕對不聽從許多無意識的假設……現今我們只知道在古代的人類中從來未曾找出一個是比今

日人類更接近猩猩的人。就是在許多未開化的種族中，也總沒有一人是比我更接近猩猩的。」（類似反進化的言論我們還能引出許許多多，但是這個已經够了。）這些話大約是在前四十年說的。從達爾文學說發明之後，難道就無新的事實發現麼？沒有。達爾文主義現今是在一個棺材裏，蓋子已經放上了，許多著名的科學家用他們研究的報告，一個一個的釘子把蓋子釘得緊緊。有的人宣布說，達爾文的學說已經死了，永無復活的希望。

達爾文的同事窪勒斯 A. R. Wallace 是一個最有名的進化家，在他『達爾文學說』 (Darwinism) 那部書中，他對於人類道德智識和靈性的本能有幾個可堪注意的言論。他雖相信達氏物種原始的天演學說，同時他也宣布說，人類有許多特別的本能，斷不是由下等動物發展來的。他說：『我們剛纔所討論的人類特別的本能，明明告訴我們在人裏面有了許多並非由他祖先下等動物所產生的——』

這許多我們最好稱之爲一種屬靈的天性或性質。……這些本能斷不能按着普通有機物或人的生機體進步發展的定律而進化。」（達爾文學說第四七四至四七六頁）

以後他指明這些更高的本能乃是「明明白白的啓示一個肉眼不見的宇宙——一個屬靈的世界，就是物質的世界能完全附屬的。」達勒斯給我們一種很好的憑據，以反對進化學說的全部。

當進化家打算解釋宗教的起源，以爲最初之人類「並不感覺自己是比其他動物更爲高尚，也不感覺自己之人格，和他屬靈之天性；他的宗教只能有一種模糊混亂之天然性」（Prof. Pfeiderer）時，他們的斷語不過是以進化論的假設爲根據，並非以真確科學的事實爲根據。

刻羅博士說得好：『雖有某種事實發生，我們仍是無遲延的相信近代的科學對於證明一種絕對天然唯物的進化未曾前進一步；所以他們以爲首先之人類』

是半獸性的假設，並從這假設以爲那一種宗教的思想對於原人是可能的，那一種是不可能的，都是反科學的。反科學，因爲他們以等待證實，尙未定規爲事實的假設作爲證據，其實這些理想依然全是假設而已。』(Genesis and Growth of Religion 第四十一頁)

當我們還沒有往下研究宗教的起源之前，我們要先舉一例，看照着唯物物的眼光，宗教到底如何降生的。我們要選一本最新的著作，就是「這個相信的世界」(This Believing World)這一本書是卜朗尼 Rabbi Lewis Browne 著的。最近支加哥城出版通銷全國的「基督教世紀週刊」的主筆們，曾介紹普通的基督徒們去讀十本最重要的宗教書籍，「這個相信的世界」乃是其中的一本。請我們看這個宗教雜誌的主筆先生們所介紹的是甚麼。

這本書開端的第一章就是「到底如何起首的。」第一句就是「起初有懼怕；

懼怕是在人的心裏；懼怕管轄了人。『原人的四圍無一非使原人懼怕的。』他——可憐無意識的半人猿，因為懼怕的緣故，只能戰戰兢兢的藏匿于乾燥的土穴裏，看護他自己的創傷。』他不知道他所受的苦痛多是偶然的。這可憐的半人猿，有一種的觀念，就是以爲天然界裏的萬物，都是有意害他的。因為他還沒有查出有的事物是無生機的，他所看見一切的東西如棍子，石頭，颶風等等，皆以爲是有生機的。以後他逐漸知道要與這些事物的仇敵反抗，是無效力的。若有一塊石子落在他身上時，他雖然打牠也是沒有用處的。以後他就以爲應當用話語來對這些無生機的東西說話，或者能以得着幫助。『他想話語是有效力的；他就在嘆息中發出奇怪的聲音，或者無意識的呼喊，一面打起噹噹的聲音；或者他就試行不規則的跳舞，或者用什麼符咒。』他覺得，用幾種的法術是會發生效力的。他相信那些殘害他的東西是可以用法子和解的。他覺得他必須相信他自己，信仰就是在

這些情形之下產生了。這種半人猿的人類，就是這樣的漸漸發展其宗教的觀念。但在人類未有確當的宗教思想之前，他乃是打算用巫術來壓制天然界的能力。後來這種穴居的半人猿又前進一步。他覺得除了一個身體之外，他還有一個靈。他怎樣能找出這個靈呢？藉着作夢。有一夜他夢與大獸在夜間相戰於某極遠的地方，早晨醒時，看他自己仍在穴裏。因此就查出他自己是兩性的，——一個身體和一個靈。然後他知道死的意義，就是靈離開身體。他知道自己有一個不能看見的靈魂，所以就查出在每一件的事物裏皆有魂或靈。因此就產生相信萬物皆有靈魂之理論。他已經達到萬有靈活論的宗教時期。所以當他看見萬物時，以為都有靈魂居住在裏面，能發生超然的能力，所以，不久他就崇拜他們。與卜朗尼先生同類的作者，都是以爲今日世上還有千千萬萬的生番，還是有當初原人普通的信仰。

再後，他知識就開通，以爲靈是當分作二種的：一種是友善的，一種是仇恨的。當他用很長久的時間想要勝過那些邪靈之後，他又另有一種的發明——他覺得他能引導幾個邪靈，與他爲友，使他們幫助他。因此，在宗教的儀式中，就產生了一種完全的革命。他就以爲他能利用那些看不見的靈。所以，就產生了一種的術士（Shaman 卽野蠻人中自稱能以藥品，——操縱自然，或魔力之物，——治療疾病，驅除惡魔，操縱風雨之人）用一種咒語，能驅除許多的邪靈。同時他們也有崇拜物件之舉。卜朗尼以爲他最初所崇拜的物件或者就是小圓石，後來變成一種的辟邪符，帶有巫術的能力。所以製造人所崇拜的物件，就變成一神種聖的職業。因此，就有以宗教爲職業的道士。這等人出現，偶像的崇拜同時也跟着來。偶像最初的用處就是驅除邪靈，引近善靈。對於祭祀的開始，他解釋如下：『他們用血或油塗抹在偶像的身上，乃是希望有善靈能來舐食這種馨香的餌，因而留在那裏。這種的餌，是要不止一次纔能使

那些善靈久住。當他們多作幾次之後，這種的習慣，就成作一種固定的禮儀。此後，不特只以一點的血，並且以整個的犧牲奉獻給住在偶像裏面的善靈。『祭祀就是這樣開始的。』(This Believing World 第二十八至三十九頁) 既有了這種的偶像，就需要一個草房以避風雨，『這就是第一個禮拜堂的來源！』千百年之後，人類的思想就漸漸進步了。

昔日的猩猩——半人猿——穴居的人，現今變成一個游牧，或者一個農夫。他追求各種的巫術；發明強制的儀式和禱告。『在乾旱無雨的時候，他就對日，月，天，獻上許多食料的祭物，和讚美的詩歌。』農業漸漸發達，因農事而生的節期，也就隨之而存。這些最初的節期，是極淫亂的，裏面包含許多性慾的宴會。在這些節期中，他們就逐漸聘請許多道士來主祭。因此道士的權術是最有勢力的。再次，又發明了某種的聖禮。同時也發明了喜事喪事的禮儀。最後，就產生了許多的大神，就是最

初希伯來的族神——耶和華是其中之一。此後『還當有不少的世紀，人纔會想出一位——作全宇宙的神。此時人類仍然繼續相信多神。』對於感覺罪惡的開始，到底是怎樣呢？卜郎尼先生發表下面的解釋：

『實在說來，罪的意義乃是得罪社會，但是，人以爲罪就是得罪一位神，當神加刑罰在那犯罪者的身上時，往往沒有一個人能穀干涉他的形罰，因此就發生了良心的觀念。他們相信神用一種秘密的法子責罰那些作惡的人，就是差遣邪靈進入他們的心，煩擾他們的靈魂，使他們沒有安息。後當那些惡人似乎沒有受惡良心的騷擾和秘密形罰的攪亂，他們于是又進到來生報應的觀念。他們主張雖然有的惡人在今世是未曾受罰的，但在來世，他們恐怕沒有這樣僥倖』（第五十三頁）。『那些罪惡，良心和死後報應的觀念的正確發展，並不是像這裏所說的這樣簡單。好幾世紀中人類盲索瞎摸以求通曉這些觀念。他們顛仆于極痛心的錯謬，

後來須受盡可怕的痛苦，方能回到原有的地位，但最後這種的大事業已經成功，道德因受宗教化的代價已經能穀保存了（第五十三頁）。

我們應有幾許信心纔能穀當這些無稽之談爲真理呢！一本這樣的書，竟然有所謂一個當基督宗教的雜誌的主筆把牠介紹！但是我們應當加入這『His Believing World』的作者在于真萬確的斷言後所說的話：『那萬物怎樣開始』的撮要，令人讀了似乎信牠是十分確實的。這是很不幸的一樁事。雖然，在這段故事裏有許多『或者』和『大概』，但是當人家讀了以後總覺得這著者似乎知道某事的實在經過情形。其實呢，這些事他是完全不知道的，他所知道的就是許多有學問的人類學家在刻苦的研究後所推測到的真理。自然也許他們有很不對的推測，也許他們根本的學說完全是錯的，也許宗教不是因逃避和勝過懼怕而產生的，是很獨立地生的。也許宗教完全是在人類最初的本能裏和懼怕是一樣的久，一

樣的『天賦』(第五十九至六十頁)『但是，這些事的實在情形有誰知道呢?』這，算是一種誠實的承認。誰知道宗教的開始和發展呢?自然不是那些哲學家，也不是那無神派的進化家。我們要知道宗教的開始和宗教的普遍，是藉着直接啓示所給我們更高的知識而知曉的，並且在人種學中有確實的科學研究爲根據的。

『This Believing World?』的著者說：『那些有學問的人類學家，也許會推測不對，並且他們所主張的學說，或者完全是錯謬這也是可能的。』這斷語完全符合我們所能證明的。我們可以用一種斷定的科學的方法，就是用事實——來證明他們推測的錯謬，和他們的根本學說，並非『或者』乃『是』完全錯誤的。

現在我們要對付他們的疑問。按天演的解釋，對宗教的開始，是固執的根據一種物質進化的假設——說牠是從拜物教開始。有的人主張說今日在澳洲，非洲和他處所有物質的崇拜者，尙是在宗教開始的時期中。今日的生番是怎樣崇拜物

質，數千年前最初的人類，正在脫離他下等動物的祖先往上進化時也是這樣。

拜物教是什麼東西。拜物教就是崇拜那些沒有生機的事物，以為在這些事物裏面有超然的能力居住着。Fetish 這個字是從葡萄牙文「非提可斯」來的，這個意思就是「辟邪符」或「咒符」。在一七六〇年葡萄牙的水手與生番接觸時，看見他們所崇拜的東西中，有雕刻「非提可斯」這個字的。在那一年中有一小本的書產生，這書解釋並且追崇拜物教禮拜的儀式，牠的作者就是 De Brocasses 先生。他還寫了兩本書，論到同樣的題目。Brocasses 先生主要的主張，就是說各國宗教的起點都是從拜物教開始，後來漸漸開展到多神教，跟着多神教的就是一神教，崇拜一個神。這就是許多科學家曾試來解釋宗教的隱謎所經過的普通路徑。但是，若說百物信仰是人類最初的宗教的努力，今日生番中崇拜百物的舉動，是返照最初人類之信仰，這種斷案是合乎科學的嗎？若說因人類知識發達，最初崇拜

百物的風俗，實行幾百年之後，遂改變爲多神的崇拜，經過了許多世紀之後又轉爲一神的崇拜，這種的假設能合乎科學嗎？

這些學說能否用科學的方法表明出來呢？或者用一種實在科學的方法來證明在原始人類的最初信仰就是一神教，然後因時間的程序，就逐漸退化到多神教，拜物教，和萬物皆神教呢？

有一個對宗教最早的情形很有考據的學者說：「最近的調查證明最初人類的文化並不會比今日的生番更進步；不但如此，他們實在也不會達到這樣進步的地步。在這樣的文化中，宗教信仰，理想和風俗，定不會比今日所存在的社會，有更清潔的可能。」

這太利教授和其他人類學家所下的斷言，是主張最初人類的宗教觀念，不至比今日最低的生番更進步。他們因爲相信人類肉體進化的學說，所以，勉強的堅

持這種的斷語。但是在科學上有兩個事實推翻這種的斷語，這兩個事實能證明今日生番的百物崇拜，(Animistic-flesh Worship)並非返照原始人類的宗教情形。這兩個事實建立一個真理，就是今日的生番，乃是退化的顯徵。

第一個事實就是屬語言的現象。有許多生番種族的語言，表明一種非常高深的進化，並明顯地指出從前他們祖先存在時的知識和屬靈生活是更高的，誰若堅持人類是由似猿之祖宗進化而來的，必定也相信人類語言的逐漸進化。他們說，原始人類從喉和唇而產生的聲音，一定和動物的呻吟聲音是相類似的，或者像猴在叢林中所發出喋喋不休的聲音。當人類進化時，語言亦同時進化。他們並且說在非洲或他處所有崇拜百物的種族，祇有構造卑陋的語言。後來他們根據到這些退化生番的情景，於是遂推度說，原人也有一次似今日生番的情形。

有一個最有名的語言學家，執專門語言比較學牛耳的莫勒教授（牛津大學）積

極地反對這種對於生番語言的臆斷。在他『宗教之開始』的著作中他說：『所有論到種族沒有語言的推測，說甚麼生番的語言的聲音像燕語鶯聲，是更過於像人類有聲韻的聲音。這種說法，乃是人類學中無稽之談。還有一件更緊要的事情，就是有許多所謂生番的語言，皆是表明有極完全的，有的是太完全的——就是說，勝於人工的文法。他們的字典裏包含了許多豐富的名稱，恐怕任何詩家都會妒忌的。每種的語言，就如 *Papuans*（大洋洲黑人）和 *Veddas* 的語言，都是表顯抽象思想的妙工。若是使那些靈敏的哲學家，創造任何類似他們言語中的名詞，恐怕也要受窘的。在稱做生番語言的文法中，有許多的地方證明這些人民在以前的時候是受了極高的教育的。』（宗教之開始）

這些生番所有那樣進化的語言的事實，就是因為這些土人有一個高貴的血統。他們的始祖是站在更高的地位，但其子孫退化，遂墜落至崇拜百物的地步，除

了莫勒教授的見證外，我們要再添幾個布道家的見證。開樂博士在他的著作中曾引證康北牧師 Rev. Coemben 對土人的經驗。康北是康哥 (Congo) (在南美洲) 在南美洲語言的一個精美文法和字典的著作家。他告訴我們說，當他研究那個語言時，在每一點每一轉，都遇着新的駭異，當這語言的豐富通順，正確，理想的精巧，和詞句的文雅洩露出來，「這種語言豐富之理想和體裁，不是祇限于 Congo，即是 Bantu 全族的語言，也有同樣多少的情形。」他又正確的說：「這些秉賦，是那樣的普遍的可以證明在他本源裏也是存在着。並且本源必定是上等的。」威禮遜牧師 Rev. J. Leighton Wilson 在這個見證上又增加了他自己的見證。他是在非洲說 Mpongwe 語言的土人中作布道的事業。論到今日拜物種族之語言，他告訴我們說：「這些語言，若以 Mpongwe 的語言作一種的標本，是都有超凡的優美，雅緻，和完全哲學的組織，並且也有一種無限的擴充性。」開樂博士自己在印度傳

道時，也發表他自己的經驗說：『我對散塔利（Santali）的語言也有同樣的見證，這散塔利就是原有退化居民的一種語言，正如非洲 Bantu 的語言，由教士的手中纔變爲可寫的文字。有一個對於土人有經驗的布道家對我說：『比方以動字的配合爲例，散塔利語言，在分別最精細和最文雅的思想異點上，若不能比希臘文較勝一籌，也可以和牠媲美。』這作者有以下很合論理的結論說：『有上面所提過的許多的事實在前，我們是很顯明的無用辯論，因現在許多的生番除了崇拜百物或許多天氣的鬼神外，不知其他的信仰，所以原人也不能有更高的信仰，並且他對神也不能有甚麼確當的觀念。若有憑據證明生番是人類退化之種族，那末原人在宗教上可以很容易地說是他們的前輩，』但是生番的語言，曾經給我們許多的事實，來證明今日的生番是退化的種族。

第二種的事實是更有效力的，我們相信從這個事實所表明的，就可以斷定今

日世界所有的拜物教，多神教，都是從一種更高潔的宗教的退化而來的，在拜物教和多神教之前還有一神教。所以一神教，就是信仰一個創造天地的神，不是從人類中經過一種無數世紀的進化程序所產生的，乃萬國在有一時期中的惟一的宗教信仰，這不是推度的結果，卻是從事實上得來的，所以是科學的。世界的歷史曾經給我們許多的憑據來證明宗教是已經腐敗了。世界的大宗教表明他們最初的精華已經是朽敗了。如果我們能證明這種的事實，那末所有宗教的開始和成長的一切進化學說，都被牠一筆抹煞。因此那些還教授這種學說，和誇口牠做科學的新發明者是最不科學的，因為一種不能證明的假設，絕對不是科學。所以請我們看一看。我們可以用三種的事實來證明我們所持的爭點。第一個事實就是根據那些最可靠的見證者，所有根據那費盡苦心和博大的研究，是無可指摘的見證，這見證明明白白的證明那些崇拜百物的蠻人，有一種相信一個看不

見而有人格的神。第二個事實就是說有人已經證明在近日非基督的國家裏所有古代的大宗教和從牠們所生的體制，皆是以一神的宗教爲開端而後漸漸退化的。如亞述，加勒底，巴比倫，伊及，印度，波斯，和中華各國的宗教。第三個事實就是人類最可靠的聖經的歷史中所記載的。聖經表明太初有一個信仰一神的宗教，所以牠的見證就駁倒了以拜物教爲原始人類的宗教的進化的斷語。

(二)那些崇拜百物和鬼神的最下等種族，除他信仰邪教外，還相信一個更高的活物，超乎一切的實物和鬼神。許多曾和他們住多年的布道家和旅行家，已經多次證明這種的事實。今日所存在的生番，沒有一族崇拜百物和邪靈而同時沒有一個至高的神的觀念。這個神是超乎萬物並且掌管世界的。

在一八七八年 Westminster Abbey 的『希比特演講錄』(Hibbert Lectures)中，有一題是論到『崇拜百物是否宗教原始的形式？』莫勒教授引證許多著名學

者的話，來表明這個問題的答覆是反面的。這些學者差不多都有同樣的結論，就是說崇拜百物的非洲黑人，不是相信多神，就是相信一位至尊無比創造世界的善神，並且在他們的語言中也曾經給他一個特別的名稱。但他們對這至尊的活物，常常沒有甚麼具形的崇拜，這具形的崇拜只是限于實物。著名的人類學家惠芝博士說：「Gold Coast 的黑人，信仰一個至尊的神，是一樁極古的事情。」他又說，「他們甚少對這神祈求。他們稱他作「他們的大朋友」或「那創造我們的。」祇有當他們在大苦痛的時候纔喊着說：「我們現在是在神的手裏；他要行他所看爲合理的。」這樣的事情，在多年前，已經被些「Basile 巴」而的教士，在「Die Basel Mission」的雜誌中證實了。他們證明其他崇拜百物的生番，曾經對這個至尊的神禱告，求他保護他們脫離疾病，和死亡。」（威士人類學第二冊第一七二頁）

對於拜物教是否宗教最初的儀式的問題，莫勒教授引了許多的引證和說

明之後，在他演講錄的結論裏發表下面的意見：『所以我們所站的地位，就是照我看來，這些相信拜物教是一種最初的宗教。是把那正待證明的當爲事實。』在他枚舉他們未證明的假設和結論之後，他又說：『我最利害的反對，就是那些相信拜物教是一種原始和普通的宗教形體的一班人，往往根據那些學者或歷史家按公義上所不能承認的證據。』（Hilbert Lectures 一八七八年第一一三頁）

威爾遜博士對於 New Guinea 南部和北部的蠻族，曾發表下面的見證說：『相信一個至高至尊的神是創造和維持萬物的，乃是一種普遍的觀念。這種的觀念，並不是不完全地或朦朧地在他們的腦裏發展。這神的印像，在他們智識和道德的天性中，是那樣的深，所以他們感到任何無神派都是過於荒謬，背理的，連一個否認也都不值得。』照著者在那一國中所認識的蠻族不在少數，而他們都有一個神的名稱，並且許多的族竟有兩個或數個的名，來表明神的品性像：『造化者，保

守者，和施恩者等……」他們最普遍的觀念，就是以為神創造世界，使人類居住在裏面之後，就退隱到宇宙的一隅，讓許多的邪靈來管理世界的事情；因此唯一的宗教儀式，就是來對付這些邪靈，其目的不過是想要得着邪靈的歡心，或者免除他們的怒氣。」

末了我們再提一個開樂博士的見證，論到印度退化的原由，就是山陀斯 *Santi* 人實在崇拜邪鬼的人民。他說：「在山陀斯族（即印度原有種族中最重要和人數最多者）一種算他們普通所承認做事實的傳說，就是在起初的時候，他們不是像今日那樣的崇拜邪鬼。他們說在太古時他們第一的祖宗是活神所創造的，所以起初他們是崇拜和服事他的，後來因為受了邪靈馬仁不如（*Marang Buru*）的誘惑，遂失去事神的忠心。這邪靈勸誘他們喝某種樹果所製的麻醉汁，因此他們就在這邪靈的管轄之下。那時起直到現在，遂不得不崇拜和服事他，以代替他們祖

宗所崇拜的那唯一的神。若謂因這種奇妙的傳說與創世記中的故事相彷彿，但可以說這是因為他們直接的或間接的與猶太教或基督教相接觸的緣故而產生的，這是沒有問題的。因為，這山陀斯族雖和那些與非阿利安種族有同樣的傳說，並且牠們也都是居在深山叢林中，為交通，商業，爭戰所不及的地。（創世記和宗教之長成第六十六頁至七十一頁）

所以這些崇拜百物的蠻族的迷信中，也夾有崇拜一個超乎萬物的神的信仰，是一種無可諱言的事實。他們許多的傳說中也表明現在所有的崇拜，就是以前更高貴清潔的宗教的一種腐敗現象。

今日還有發現許多的憑據證實這種的事實，我們可以不必再提起。就是斯賓塞（Herber Spencer）在他『社會學原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的書中，也承認這種事實說：『多數的蠻族，有更高尙的祖宗。』

(二)許多可靠的有才幹的學者，發現着一個更重要的憑據，就是說在許多古代的大宗教中，如埃及，亞述，克拉特，巴比倫，印度，波斯，中國，和今日東方的宗教，都是從一神的觀念開始，然後因時間的關係，就逐漸退化到多神，甚至到崇拜百物的觀念。在這一點，我們有許多著名科學家所發現的可靠的憑據，他們曾繙譯 *Sumerian, Accadian* 和其他屬楔形的文字誌，以及埃及象形文字的古代記載。現在這種的工作，仍是繼續進行，而所表明的，就是時代愈古，宗教信仰也愈形純粹。今日所掘出的憑據，都是證明不是向上的一種進化——從多神教變成一神教；乃是一種向下的進化——從最純粹的一神教，退化到多神教。我們只舉出幾個最緊要的證據。

請我們先研究伊及的宗教。近來在伊及所掘出的法老墳墓和金字塔的探查，皆可證明一種極古和非常的文化。牠的實在年代尚未證實。大概伊及最初的朝

代是在主前三千四百年。古代伊及的書籍和碑碣，是非常豐富的，其中大多數都有記載許多宗教的消息，雖然有許多論到多神教的事實，然而，已經被證牠明一種清正純粹的一神教是有更古的歷史。

我們還有一冊 Hibbert 演講錄，就是烏里諾夫 The Page Renout 在一八七九年所演講的，牠的題目是『古代埃及的宗教 (Religion of Ancient Egypt)』。這一個大學者追索到埃及在古代所崇奉的各神，並且證明如何在許多古書裏對 Isis, Osiris, Anon 和其他別種的神都歸于烏有，而只有『神的唯一』。這種的簡單的名稱，是保存在一神教裏最尊貴的語言』（Hibbert Lectures 第八十九頁）。

對於古代宗教的問題，在許多學者中，沒有一個能更堪得我們的承教過于最近的魯齊博士，Ernmanuel de Roush 他曾發表他的稔熟的斷案：『從來沒有人曾對於重要章句的根本意義，發生甚麼查問。自那些重要根本意義，我們能斷定古

代伊及對神，對世界，和人類的教訓到底是什麼。牠第一個特點，就是最出力宣揚獨一的神：神是一個的，單獨並且唯一的，除了他，沒有別的神和他一起。他是惟一的神，生活在真理中，他是惟一，並且千萬的人類都是從他那裏來的。他曾創造萬物，所以祇有他不是被造的，這是最簡單最正確的觀念。」

這些高尚的教義，是否許多世紀的結果呢？當然不是，因為這些主義在基督徒時代前二千多年已經存在了。在另一方面，對多神教的來源，我們已經說過牠無間斷地發展和進步一直到托拉密的時代。（地靜天動學說昌明時期）所以五千餘年前在尼羅河的流域已經歌頌獨一的神和靈魂的不死，並且我是在那些最近的時期中，始見伊及到最放肆無忌的多神教。他們相信至尊的神是獨一，是人類的創造者和立法者，並且是他賜給人類一個不死的靈魂。

這些最初的悟解，好像那不能毀壞的金剛石，鑲在這古代文化的數世紀中所

### 累成的神聖胚胎。

烏里諾夫博士對於這種斷定的見證說：『伊及宗教中更高尙的部份，並不是近來從愚蠢中而改革或發展所生的結果。這是無可疑議的真理，那些更高尙的部份，都是確乎屬於古代的許多希臘和拉丁異教徒，或基督教徒的著作家所知道的。伊及最近的宗教，都是最粗鄙最腐敗的（Hibbert Lectures 第九十一頁）。』

從上面或其他的來源，我們知道伊及人宗教發展的次序，不是從更下的形式變到更高的形式，卻是相反的，並且祇有伊及最古的書籍，包含最純粹的信仰。

我們屬於閃族的宗教也可以來陳述同樣性質的證據。最初的碑誌是在主前三七五〇年，就是當沙剛第一在位的時候。那些碑誌都證實多神教的存在。亞述全部的歷史，差不多包括三千年的紀錄，其中沒有一點，的憑據證明那些強盛的閃族曾進步到一神教的地步，他們倒是保守多神教，而且愈變愈腐敗的。原始他

們曾相信一位神，並且閃族比許多古代的種族，對於這神性的觀念似乎是更高一層的。最早的碑誌中，他們所表明神的名稱可以證實。這個事實。如古亞述所用的「伊盧」希伯來文的「伊利」是來自一個字根，牠的意義是「要強壯」。其他閃族的神的名稱，都是崇拜和敬畏的意思。所有古代閃族神的名稱，都是一種高尚道德。這些名稱必須追溯到一個時期，就是當他們還是一個大家庭，居住在幼發拉（即聖經中的百拉大）的流域時。在這遙遠的時期，他們對於瑟謨（Shem 希伯來文的意思就是「名字」）有最高的觀念。瑟謨就是至尊的活物全能的神。他就是崇拜和敬畏的目的物。自古時他們離開祖地，分散各處之後，這神的觀念就開始退化了。甚至，這宏大的閃族竟然漂流為一種最壞的宗教的腐敗。他們起始崇拜「天上的象體」日，月，和星宿，其次他們產生一種的想像，就是在所發明的神明中也有性別。然後隨着就是許多最可憎的偶像，及許多最殘忍，和不可以言語形

容的逆性的情慾。原始最純粹的閃族宗教已變成了最可怕的天崇拜，在宗教名稱之下實行了許多最可憎的儀式。這宗教既然變成這樣卑劣，審判就是惟一的補救方法。這是我們讀到聖經時就要知道的。

我們不能在這裏詳說巴比倫的宗教，和她最古的書籍，就是禮嫩門第 *Francis Lenormant* (*Magical texts*) 已經翻譯並日解釋清楚，許多的學者主張說這族這些最初的記載是在主前三七五〇年，牠們表明萬物有神教——就是崇拜鬼靈，相信無生機的東西都有靈魂附着。但是在這邪術的題目的背後，我們能覈踪跡出一神教來。研究印度阿利安人 *Indo-Aryans* 的宗教（即歐羅巴那些種族像拉丁人希臘人條頓阿利安人等）實在是更有趣味的事情。金斯黎 *Charles Kingsley* 對於這種記載是堪得我們的引證，他說：

「當我們那些三頭腦簡單的祖先四顧全地時，就在心裏說：『如果有萬有的父，那

麼萬有的父是在那裏呢？不是在這地裏，因為地會消滅。他也不是在那日月星宿裏，因為他們也將消滅。那永遠活着的到底是在那裏呢？「後來他們舉頭望天，他們看見在日月星宿所有改變，和將要改變的之外有蔚藍色的天，就是無盡的穹蒼，這是不會改變了；這是始終如一的。與牠下面的轉動和這喧嘩世界的騷擾距離甚遠，但是那天仍舊是那樣的光耀和安靜。萬有的父必定在那裏。——他是不能改變像這不改變的天，他是像天那樣的光耀，純粹，和無涯，並且也是像天那樣的安靜和遙遠。」

這不是詩歌上的想像，牠是最高哲學的和文集的證據所證實的真理。我們要再引莫勒教授一八七八年的 Hibbert Lectures 來證真理，他說：

「他們如何稱那萬有的父呢？那些阿利安人在五千年前或且更早尚是說 Sanskrit 希臘和拉丁的語言的時候，就稱他做天父。(Dyu Patar) 四千年前或更

早的時候，這些阿利安人向南方遷居到 Punjab 河邊，他們稱他作 (Dy ushupita)——天父。三千年前或者更早，當阿利安人 Aryans 住在黑勒斯濱 Hellsport 的海峽時，他們稱他作 Zeus Pater——天父。

二千年前意大利的阿利安人舉頭望着上面燦爛的青天時，(Noc Sublime Candens) 他們就稱他做 (Jupiter)——天父。最近一千年前或者更早，具我們特牲的祖宗，就是條頓的阿利安 Teutonic Aryans 人在德國黑暗的叢林中，也曾對同樣的『天父』祈求，並且他的舊名稱 Tiu 或 Zio 曾在那時候聽過，——也許這是最末的一次聽過(第二〇九頁)。

對於古代許多的著作作品如 Vedas, Vedic 的詩歌等等，皆有這種斷案的證據。有一件直的事實，就是在 Vedic 最初的時期中，我們也能找出許多神格的記載，例如雨神『印都拉』，風神『蛙物』，颶風神『馬路斯』，日神『璽亞』，黎明的女神『亞

斯合斯，「火神」「鴉你」但這是他們對那一個至尊至大的神的各面觀。

莫勒教授解明古代味達人宗教的現象如下：「在味達多神教之前有一個一神教；就是當他們向那些不可勝數的神明懇求時，這一位整個而且無限的神的記念從充斥偶像成語的雲霧中殺一條出路來，好像青天爲浮雲所匿一般」(History of Sanskrit Literature 第五百五十九頁)。在那味達宗教最初的時期，印度教宗教的道德之腐敗，還沒有發現什麼階級，輪迴，都沒有聽見，並且也沒有崇拜偶像，殺死初生嬰孩，和焚燒寡婦的陋規，也沒有崇拜邪靈和愚蠢的窮究物理。反是，在古味達的詩中有許多巍峨的詩句。在這些詩句中有許多是那些普通傳說論到天地開闢，人類墜落，和洪水泛濫的回聲。牠們是屬人類最初的觀念。茲錄一題這樣的詩於下：

「起初世界是空虛無有，

上面既沒有天，又沒有空氣。

那末，什麼把生生不息的宇宙蓋住呢？

什麼是貯在這收藏所呢？

是否包裹在深淵之中呢？

既沒有死，又沒有長生不死。

那時也沒有白晝，黑夜，也沒有光亮，黑暗。

只有這永生者，自若地徐徐呼吸，

沒有別的，只有他在那裏；在他之外，和他上面都沒有別的；

嗣後黑暗先臨，他躲在黑暗中，幽鬱沉沉。

其次，四處皆水，一片洪荒，無限的大空，

在其中，這惟一者空虛地臥着，烏有做他的壽衣，

後來藉着中心熱忱所發自生的能力漸漸轉身向內，  
于是濃厚的虛想就生長了。

一首： 上面的詩，是聖經創造論的一種回聲。我們還要引到烏里吠陀 Rig-Veda 別的

我們將用獻祭去崇拜什麼神呢？

容我們讚美他，就是自原始生的那貴子，

他生爲主人，就是諸物的唯一主人翁。

他創造地並且鋪成天。

他給生命，他給力量。

他的命令，諸神謹遵，

他的住所是永遠長存。

他的影是死，

他藉他的能力是一切有氣息，睡覺，清醒世界的王；

他管理人類，走獸；

由他定意所造的天地，對他無不戰慄。

這便是印度阿利安人原有的一神信仰。在那時多神教和拜物教是無人知道的。這種神格，原有的觀念需要一本數百頁的書，才能清清楚楚地追溯這種退化的繩索，像我們能覈在印度所經過的幾千年中踪跡牠出來一樣。今日在印度有更多實物和萬物有靈的崇拜，便是阿利安的 *Aryan Hi tu* 印度人也是如此。這也是和伊及，閃族，以及其他的國家經過了同樣不是向上而向下的退化程序所得的結果一樣。在 *Upani Shads* 書中所發表的宇宙即神哲學逐漸發展到號稱 *Shad Dar Shana*，旋又變做不可思議 (*Agnosticism*) 的一派。婆羅門教發展之後，

就產生一種強迫爲僧的規例。婆羅門人最先提倡品級之分，而宇宙卽神論家則規定輪迴之說。那時佛教遂興起來控告婆羅門教。釋迦牟尼（主前五百年）是一個不可思議派的人，並且他的體制也是不可思議派的。論到釋迦的許多怪談奇傳，都是在他死後纔發生的。並且在基督前後的數世紀中，也繼續地產生出來。印度宗教的歷史，實在是複雜到極點的地步，包羅無窮的宇宙主義和無神主義的哲學及道德的退化，和崇拜（差不多）偶像的邪神。開樂博士說：

「在已過那些世紀中，印度最大的思想家，未曾漸漸趨近以神爲獨一，並具人格的觀念，後來反慢慢地離此他去。在前吠陀經典之時期（Pre-vedic Period）和吠陀最初的時代，印度，阿利安人對於一位天上的父似乎還存一種模稜不清，解釋欠妥的觀念。便是當他們將天然實體和可見的現象當做神來崇拜時，他們也認得他是唯一而且是有個人的權力的。在這可見和物質的世界背後，都有這樣

的表示。但現在和已往的許多世紀，印度人，大體都承認那創造者無異於受造物。那最聖潔的神似乎是和罪人一般，因此，他們繼續地表白自己不但是對於各種的多神教，崇拜百物，崇拜偶像，或者無崇拜是正當，而且謬據那不能答覆前提的論理學，說這犯最重大最污穢和滔天的大罪，也是同樣的正當，（*Genesis and Growth of Religion* 第二二三至二二四頁。）

這纔算是古代各處種族的宗教起始和長成。他那本不信派的許多兒戲的捏造是完全不同的。這捏造的話是引斥在我們充前所從的書。

還有一個古代的宗教，就是 *Zoroastrianism*（波斯人未改宗回教前的波斯宗教。）近代的火教徒，還是保持這種的宗教。瑣羅亞斯德教，是反抗味達人的天然崇拜，想要引導那些在古波斯國操古波斯語之人民歸回從前所棄的一神信仰的瑣氏 Zoroaster 是極相信一個神就是創造天地的主宰，在 *Zend-Avesta* 最古的一段

中給我們下面的見證：

「阿胡刺啊！我要問你，請你確確實實地告訴我。在起初的時候誰是公義的父親和創造者呢？

誰創造日星的路徑呢？

誰使月亮虧盈呢？是你麼？

誰造的水和田間的樹呢？

誰創造有益的光亮和幽暗呢？

誰創造有益的睡眠和活動呢？

誰創造早晨，晌午，和晚上呢？

誰預備巴特利亞人(Bacchians)的居所呢？

馬茲達啊，我來到你面前，爲要知道這些事。

施恩的靈啊！萬物的創造者啊！

阿胡刺啊！我要問你，請你確確實實地告訴我罷。」

所以我們知道阿馬茲達的意思就是萬物創造者的名稱。但瓊羅亞斯德原有的教訓漸漸變成二神教。——這兩位的神一個是好的，一個是壞的，後來牠又變為多鬼教 (Poly-Demonism)——除原有二位神格——亞拉馬斯達，和亞利門——就是壞的大蛇外還加入許多較賤的生活者和他們的化身。由是觀之，波斯教也是告訴我們同樣的故事。

中國主要的宗教就是孔教和道教。但在孔子和老子前一千八百年，是堯舜的「黃金時代」。孔子因他自己是無神派，所以，當他編纂書經時，便把所有原有論及宗教的典據大半刪除去。可以很決斷地說這些刪除去的典據，都是一神教的。牛津大學，勒格教授 Legge 在他的大著「中國的宗教」中說：在五千年前中國人

皆是崇奉一個神的，便是在那個時候，他們已經與天然崇拜和占兆的有一番掙扎，他又引證一位明朝的皇帝（主後一五三八）的一個奇異的禱告，這禱告反映出古代原有一神的信仰。在今日中國人退化宗教的崇拜中，有許多的證據。還可以找出主前二三五六年舜時候所崇奉的一個至尊者的觀念。中國內地會的首創者戴德生先生 Hudson Taylor 曾說：「福建的漁夫，當颶風起時就對海的神禱告。如果沒有效驗，他們就棄掉一切的偶像，去求告『天上的太祖父。』『父』字於中國人的腦海中有一種大的觀念，『太祖父』是還要高一層。在中國人的意思，就是有至尊者的意義。」

北京的天壇，保持中國古代一神的信仰。但是今日之中國卻充滿了多神教。『天壇是在北京城內的南部，有聖林環繞着。這樹林是那樣茂廣，以致牠沉寂幽深的樹蔭，從來未曾被四圍紛繁世界的喧嘩所打破。這天壇包涵一個塔，牠的

淡清蔚藍的瓦，是用以表明穹蒼的形式，和顏色。這個天殿並沒有偶像；只是每年有一次把一小公牛放在一個雲母石的祭壇上當作燒祭，是時一國的皇帝親自俯伏在地上，敬拜宇宙的靈，這是中國人最高尚的崇拜地方。有思想的遊歷家，覺得要先脫下鞋，然後才可以在這個殿的天井行走，因為沒有崇奉邪敎的人民曾進入這個地方。這個山頂現在仍是豎立在腐敗的波浪上，並且在他孤單的祭壇上還有一點原始信心的細微的光線。有一塊石碑是代表那不可見的神格，在牠上面刻着一個名稱就是『上帝』至尊的掌權者。(The Chinese, by Martin 第九十九面)

我們不知道這種的崇拜，受着中國革命的影響是深到什麼程度。因為馬丁博士在好幾年前曾寫說：『當那偉大的中文學者勒格博士遊歷這個聖所時，他果然於未登大祭壇之前，脫下他的鞋子。他覺得在全國迷信的烟霧和黑暗中，還留着這一點無始無終耶和華榮耀的遺跡。』

在各國古代的信仰中，無論我們在何處尋索，都能找出同樣宗教現象的發展。美國中部和南部，印第安族 (Antecs) 的歷史，美洲中部和波路 (Peru) 的古代偉大的文化，皆同樣的證明有一個古代的一神教，後來漸漸變腐敗了。我們只要再加一個見證——就是北美洲原有的人民——大印第安族 (Indian Races) 所給我們的見證。像人人所曉的他們都是相信一個超乎萬有的『大靈』 (Great Spirit) 異教的 Chippewas 向『曼日都』禱告，是印第安人所稱做『曼日濤』——世界的創造者。一致兄弟會 (Moravian Mission) 在印第安人中的歷史，有一段論到一個莫非肯 Mohican 的族長的故事。他請一致兄弟會派一個一致兄弟會的布道者到他們那裏。他說：『不要差遣一個人來對我們說有一個神，這我們都知道了；或者說我們是罪人，這我們都知道了。請差遣一個人來對我們說救贖的法子。』 (‘Moravian’ By Dr. A. C. Thompson)

在現存的印第安族許多的支派中能找出甚多同樣的憑據。就是在奧立根那 (Arizona) 崇拜蛇的和普司 (Hopis) 人，納瓦作斯人，並太平洋沿岸和阿拉斯加的種族，Alaska 以及住在北極範圍以內的伊斯企摩斯人 Eskimos，也有同樣的證據。

亞布刺特博士 Dr. Howard 或者可算是世界最大的人類學家。他學問的淵深，恐怕沒有一個當今的學者足和他比擬。在他訴願書 Apologetic 那不朽的著作中第二冊和第三冊有極澈底的考察，總結着說：『我們總沒有在一個地方能找出一點進前或向上活動的陳跡——就是由拜物教到多神教，然後再從多神教達到一個漸漸進步知識惟一的神。但是我們反已經找出在非基督教世界的人類中有一種極確實的趨勢，就是從一種更早和比較的更純潔的一神信仰，墜落到一種更卑賤的地步。』這纔算是科學的。唯理家所相信的進化論，無論是在有機

的或宗教的範圍以內的，都是不科學的。

(三)我們現在要提到聖經中一切最可靠的記載。——我們在這裏不必詳說到聖經可信任的地方，我們也不要提到歷史記載的榮耀證明，就是對聖經中歷史和人種記載，如何已經被考古家的鋤頭決定地答覆並鉗其口。這都是大家所知道的，但是有些只有點學問的人——「這是一樁危險的事情」——還是高唱以先不信的論調，就是用那批評家，無證據的斷語來說聖經有歷史上的錯誤。

我們在上面所曾解釋的各國宗教的發展，是有神的話斷定地證實和批准。在聖經的歷史記載中，我們也能找出一種同樣的故事，論到一種最初的宗教和牠的腐化。在下一章裏，我們將有更限定的追溯，聖經中關於宗教的起始和發展的記載，並且要舉出幾種更重要和更有趣味的發覺。

聖經的第一章給我們一種萬物開始的情形。創世記的開端已經受了唯理學

家，不信的批評家，和今日新神學家的污辱，說牠是神話和傳奇。他們指出一個事實，就是創世記從第一章到十一章的故事。在加勒底人，伊及人，伊蘭尼亞人，印度安野人，中國人，波路非亞人，和其他的國家，也有相似的記載。便是希臘和羅馬的許多鬼神論中，也能找出同樣的故事來。古代的許多種族，對於世界的創造，已往的黃金時代，人類的墜落，洪水和挪亞的故事，都有同樣的記載。因此後來他們說希伯來人曾把同樣的神話怪談保留起來，並者把牠們編輯在他們國家的聖經書中——就是舊約聖經。試舉所稱爲『加勒底的創世記』爲例，他們謂摩西和他同夥的人在石碑和尖圓體的石塊上所雕刻楔形的文字的記載中用過工，並且將這些編纂在希伯來人神聖的文裏字。但這話不過又是一種的假設，在科學上總不會證明出來。無論何人把屬閃族傳說的『加勒底創世記』與聖經的記載比較一下，就立刻要看出那楔形文字的記載是乖戾顛倒的，而摩西所寫的創世記

別有一種真實和可信的斷案。照聖經所說，人類在某時期中是一個單位，在那時期人類有一種最初的信仰和宗教。在創造的大事中，關於人類，人類的墜落，（這事大受進化論的新神學家所譏誚）人類胚胎的歷史，洪水，和洪水有關係的事跡，皆是逐代從口授的傳說所遺留下來的。各種族的祖宗，將這些歷史上的事實隨記在心，但因時間的關係，他們漸趨乖戾，就按着這些種族本國的特點加上各種色彩。摩西在他的記載中給我們那些歷史前主要事歷的真相。他怎樣得着這個真相，也有否得着古代加勒底人的文集呢？伊及的教育有否幫助他寫出這本書來呢？我們對這些問題坦直的回答說：不！我們也不承認他在什麼文集上，或者其他的來源有得着消息的可能性。但是如何在一個時期中，有許多國家也皆開始寫下他們的天地開闢論，摩西能彀寫得那樣純粹而沒有荒誕的裝飾物，就是這些的裝飾物，曾使別國的記載變為極平滑滑稽可笑呢？摩西所寫創世的真相，何以科學總

不能駁倒他呢？反之，何以科學要承認聖經所說的是正確的次序呢？只有一個答覆是可能的，他是從創造我們的神的直接啓示得着這消息，這是合乎邏輯的。塵土所造之物，是不能由尋索而找出神來，也沒有一個人能彀由尋索而會解釋宇宙和人類的起始。一位個人的神，曾給他所造者一種本能使他會認識他，崇拜他，並且與他交通，必須他自己和那些由查考所不能知道的事情纔行，有一種個人的啓示，對於起初，創造，人類和他最初的歷史等等的啓示，已經經過摩西神靈默示的筆上顯明出來了。從創世記的記載中，我們知道洪水前的世界，宗教是一神教——崇拜一個真實的神，在那時期將盡時，才開始的腐敗現象，一定是從效法邪靈的虛偽的崇拜所產生的。（參考創世記第六章）

洪水之後，挪亞的兒子和他們的子孫都是住在一起，那時他們還是繼續崇拜惟一的神。後來有些事發生，我們還沒有到聖經第一本書所記載的這些事之

前，我們能找出一個人類的族譜，追溯洪水以後挪亞兒子的後代。（創世記第十章有許多）的學者如希伯（George Thiers）和其他學者，都證明這個族譜是絕對正確的。在再下一章，我們讀下面的記載：那時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很是一樣的。（創世記十一章一節）他們都住在示拿地的一片平原，或者這就是種族開始的發源地。後來因為懼怕將來他們要分散在全地上，他們想要爲自己取一個名來代替崇拜那惟一的名。他們就動工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可到天。此後他們普通的言語變混亂了，並且分散在全地上，他們的飄流生活就開始了，他們雖然帶着神的認識和已往大事的傳說知識，但他們不久就離棄一神的信仰，而變作偶像，萬物有神，百物的崇拜者。屬閃族的子孫，就是塞謨人，也同樣變腐化了。

著者有一種巴比倫人最初的「圓錐形石碑」(Cone)有楔形的文字雕刻在上面。這是在迦勒底吾珥(Ur)（從前是極熱鬧的地方）的碎石堆裏找出來的。已故的耶魯

大學的敎授克雷雷博士給我們一個繙譯，證實這石碑是在力比爾易士亞 Libi Ishtar 王在位時的物。牠是吾珥的一個神廟裏用作一種還願的東西。牠是當亞伯拉罕和他的家庭住在那個地方時造的。這個圓錐形的石碑，證實聖經的記載，說到閃族人亞伯拉罕的父親他拉是一個拜偶像的人。

『古時你們的列祖，就是亞伯拉罕和拿鶴的父親他拉，住在大河那邊事奉別神（書廿四章二節）。無可疑的亞伯拉罕起初也是一個崇拜偶像的人，後來因着恩典纔變做神的朋友。』

天上的主曾對他顯現，叫他要離開本地方。神因爲他的順服，就把自己啓示給亞伯拉罕，因此，他的子孫接受了造物的神——耶和華伊羅希米的啓示。我們現在已可以說不必張大其詞，也不追溯選民的全部歷史，就在選民中有一種繼續的趨勢，就是離棄一神的信仰，而歸向到別國腐敗和正在腐敗的宗敎。雖然雅各已

經認識耶和華，但是在他家裏可以找到許多的偶像，和其他崇拜的實物。（創三十五章二至四節）當雅各的子孫在伊及爲奴的時候，他們大半忘記了神，並且贊成伊及人的偶像崇拜。所以神在伊及行許多異事奇蹟，證明他們列祖的神的誠實和能力。他用逾越節羔羊的血救贖他們出伊及。他並在紅海用能力救贖他們。不久他們在亞倫統率之下又轉向伊及人的生畜崇拜：「他們在何烈山造了牛犢，叩拜鑄成的像。如此將他榮耀的主，換爲喫草之牛的像；忘了神是他們的救主；他曾在伊及行大事。」（詩一〇六篇十九至二十一節）「他們又與巴力毗珥連合，且食了祭死神的物。」（詩一〇六篇二十八節）

那些迦南族的國家，從前也是崇奉一神像其他最初的國家一樣。後來也變成這樣可怕的自然崇拜，並且墜落到一種不可言狀之腐敗，所以惟一慈悲的補救，就是完全消滅。神對他的百姓以色列人執行公義的審判。他也曾屢次警告他們

不要效法那些國家卑賤可怕的習慣，但是發生了什麼呢？「他們不照耶和華所吩咐的滅絕外邦人，反與他們混雜相合，學習他們的行爲，事奉他們的偶像；這就成了自己的網羅。把自己的兒女祭祀魔鬼，流無辜人的血，就是自己兒女的血，把他們祭祀迦南的偶像；那地就被血污穢了。這樣，他們被自己所作的污穢了，在行爲上犯了邪淫。」（詩一〇六篇三十四至三十九節）在每個時期中，這種離棄耶和華的崇拜，而信奉許多的偶像的趨勢，實在是明白的。大衛雄偉顯赫的兒子所羅門離了神，他的智慧，乃是因着神的恩寵而有的尊貴和榮耀。但是他得着耶和華最顯著的表彰後，竟然離了他。『所羅門年老的時候，他的妃嬪誘惑他的心，去隨從別神，不效法他父親大衛誠誠實實的順服耶和華他的神。因爲所羅門隨從西頓人的女神亞斯他錄，和亞捫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摩押可憎的神基抹，和亞捫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對面的山上建築邱壇。他爲那些向自己的神燒香獻

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取來的妃嬪，也是這樣行。」（列王上書十一章八節）

耶和華的許多先知雖然用許多劇烈的警告，但以色列家在崇拜那最可憎的像偶中竟愈趨愈下，直至最後他們被擄到亞述國。猶大家也隨從這同樣退化的道路，像聖經所載說：「衆祭司長和長老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穢耶和華在耶路撒冷分別爲聖的殿。耶和華他們列祖的神因爲愛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從早起來差遣使者去警戒他們。他們卻嬉笑神的使者，藐視他的言語，譏誚他的先知，以致耶和華的忿怒向他的百姓發作，無法可救。」（歷代志下三十六章十四至十六節）所以他們被擄到巴比倫。

聖經是完全的擁護我們的證據。就是那同樣向下退化的發展，由一種最初的一神信仰到偶像的崇拜並和牠的一切腐敗，這種程序，在各種族中，我們已經完全表明。但在以色列人背教的慘史中更可證實。

我們不可忽視聖經於一個原有宗教所給別的暗示的事實。我們的研究已經啓示給我們知道在一個時期中各國都有這種原始的信仰。第一，我們要提到那上古的約伯書。這本書所包含的不是一種的寓意，乃是一種實在的歷史。我們不能確定約伯是那一個時代的人。但是說他是生於政權時代，就是或者與亞伯拉罕同時的或者比他更早是無可疑議的。因為在他的書裏面有許多的證據可表明這個事實。約伯的三個朋友和後來的一個——以利戶，對於神和神的性情都有一種超凡的知識。神的榮耀像造物中所證明的是這本書一個最明顯的要點。在這書中能找出兩個久的懸題：『人在神面前怎能成爲義呢？』和『人若死了能否再活呢？』這裏也能找出那一個聽訟的人，一個判斷人的思想，『我們中間沒有聽訟的人，可以向我們兩造接手。』（約伯九章三十三節）全本的書都是表明最初的宗教。現在我們要提到麥基洗德。（創十四章十七至二十節）他是這樣神秘的介紹進來——

無族譜，無生辰，也無死日。（希七章一至三節）有人以為一定是神的顯現，或者往往是顯現的『神的使者』，但不是這樣他。實在是一個人他，是在撒冷為王（見撒冷 *Jerusalem*，無疑的就是耶路撒冷，迦南人原有的京都。他也是——個祭司，就是『至高神的祭司』（*The Elvorn*）在一種永無止息的多神教和多神教附帶的許多可增的行爲中，他可以代表那仍舊存留的最初信仰。

在亞伯拉罕的歷史中曾提到非利士人的王亞比米勒。無論何人讀這記載，都有一種的印象；就是非利士人在那時仍然帶着一種古代原有信仰天上的一個神的遺跡，因為神在夢中來到亞比米勒那裏。神命亞伯拉罕代亞比米勒禱告，亞伯拉罕和亞比米勒也立一種親善的盟約，就是以後亞比米勒與以撒所重修的。數世紀之後，我們知道非利士人完全沉溺于多神教，廢除一神的信仰。用對裏（魚）神的崇拜來代替牠。別西卜是伊克倫的神。

米所波大米有一神的知識，但偶像的崇拜迅速地代替這最初的信仰。當亞伯拉罕被召，離開他的家鄉，他的弟兄拿鶴仍舊居住在那裏，他離開那被虛假崇拜侵入的境界。當亞伯拉罕的僕人到米所波大米時，我們知道拉班和比土利仍是相信耶和華。（創世記二十四章五十節）幾年以後，當雅各到亞蘭遇見拉班時，我們得着憑據證明他們怎樣離棄他們列祖的信仰。拉班的女兒，雅各的妻子拉結偷盜了拉班所崇拜的那些神像，拉班說：『爲甚麼又偷了我的神像呢？』（創三十一章三十節）Septuagint 的譯本把這『神』字譯作『偶像』。

我們已經知道古埃及在起初時有一種純粹一神的信仰，在約瑟的故事中可以證明這個事實。當約瑟解了法老許多的夢之後，法老王和他的臣僕都承認約瑟所解的是從神那裏來的。『法老對臣僕說，像這樣的人，有神靈在他裏面，我們豈能找得着呢？』（創四十一章三十八節）

我們未結束這一章，和研究聖經對宗教，和宗教的開始，發展，普遍的見證之前，我們要注意一樁事實，就是在基督徒的新時代中，也有上面所提的許多腐敗信仰的憑據。

神最大的啓示不是寫在他物質的創造——諸天和地——的工作裏，卻是寫在永生神的兒子主耶穌基督裏。耶穌自己的見證是斷定的，他說：『我與父原爲一的。』（約十章三十節）和『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約十四章九節）他來是把那看不見的神使人可以看見了。在他裏面，神降下到人那裏。從他那裏人被帶回到神。

他的人位，他的話語，和他的工作是與超天然論有關係的。這，將在本書的第二段表顯出來。在這裏我們要指明他也在世曾宣布一種新式的崇拜的事實，這個崇拜，就是一種靈性的崇拜，一神的崇拜，以神爲父的崇拜。『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因爲父要這樣的人拜他。神是個靈，所以

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約四章二十三節至二十四節）這一種的崇拜，和崇拜的形體，是從聖靈而產生的。這形體就是耶穌基督的教會，包括信的猶太人和異邦人。

教會起初的時候，有一個時期保守這種清潔的崇拜。這崇拜沒有根據別的，只有使徒與神交通得來的道理。就是根據主耶穌基督的話，並且更是根據他救贖的大工作。這崇拜沒有多麼長久，腐敗就來了。使徒預知了這種腐敗。他們寫警告的話時，教會尙毫不知道這腐敗。

在教會裏興起一幫祭司，由他們的假設，就是沒有經過基督的教訓和使徒的道理所認可的假設，他們引領基督教到破產的地步。這(Pontifex Maximus)就是祭司階級的最高點。牠是摹倣異教的一種名詞和地位。我們不能在這裏隨着踪跡基督教的腐敗，和真實崇拜的全部歷史。聖人的崇拜，假定的遺留物的崇拜，男

女的遺骸的崇拜，圖像的馬利亞的崇拜，用符咒和其他愚笨和偶像的發明都逐一介紹進來。教會的景况愈趨愈下；基督教變做異端化，因為異端的崇拜已經復活，並且完全建設在基督教的國家裏。教會成立還未六世紀，而一種卑劣的腐敗就已發生了。這種偶像，骨頭，圖畫，木頭和金屬偶像的崇拜，並不是別的甚麼現象，不過就是多神教，拜物教，和古代宇宙即神教的一種的復興而已。麥罕默德也如是覺着。在他看這個「崇拜偶像的基督教」是和亞拉伯人的 *Koreish* 一樣。所以，這假先知的軍兵，掃蕩偶像全部的組織，並且造成一種不可勝言的破壞，把一切的東西皆除得淨盡，這就是神的審判。

在這裏還有同樣的腐敗，就是因為羅馬教固執的保守他的神龕，聖人的遺留物，聖徒，天使，圖畫，偶像和其他許多的東西的崇拜。所以在基督教的國家中，我們也找出同樣腐敗的程序，例證，表明我們在古代國家和現存的非基督的宗教中

所追溯的羅馬教雖是一種的宗教，但不是基督教。

更正教歸回世界那同樣卑賤的要素，就是腐敗『宗教』的世界的趨向是太明顯，勿須贅述。在這個世代的末期來到的時候，異端的崇拜，在基督徒的地方將要興起，並且到了最後，那虛假的崇拜，要達到最壞的限度——崇拜那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帖後二）那親愛門徒在拔摩海島的異像，供給我們那預言的證據。從聖經的總結——就是啓示錄第十七章中，我們知悉那多神教發源地的古代巴比倫要再一次現出來。羅馬教崇拜偶像的行爲，仍冒着『基督徒』的名義，已經表明是帶着古代巴比倫崇拜的色彩。所以啓示錄裏稱羅馬教作『大巴比倫，淫婦的母。』希斯羅卜博士在他的（兩個巴比倫書中，給我們這種的證據。讀者若參閱我們所著的啓示錄講義也能得着幫助。）

今日的眞基督教，還有一種繼續進行的腐敗，我們不能不提到，就是使徒保羅被啓示的筆在一千九百多年前所已經預寫的，神的靈曾藉着他預言將來背教

的事情，就是用一種超然的法子所啓示他的。這許多的預言，就是論到有一個時期，有許多自命爲基督徒的人，必離棄真道，聽從那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  
(提前四章一節)

我們又讀：一個時候——在那時候，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耳朵發癢，就隨從自己的情慾，增添好些師傅，並且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語。(提後四章三節)在同本的書信裏也能找出一種的預言，說到許多人有敬虔的外貌，(基督徒外表的承認)卻不理敬虔的權力，生活像異邦人生活一樣(比較羅馬一章廿九節至卅二節與提後三章一節至五節異邦人道德之特性)在這些預言和彼得、約翰、猶大所發表其他的預言，都有這同樣向下的「進」化，來代替一種向上發展的程序。

基督教全部的歷史，尤其是這廿世紀的時代，證明這些神聖先見的正確。許多的人離棄基督教超然的信仰，和信仰超然的事實，反步武數千年前古代各國所

躑躅的道路。例如唯靈論興盛于基督教國家中。今日的唯靈論是和數千年前在伊及、巴比倫、亞述、波斯所實行的體制一樣的，牠和通神學也是一樣的。今日有無數的英、法、德、美的人民皆是這種組織之依附者。這是什麼意義呢？這就是把印度教腐敗哲學和神秘的佛教，移植于所謂西方『基督徒』的地場。『基督教的科學』(Christian Science)就是屬於同類的。人們常說牠既不是基督教，又不是科學。牠是非基督教的，反對基督教的，和非科學的。按一種形而上的體制看來，他不過是復興數千年前所曾有的體制。

那新神學家，仗着一種新宗教的口號作他的辯護。他用審量的態度，背棄基督徒信仰的大要道，用審量的態度反對神超然啓示的真理的根本要道，這樣的行為使他生活在隨波逐流的景况中。他開始漂蕩，這漂蕩引他愈離愈遠。猶大稱新神學家爲『流星』。(猶大十三節)宇宙中流星是多數體或多數體中的許多部份，從

一個太陽系分離出來的，牠們離開中心點，遂變成偏心的圈，不再受某種定律的管轄。這種的圈能帶領他們愈離愈遠，並且衝進更大的黑暗裏，直到一種災禍止息他們的流蕩。新神學就是如此。牠已經離開基督——超然的基督——神的基督。他是自願離開的。他的流蕩是無定向的。以前我們已經表明過新神學是根據在反超然的啓示和進化論的假設，就是說人的身體和靈性方面是向上發展的。我們也已經證明這一切是假設的！所以是不科學的。對這一點我們可以加上一個實說，新神學派是自欺的，因為新神學派自身，不過是人類向下趨勢的一種證據。從個人的經驗上，也能證實在宗教的現象上所表明的綜合的真理。誠實的信徒常唱着說：

主阿，我覺得我偏向流蕩；

我喜愛偏向離棄我所愛的神。

只有一個假好人將要否認這兩句的真理。在每一個人的心裏對於神的知識皆有這種的趨向——就是離棄真理，拒絕真理。這種的經驗是這樣的顯著，所以勿須再詳細解明。這種的趨向在全人類中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如何人類的起初有一種一神的信仰，認識神了，後來怎樣又離棄他，而變成一個偶像的崇拜者呢？這種腐敗的道路，這種向下的「進」化，到底應當如何解釋呢？請看以下分解。

## 第四章 聖經眼光中宗教的出生與長成

聖經！萬書中的書！今日我們常聽人說別的國家也有他們的聖經，說到東方神聖的書就是里吠陀（Rig-Veda）贈達味斯塔（Zend-Avesta）優婆塞（Upanishads）馬努的律法（The Laws of Manu）可蘭經（Konan）和別的。我們都有這些書，並且已經費了許多時間研究牠們。我們讀之愈久，就愈覺得好像在失望的沼澤中行走。有人想要尋找一線曙光，可使人類靈魂的要求滿意，但是當他繼續讀這些書時，諸事都愈變愈暗了。有許多地方都是不道德的，並且無道德的。不但如此，這些『神聖的著作』（Sacred Writings）有幾段是那樣的敗德和那樣的可怕的淫

亂，所以不敢把牠們繙譯出來。

我們遂撇下這些書，而取那『惟一的書』。當我們一展讀之後，便是歷史的部份，我們也立刻覺得脫離那失望的沼澤，和牠的污穢泥濘，而遷入一種芬香的草地，和牠在燦爛的日光新浴後，使人愉快的青草。

聖經是神真實的話語。牠的六十六本書不是宗教著作的一種集合，闡明某種學說，牠們是由組織而成一個身體，呼吸生命和能力。從創世記的第一節一直到啓示錄末了的一節，有一種奇妙連系的思想，總沒有一點相反的意見。全部都是一種和諧的整個。這種的事實必須要有一個大著作者，領導每一個著作者的思想，並且指示他們寫那所應當寫的。這個引導和監察的著作者，就是神靈。『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原文是「神所呼吸成的」Theopneustos）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提後三章十六節）『因為豫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的，乃是人被聖靈

感動說出神的話來。』(彼後一章二十一節)

我們現在研究到這一本書，要找出到底牠有否包涵宗教現象的一種斷案，像那世界的人類中所有的。據理論說來，這本書裏應當能找出一種完全的斷案，因為神的靈是牠的作者。如果聖經也把我們掉在茫茫的大海，而沒有完滿的光亮，照在這關於宗教的原始，長成，和普遍的問題，那麼，我們可以當牠不完全，而棄掉牠，因為牠不能解釋這些最重要的現象。

但我們的期望不至失望，因為聖經給我們這種的斷案，並且這個斷案，實在是最有理性的。當我們追溯牠的時候，我們就要知道許多科學家，人類學家，考古學家，和那些專門研究各種宗教的人，都證實(雖然他們的見證是不完全的)那聖經對於宗教的記載，聖經開端的那一節，是何等的卓越高絕！沒有一本書有這樣的開始，『起初神創造天地，』這裏並沒有一種的記載，或憑據，證明一個至尊者的存在，何

以沒有呢？因爲這是勿須要的。那創造者知道他不必對他所創造，和預定與他交通的人類，表明他自己的存在。聖經第一節的自身，是一種對付世界上一切關乎神創造，和物質的錯謬信仰的奇妙答覆。對於無神論，物質論，宇宙即神論，多神論，崇拜實物論，萬物有靈論，和進化論中的問題，都在這一句（希伯來文中只有七個字）裏答覆了。天地間萬物原始之真理皆在這一句話中啓示出來。科學永久不能寫這一句話，如果牠要寫，也不過是對數千年前所寫的話語，表示一種尊敬的承認而已。神是永遠的，自存的。他是命令天地存在的。神在他的永遠裏，是超越人類的思想；因爲思想是有限的，他是無限的。物質是由他自己所產生的，所以物質不是永遠的。

對於神何時創造天地，啓示並未提及，就是科學也終久不能找出這個物質的地球，和環繞的那些天有多少年代。所以推測之差異，是從一千萬年至一萬萬年。

地質學所講論之各時期，（六千年以前者）都是包括在聖經的第二節裏。這裏我們知道那最初創造的世界，變成混沌的景况。牠曾經過一種地質上的大變動的事實是科學家所曾發現的。那時天地昏黑，一切都被水淹沒。

然後在距今不遠的時期，就是近世，這個地球由混沌的景况中現出，並且植物，動物，和最後的人類都顯露在牠的上面。聖經表明人類的尊貴。牠切實的教訓，就是說人類是創造的，而不是進化的。那有最高學權的主耶穌基督，曾證明這種的事實——就是人類是從神的一種創造的工作而產生的。（可十章六節）人類是照神的形像，和樣式而創造的。在路加福音中，第一個人亞當是稱為神的兒子。（路三章二十八節）保羅站在雅典，亞略巴古山上演說時，曾引到希臘詩家的話，來表明這種的事實，『我們的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他，（神）就如你們中有些詩人說，我們也是他所生的。』（徒十七章二十八節）論到人類的故舊，我們可以的確地說，許多科學

家所提出，那些遙遠的年代，都不過是推測。當某一些科學家，研究歷史前人類的頭顱，和骨頭，所判斷這些標本年代的差異數目，竟至由一萬年至五萬年以上；然而同時其他同樣著名，和用功的科學家竟完全推翻他們的計算，並且證明那些頭顱，和骨頭只有數千年之久。

人類的創造是神一種指定的工作。由創造人，一種特別的生物遂出世了。他是有區別的，並且從動物界中分別出來。這種創造的工作詳述如下：『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裏，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原文作魂字）（創二章七節）人類是被造爲一個有體，和有靈的動物。除了他有一個奇妙的身體之外，他也有一個靈，和一個魂。只有神是永存的，就是一種緊要的永存。當神將生氣吹在人的鼻孔裏時，他就灌輸給他一種屬靈的天性，和一種無終的生命。神的生氣並不亞於別的東西。神就是造這樣的人類和他交通，使他喜樂，並且爲他的榮耀。

而活着，證明人類不是如科學家所說的一種無知識，喋喋不休的猩猩，或半人猿。神將各種的動物，都帶到第一個人，亞當面前，看他叫什麼，他便把一切的生物都起了名。『亞當便給一切牲畜，和空中飛鳥，野地走獸，都起了名。』（創二章二十節）這可證明他已經有了有知識的言語。他對在他以下各種造物的性情，也有了明察力。他對那正確的名稱，足以詳解各種的動物。是未曾手足無措的。他所發表的那些名稱，都被神承認爲是的。『亞當怎樣叫各樣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創二章十九節）

神把他安置在一種特別美麗的環境，就是伊甸樂園。神給他權柄管理全地。神與這第一個人，和由他身上取出的肋骨所造成的女人，繼續交通。這就是人類始祖的尊貴地位。

在潔白無瑕中所造的人，經過了一種很平常的試煉，他已經受了警告，論到不

順服的結果，在這種景况中，發現了一個神秘的活物，由着牠的狡猾，引導人作不順服的行爲，使他墜落了！

我們覺得當我們簡略的，重述這些熟識的聖經真理時，就有許多困難和問題，關於人類的創造，罪惡由來，人類的墜落，和摩西其他部份的記載；但是詳細討論這些問題，不是本書的目的。

所以我們知道，聖經對於第一個人，給我們二種的事實，第一，人是照着神的形像，和樣式而創造的。他並不是從一個神秘，而不能解釋的泥坑所高升出來的。因着人類在創造時所受的天性，遂有一種宗教的天賦，和才能。這就是宗教問題中主要的斷案，——就是人類範圍中，都有宗教的現象之所以然。這現象是本着人類是一種被造的屬靈活物的事實。所以聖經對人類本源和天性的啓示，已經完全被這事實所證明。因此，全族都覺得有一種不可見和超然的能力，是他所倚靠，所

當與之算帳的。像我們所曾看見，認識，這種的能力是一種普通的現象。

第二種的事實，就是人類是不順服的，和曾犯罪的。那聖經所謂的『罪』變化肉身，把人類屬靈的性變做屬罪的性。當人類的歷史進步時，這種罪惡的性就結出可怕的果子來，因此人類的體，魂，靈都變成腐敗了。他遂被拖到卑下的地步。許多的人皆冷笑創世記第三章的記載，厭棄這個消息當作一種非歷史的事實，然而罪的事實，和罪所產生可怕的結果，仍是存留，並且是非常明顯的。那最大的師長說：『從心裏發出來的，有惡念，兇殺，姦淫，苟合，偷盜，妄證，謗讟。』（太十五章十九節）在全部的聖經裏，對於罪的事實，有一種的大表現。人類由不順服所得來，那腐敗天性的可怕工作，牠也老老實實地詳說出來。人類心術敗壞的深處，已經被牠宣揚出來，並且他的污穢，也已經被牠發表了。牠對人類的估價是說：『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沒有明白的；沒有尋求神的；都是偏離正路，一同變為無用；沒有行善的，連

一個也沒有。』（羅三章十至十二節）沒有文化，律法，和改良能夠變更人類後天的罪性。古代的國家，如亞述，迦勒底，腓尼基，羅馬，和希臘，仍是習行那些不自然的罪惡，和放蕩的淫亂。就是在那自己誇大的『基督徒文化』中也是如此。

當人的清白損失之後，良心遂佔卓越的地位。人遂知道分別是非，他能夠認識道德的法律，和宗教的責任。但罪的覺悟，和罪所附帶的過犯，成爲宗教發展最大的動機，且超乎良心之上。自然科學家對這一點，好像漂流在茫茫大海中，茫無所措。他嘗試解人類罪覺性普遍的現象，但他們狼狽地失敗了，像我們在前章提到寫的那本書的拉比先生。奇樂博士 Dr. Kellogg 說：

『近代自然科學的學說，對於宗教發展最明顯的特徵，就是牠們大部分不理這種罪覺性的普遍，和悄悄地假設說，宗教的發展是按普通的情形而進步的；因此，照大體而論，宗教的發展是表現人類對宗教觀念之一種前進的升高，和繼續

的改良。但是，這種普通的假設，與那最明顯和不可推翻的事實是衝突的。良心在各時代中，不易地證明人和那在宗教上，與他有關係的有權者的道德關係，不像他所有的。所有宗教都默認在這種的關係，總有幾分是反常的，若是可能的，或者宗教可以更正之。總而言之，他們隨時隨處，都證明人自己覺得是一個罪人，並且因着這緣故，與那掌管宇宙的主宰不和。論到這種的事實，是沒有爭論的餘地。也許有人把這種普遍的感覺當作一種無根據的迷信，但這等個人的意見，總不能消滅這種的事實。就是按通例論之，大多數的人們，和最尊貴，及最純粹的天性，和最深奧之思想家，都是悲痛地，覺着一種事實——他們自己與那神秘的至尊者（原文作能力）有一種道德上的不調和。這足良心在天性上，所明白的」（創世記和宗教之原始第一九二頁至一九三頁）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已經多次與罪的問題互相角力，今日還是如此，因為他們覺得罪曾騷擾了造物，與創造主的關係。我們再回到創

世記的記載時，我們讀着始祖不順服之後所發生的恐懼和羞恥。男人和女人的眼睛就明亮了。『他們才知道自己赤身露體，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爲自己編作裙子。』（創三章七節）有學問的哲學家，和新學派，對這種的記載，也許要譏笑說，這是一種『幼稚園的故事』。但是宗教的歷史，也表明人會同樣來隱匿他的赤身露體，今日宗教之世界仍是如此。此後跟着就是更大的恐怕『耶和華神在園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聽見神的聲音，……耶和華神呼喚那人，對他說，你在那裏？』（創三章八節）那人答應說『我害怕……我便藏了。』爲了反抗神，所產生的恐懼和羞愧，就是各種宗教發展所連帶的要素。那麼，罪的能力影響于宗教的發展，是何等的自然，何等的難避！人類對於神的天性，和性情，常有許多的觀念。這是何等的自然，使我們將要看見像我們所看的。許多宗教所表現的現象，無非是一種恐怕和羞愧的感覺；恐怕一個大神，或者上面許多的神，和住在天然界中，不可見的王的惡毒權

勢。這也是何等的顯明，就是罪的覺悟，喚醒那不可見的權勢，對犯罪者所受報應的恐怕。這恐怕既是悲痛。所以人們遂將百折不撓地，徧向歡迎那些對神，對世界，或者神和世界的觀念，就是那些如果假定爲確實，會減輕，或消除恐怕的原因的觀念。

我們沒有離開這一章（創三章）所論到的宗教現象，在胚胎裏所表現緊要根本的事實之前，我們要注意再一個事實，就是耶和華尋找他犯罪的造物。在他們罪惡和羞辱的景況中，神降下來尋找和拯救那些墮落者。這是表明神的慈愛和恩惠。後來，他就給他們一種預言的應許，說「我要叫你與女人彼此爲仇，你們的後裔也要彼此爲仇。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創三章十五節）古代有許多的思想家，和學者，比今日新學家，和他們的朋友都是更著名的，曾和那些棄絕列祖信仰之猶太人，在這種的記載上，已經看見神救贖的程序。在這程序中，

曾宣布後世的爭戰，和對罪惡最後之勝利。這些事實，在蛇頭被擊碎的表號上，可以看出來。『女人的後裔』就是那要來的一個救贖者。在這些話發表許久後而生的許多宗教，都曾包含那將要來一位救主和世界及居民將來的享福光景，回復到『黃金時代』的那些微細回聲。

第二個事實，就是歷史發軔時的獻祭制度。該隱和亞伯皆是崇拜者。亞伯的獻祭蒙了神的悅納，因為他所獻的是羊羣中頭生的，和羊的脂油。誰指教他獻上這些祭物呢？當始祖夫婦未被趕出主的樂園時，我們知道耶和華神為他們用皮作衣服，給他們穿（創三章二十一節）如此就必定要殺死一個牲畜。在這個時期，諒必獻祭已經表明是正當就近神的法子。獻祭在一切古代的宗教，和其他的風俗中，佔極重要的地位。如果我們研究那些獻祭的全部歷史，如他們的傳布，沿革，及遷邪的限度是怎樣，包括用人類作祭物的可怕風俗，和其他許多的事情，那麼就要另

寫一本的書了。在創世中真實的祭祀已經表明是崇拜中一種至神面前的方法。立刻隨着，就是悖逆的舉動，但這種祭祀，一直到數百年後，在以色列百姓中，由神聖命令所組成利未制度上才恢復的。

所以從聖經中，我們可以看出，在人類宗教之現象裏有四個重要的事實：人類的創造；罪的事實和結果；救贖的應許和盼望；獻祭的事實。

我們若在古代石碑所已經解釋的文字，和居在古迦勒底國之阿加底安人，和沙麥人的記載，和傳奇，以及巴比倫奇異的記載上，去踪跡創世記的故事，我們就覺得極有趣味。在這些古代的文集中對於創世，人類的墮落，和洪水，都有一種顛倒乖謬的記載。在英國博物院裏，有一個極古的圓柱，用着一棵樹來代表一男和一女。樹上有一枝生兩棵的大果子。那兩人伸出手，指着這些果子。在女人的後面，發現了一條蛇。這是創世記所啓示的一個最明顯的回聲，差不多是由着在亞述

邦涅波 (Assurbanipal) 的圖書館中的一題零碎的國歌裏洪水的故事中完全改造過。這是很有趣味，來表明原有的嚙啮的地位，是變同古代埃及，亞述，巴比倫，摩押，亞們，羅馬和希臘宗教的偶像一般。這也是很有趣味，來引那些不完全的碑文上所翻譯出來的殘頁，如下面亞述人對於洪水的記載。

…我要除滅罪人和生命…

…使所有生命的苗裔都進入

這船中，

你所將建造的船，

長度應有六百尺，

高，闊，應當各六十尺。

…將他卸入深水中，

我聽完，我對赫 (Hes) 我主說：

你所命我造的船，

將來我做完了，

無論老幼都要訕笑我。

這是很有趣味的證明。

在古代迦勒底人的宗教中所發表的對罪和犯罪的覺悟。下面所舉的一個例是從一種懺悔的詩歌中，摘錄下來的：

主啊！請你將心中可怕的怒氣和緩下來罷！

讓我所不知道的神對我息怒罷！

讓那知道那不知道的神息怒！

讓那知道那不知道的女神平心靜氣罷！

我喫你怒氣的麵包，

我喝那憂痛的水，

我食——不知道是食干犯神的罪過，

我走——不知道是走在事奉母神的疏忽。

主啊！我的過犯是極大！

我的罪是極大！

這應是很有趣味來研究到味幸人的詩歌，——繪達味斯塔——波羅門教的經書，和其他的著作，並在那些書裏踪跡出同樣離正的傳說。但是我們不能詳細的一枚舉出來。

自人離開了他造化主的面前，罪就把他從神的關係割斷了。當他與神的交通斷絕之後，在他懷裏藏着有二層的感覺：神覺，罪覺，和長生不死的感覺，也可以叫

着永世覺。雖然在這廿世紀的無神派違反他們自己的良心，否認這些感覺，但是牠們人類之全部中，仍是一種普遍感覺，因為無神主義是反背人類的天然性。

最初的人類對於宗教的知識有兩種的來源：就是從創造事物得着的知識，和從傳說得着的知識。第一種用聖經的語言記載着有下面幾段：『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手所創造的。』（詩十九篇一節）『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裏；因為神已經顯明給他們。自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然眼不能見，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羅一章十九至二十節）這是天然界裏的一種神的啓示；所有天然事物都爲造物主作見證；一切造物都表明他的榮耀。在最初的人類已經有了一位造化的神，和他永遠的能力，及神性的知識。

第二種來源，就是從口傳所得的知識。最初人的壽數，並不是限於七八十歲，也

不是生存數代而已，乃是生存數世紀始已，因為他們的身體還沒有受繼續的惡劣道德的影響，變為軟弱。最初的人類，也不知道許多可怕的疾病，和傳染病，就是那些後來變成人類的咒詛的。按創世記的記載，那第一個人活了九百三十歲。麥基洗德還比亞當多活三十九年。所以原始人類對於大事的知識是能開口傳的法子，很容易地保存着。

在前一章，我們已經證明東方大國最初的信仰，是一神教。後來，變成拜物教，和多神教。一神的信仰，在最初的時期，是從傳說的法子而遺傳下來的。照聖經的記載，把人類分作兩等：一等相信的人，一等不相信的人。就是閃人和迦南人。閃的後代（創世記第五章）保守原有的信仰，崇拜神，和尋常求他的交通。迦南人建造城邑，並且有一種更高的文化。

但是世界仍是不進步的。人類墮落的天性可以為自己作這樣的見證。在那些

不信的種族中，產生了多妻制，殺人，和其他一切的暴動。最後因爲一種大奇秘的腐敗，受神的一種大審判。（參閱創世記第六章）我們將神的記錄錄下：

『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神觀看世界，見是敗壞了；凡有血氣的人，在地上都敗壞了行爲。神就對挪亞說，凡有血氣的人，他的盡頭已經來到我面前，因爲地滿了他們的強暴，我要把他們和地一併毀滅。』（創世記六章五節十二節十三節）

神的審判——洪水——就臨到他們。許多古代國家的經典，傳說，都證實聖經這種記載。地質學也加上牠的見證，說地上曾被這種的災所毀壞。

挪亞和一家的人都避免了洪水的災禍。神命挪亞的兒子閃含和雅弗的後裔再補滿了這世界。以前已經說過他們，和他們的後裔，有一個時期統是居住在一處，說一種的言語，和無疑的保守原有的信仰。後來，那人類驕傲墮落的天性，又現

出來了。在示拿的地方，神的審判又臨到他們身上，因為他們打算要代他們自己，做一個名，來代替崇拜神的名。他們的口音就變混雜，並且他們分散全地。當分散的時候，他們帶着那神的認識，和傳說的報告。不久他們都忘記了這些事。所以，結果就是離開永生的神，而設立偶像的崇拜。

大思想家柯立芝 (Samuel Colridge) 批評說：『這是人類所有最深博的文集。』羅馬人書信中，那蒙神默示的著者，使徒保羅，給我們一種歷史後的記載，論到挪亞子孫分散後的宗教：『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他，也不感謝他。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稱為聰明，反成了愚拙。將不能朽壞之神的榮耀，變為偶像，彷彿必朽壞的人，和飛禽走獸昆蟲的樣式。』(羅一章二十一至二十三節) 就是那些話表明道德上結果到了什麼地步，——體、魂、靈都朽壞了。他們的結果就是情慾所生的不義和虛妄的愛心。

以後我們又讀下面的話，「他們既然故意不認識神，神就任憑他們存邪僻的心。」這裏就是宗教的進化！人認識神，他認識神是一位造化主，他從口述的傳說中認識神，在他的知識裏不肯記念神。他是負恩的，因為人是不聖潔的。他驕傲的心不願意相信神是永遠的。他打算用智慧和考察的法子去認識神。當他離開神之後，立刻就成了愚拙的人。人類的罪惡和愚拙，就發明了偶像的崇拜。人崇拜人，和他的祖宗；以後轉至飛鳥；再後到四脚的禽獸，公牛，貓和其他的活物；最後就崇拜許多昆蟲。這就是墮落人類宗教的退化現象。所以我們要提醒讀者一樁事實，就是我們見過蒙默示使徒的記載，對宗教的原始和長成——那實在進化的程序——是怎樣完完全全地，被那人類古代宗教的研究所證實。

所以，聖經可以解釋各種宗教的體制。——牠們是人類離棄創造主的知識後所產生的。各種古代，和非基督教的宗教都是表明人類暗昧罪惡的心，在暗中摸索

一條光明的道路。牠們是人類的努力，來接連那人類由感覺上所知道因着罪在人神間所存在的深淵。這些宗教中的獻祭，就是表明調和的嘗試。因此人類遂漂流入多神教，拜物教和萬有靈教。這種的道路不是向上的，乃是向下的；便是今日的哲學也不是引到光明的。所以黑暗和道德的朽壞接踵而至。聖經裏有別的一句話，可以包括這些事：『世人憑自己的智慧，就不認識神了。』（哥前一章二十一節）神的真智慧斷不能從推測中找着的；人也不能找出自己的道路到神那裏和他交通。人也照樣的不能作什麼，來補救他裏面的罪孽。

祇有神一個直接的啓示，能夠給人以所需要的知識。但是有否這樣的啓示呢？神曾否啓示他自己，並且在這種啓示中，曾否解決罪和墮落的人類，與他自己和好的那些問題呢？這些問題是最重要的。

居住于迦勒底的吾珥 Ur 地方，有一閃族的子孫名叫他拉。他有三個兒子，亞

伯蘭，拿鶴，和哈蘭。從迦勒底的歷史，我們知道吾珥是崇拜月神——罪——的主要中心點，因為偶像的崇拜就是在那個時期完全設立的。我們已經知道他拉是一個偶像的崇拜者，無疑的他的兒子也是和他一同崇拜偶像。有一天他拉和亞伯蘭及他的妻子撒拉，他的孫子羅得，和他一家的人，都離開迦勒底的吾珥而進入迦南的地方。這一次遷居是因什麼事情呢？是否因為他們遊牧的生活而遷徙麼？不有一種別的原因：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創十二章一節）新約聖經又添上下面的報告：『當日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在米所波大米還未往哈蘭的時候，榮耀的神向他顯現，對他說：你要離開本地和親族，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離開迦勒底人之地，住在哈蘭；他父親死了以後，神使他從那裏搬到你們所住之地。』（徒七章二至四節）還有一段聖經說：『亞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往將來要得爲業的地方去；出去』

的時候，還不知往那裏去。』（希十一章八節）

在這裏我們又要碰着近代反對的釘子。破壞的批評家，和改正的猶太人竟然趨至反對亞伯拉罕歷史上的存在。他們這種否認亞伯拉罕的存在，來把聖經的記載，玷辱做放誕無稽的。他們並且也彈劾主耶穌基督的可信任的性質，因他曾說亞伯拉罕是一個實在的人。

請我們要記得，猶太人用『亞伯拉罕亞比奴』（我們的父親亞伯拉罕）的那詞句有數千年之久。一千年前還是用這個詞稱。依據聖經，牠也是在兩千年前用的。在基督以前的猶太人也用過牠。以賽亞在主前七百年，寫着說：『要追想你們的祖宗亞伯拉罕。』（賽五十一章二節）他也說，亞伯拉罕是『神的朋友。』（賽六十一章八節）神和亞伯拉罕的約，是許多的先知，和詩篇裏的話語所常提到的。這些的記載都是從一個不存在的人而產生出來，這是可能的麼？合論理的麼？這本書的目的不是

答覆這些破壞的批評，對於不承認聖經（創，出，利，申）是摩西寫的，那假設他們所有的證據，用來否認摩西著作五經和主張那大部份的五經，詩篇，和先知的信息，是猶太人被擄後的產生物，都不過是一種的假設，他們未曾用科學的方法證明過。

這是很奇怪，在亞伯拉罕的子孫猶太人中，竟然產生了一個不肖子，Rabbi T. Browne 布牢溫在他 This Believing World 的著作上，他把亞伯拉罕被召的大事歷刪除如下面括弧的記載：『祇是他們（希伯來人）想要在西部迦南尋求佳運去，（按傳說亞伯拉罕是顯然一個族長，帶領一部份的人民進入迦南他是從迦勒底吾珥城來的。按事實看來也許這傳說有那樣的根據。）』（This Believing World 第二二五頁）

雖然有這些反對的人，希伯來人在他們最初的歷史中，就曾有一種純粹的一神教的事實是仍然存在。牠是如何創始呢？我們已經知道一神教是人類最初的一

信仰，多神教是隨後來而來的。但亞伯拉罕之棄多神教而就一神教，宗教朽壞的普遍定例是否被他所阻塞呢？崇拜一神的真理，是否他自己的發明呢？

芮農 Ernest Renan 在他的『Studies of Religious History And Christianity』的著作中嘗試解釋希伯來人的一神觀念和崇拜。他說：『印第安的歐羅巴人被從宇宙中的形形色色所昏迷，斷不能自己達到一神的信仰。反之閃族由他自己穩固和確實的眼光所引導，立刻就發現神格本來的面目，並不必用反省和推論的法子，就能夠達到所人類會知道的最純粹的宗教。』後來他又繼續解釋說：『閃族到底是什麼時候，並且是怎樣，纔能達到神聖一體的觀念呢？就是因着牠的教訓曾受了世界的歡迎嗎？我想這種的觀念是從一種最初的直覺而來的。閃族在最初的時期，是很顯然不用一點的工夫，就達到這至尊神的觀念。』（第一一五頁至一二六頁）但這是另一種的假設，希伯來人沒有一種特別的天方會，崇拜一神教；

他們並非『不用一點的工夫』發現一神的真理他們也未曾藉着自己來保守這種的信仰。希伯來人是極端不盡忠于一神教的。在許多的世紀中，他們的歷史充滿了許多痛心的記載——論到他們信奉和效法隣國的拜物教，和多神教。

有人問：『一神到底是以色列國的產生物，或以色列國是一神的產生物呢？』

(Professor Ebrard in 'Apologetik', 第二冊第110六段)

新學派，和革新的猶太教答覆說：『一神是以色列國的產生物。』他們所謂之『耶味』(耶和華)禮拜儀式是希伯來國所發明的，所發展的。我們要再一次舉出 Rabbi Lewis Browne 所發表的意見。他說：『若說這種禮拜的儀式，是摩西所創立的，是一樁絕對不可信的事情，我們要記得這種的儀式，是從一幫纒脫縛束，劫掠成性的暴徒中的一個酋長，于三千二百年前所創設的。這種儀式的粗劣，和野蠻，正如那些希伯來人自己一樣。因為牠根本的觀念就是說祇有一個神是爲希

伯來人所有的。別的種族也許有別的神，但希伯來人祇有『耶味』。這個『耶味』，  
(或耶和華因為他的名字常常被讀誤) 或者是一位靈居住在某個沙漠的大山，叫做西  
乃，或何烈山。在最初的時候他是一族名叫基尼的游牧人民所崇拜的。按傳說，摩  
西有一次同基尼人同居，並且也娶了他們大祭司的女兒爲妻。當他和一幫逃走  
的希伯來人需要一個神的時候，摩西祇是很天然的選擇了『耶味』。他帶領那些  
困苦跟隨人，到沙漠某地方，耶味聖山的底下，並且嚴肅地，把他們交托與這個  
神。他給他們十誠作崇拜的根本，設立一種的盟約，就是一種聖潔的盟約來縛束  
希伯來人去崇奉耶味，和耶味去祝福希伯來人。十誠是給與他們爲崇拜這神的  
根本，並且他們默認如果遵守這些誠命，他們就一定獲得神的保佑。他們建造了  
一個約櫃，給耶味游蕩的靈做安身之所。或者這個約櫃，就是一種的崇拜物，每一  
次出戰的時候，希伯來人就將這個約櫃頂在許多圓柱的末端。』(This Believing

World 第111九至1110頁)以後這個拉比 Rabbi 宣布說：(設想這神是居住在一個大山裏漸漸發展起來)『希伯來人所接受的耶味最後觀念，不是一種忽然啓示的產生物，乃是一種漸漸演進的……數世紀之後纔達到他必定是神的觀念。』所以這就是從梯子最下的一層，把耶味漸漸上升到神 (God) 的座位。今日的耶味，不再是一個祭祀的饗養者；他是公義剛直之元帥。(第139頁)這一切不是原有的。這是異邦不信派的產生物，所有的不信派，不論是奉異端的人，猶太人，或『受過浸禮』的人，統是不科學的。破壞的批評，也許會誇耀一種科學的方法；然而這正是相反的。

但實在的事實就是『以色列國乃是一神的產生物。』在他皇恩浩大中，召他拉的兒子離開拜偶像的地方。那他拉的兒子聽憑超然的蒙召，脫離偶像轉向神，遂變成『神的朋友。』此後的歷史，是正確的，稱作『神聖的歷史。』完全表明『以色列

國是一神的產生物。』這就是以色列國奇妙歷史，和同樣奇妙的保存的惟一可能的論釋。神給亞伯拉罕許多無條件的應許。『爲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十二章三節）耶和華神應許亞伯拉罕的後裔，如同『地上的塵沙』（創十三章十六節）和『天上的衆星』（創十五章五節）那樣多。照着這個應許，他們的人數漸漸加增。數百年之後，他們居住伊及。『以色列人人生養衆多，並且繁茂，極其強盛，滿了那地。』（出一章七節）他們並不是『一幫劫掠成性的暴徒。』

出伊及首幾章所記載那完美的故事，論到耶和華怎樣記念他與亞伯拉罕，撒和雅各所立的約，救贖他們脫離奴僕縛束的地方，和今日真實猶太人所仍遵守當作大紀念節的逾越節，都被那些唯理學家誣篋，做和他們四十年在曠野的旅行一樣的非法捏造。每一小塊神跡的原質，都被他們否認。居住在榮耀裏，在以

以色列國中的耶和華，被他們擬爲那「屬於種族的崇拜物」。若按破壞批評家的解釋，利未書和牠的獻祭律法，耶和華神的聖潔宣言，以及給以色列人，與別國不同的偉大律法，都是被擄到巴比倫後所產生的，並且帶了巴比倫人崇拜的某種色彩。那麼，五經是一種的大欺騙了！這一種的欺騙是超乎其他宗教的欺騙！到底真是這樣麼？一千次的「不」！以色列國是一神產生物的證據，就是以色列國自身的歷史，和神所給以色列國的啓示。神在他與以色列國的交接中，把他自己啓示，就是他的性情；他的品性；他的全能；他的全智；他的聖潔，公義，仁愛，慈悲，恩典和他的誠實。在以色列國的歷史中，所表顯神的性情，必須有一種聖潔和公義，還有長久的苦難，和慈悲，就是他總是永遠留意他盟約的應許。這樣的表顯乃是超然啓示的論理底證據。具有天才的人不能發明這種的事情。照全國而論，以色列國實在是不忠實的，因此神要用審判來對付他們。但在各時期中，都有存留下些遺民不

曾與以色列人一同離棄他們的神耶和華。那些一直到舊約聖經最後的記載，仍是泥守他們列祖信心的遺民——那時敬畏主者——聚在一起，來記念他的名。（瑪

三章十六至十七節）

當我們讀過詩，詩篇，和神的有能力人所著作倫理的信息中所收集的憑據，牠們都證明以色列國是從惟一神所產生的。我們再要簡單地提到另外一個證據，就是舊約聖經乃是耶和華神的啓示。這證據是預言的事實。

在所謂以賽亞書的第二段，就是寫第一段的同一以賽亞所寫的，有幾個重要的宣言，不是以賽亞所說的，乃是耶和華藉着他的口而說的：「主說，你們以前來陳說你們的至理，雅各的君說，你們可以表明你們切要的證據，可以向我陳說指示將來必遇之事，從前的預言是怎樣，你們可以述說，我們便可留心體察有無效驗；或將來的事說與我們聽，你們可以宣告將來必遇何事使我們知道你們是

可敬的神』（賽四十一章二十一至二十三節）這一段莊嚴的聖經，是向巴比倫偶像的神明挑戰，叫他們說已往的事，和將來必遇的事。以後耶和華對自己宣告一種大的見證說：『我是神，除我之外沒有別的；我是神，沒有別的和我不一樣』這話之後，又隨着說：『我從起初說末後的事，在古時說未成的事，我說我的計謀必立，凡我所喜悅的我必成就。』（賽四十六章九至十節）

維徒林加（Vitringa）說預言的定義是：『某種偶然的情形，或者將來的事情從立刻，或者直接的啓示，所得來的預告。』預言是大事未來前的啓示；牠是預寫的歷史。將來事情的預言，雖然被人因着要知道將來，所常試過；但依舊是一種不可能的事情，祇有神知道將來的事，因為他是無所不知的。這就是我們從以賽亞所引那一段的意義；祇有神知道將來的事，並且祇有他能使人知道將來的大事。唯理學家，破壞的批評家，和新學派都是不相信聖經預言的事實。如果他們承

認聖經中預言的要素，他們就要擁護聖經是超然的；因此聖經是神啓示的。

一個完全的神，不會給一個不完全，和錯謬的啓示。牠必定是一個完全的，和真的啓示。若要勝過這種的論理，就要把預言全部的事實抹煞。我們試舉幾個例證。

在以賽亞書裏，我們曾讀過一種預言，論到一個王，在猶太人被擄時期過去之後，神要用他來復興耶路撒冷，和聖殿。此王的名乃是古列。但古列此時尙未出世，猶太人也未曾被擄到巴比倫，這些事都是在一百年後纔發生的。這如何是可能的呢？如果這預言是以賽亞自己寫的，那麼，他總不會給一個這樣準確的預言。如果耶和華只是『一個靈會居住』，或者假定居住『在曠野的火山裏』，那麼這也是照樣不可能的。全智的耶和華自事前就知道事後。他能預告一位未誕生的王，預告人類的歷史，並且表明人類的命運。不信的新學家不承認這些事。他們發明一

種的理想說以賽亞的名稱是某個人所假托的。他不能十分否認以賽亞這人的歷史上存在。憑着批評家所說，以賽亞祇寫其他名字的書中，極少的一部份。有的說，其餘是丟特路和土利托以賽亞所寫的。那自稱爲以賽亞，假冒大先知尊貴名稱的那一個人，是在古列王已誕生，和他已出令重建耶路撒冷聖殿之後，纔寫那幾章論到古列王的記載。但是若用丟特路或土利托以賽亞的全部學說來擁護批評家所常用那可愛的『科學』兩個字，是完全不科學的，因爲以賽亞書裏的憑據證明合乎科學，祇有一個以賽亞。

現在我們要提到但以理書，在這書裏，我們能找出許多大預言論到世界國家的興衰。著這書者，就是巴比倫的宰相，但以理。這書中的預言表明當時存在的巴比倫國，要被米太巴西國 (Medo-Persia) 所代興。再後來的是希臘，最後乃是羅馬帝國。還有許多更遠的預言，論到這些國家，和別的預言，關於猶太人，和將來的大

事。因着要反對這預言的事實，批評家遂捏造說，本書是在瑪喀比（Maccabees）的時候纔產生的，他們說有一個無名的猶太人假冒但以理的名，並且但以理這本書不是在基督前六百年所寫的；但這又是一種的捏造。批評家因要攻擊但以理的實在，曾受了最大的失敗。他們也照樣對待其他的預言。

聖經的預言已經證明是一種超然的事實。我們想要表明聖經裏面的預言是爲預告的大事已經成爲歷史之後才寫的，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倒能表明這些預言是在未應驗之前所說的。對於這種的證據，我們不要詳細討論，我們祇要舉出摩西論到以色列國的預言。這些預言是預告他們的離散：不但已往的離散，便是今日離散萬國的事實，和將來的復興也都說了。還有許多先知如以西結，拿翁和其他的先知，都曾預言巴比倫和尼尼微的滅亡。他們也預言伊及和其他大國的歷史，這種按字面，和驚人的應驗，已足證明這些預言不是人類的推測，乃是神

的啓示，聖經啓示最有力之證據，就是預言應驗的事實。

請我們現在注意到彌賽亞底預言。耶和華對他的以色列人啓示中，最明顯的事實，就是預言那一個將要來的救贖者。這預言在各方面看來都是無匹的。我若要在古代各國宗教的著作中找出同樣的預言，總是枉然。牠的無匹，符合，不能用心理底的學說和新發明來解釋。那參透以色列國的彌賽亞盼望——今日至少有一部份的猶太人仍有此種的盼望——祇能根據於超然的啓示方可以解釋之。下面所提就是這樣：『因為預言中的靈意（原文作靈字）乃是為耶穌作見證。』（啓十九章十節）這個意思就是說預言是為耶穌作見證的。希拉文『耶穌』兩個字是從希伯來文『節夫華』所騰錄來的。意思就是『耶和華是救恩。』加利利的漁夫彼得論到預言方面，就說，神的衆先知早已得着默示知道『基督受苦難，後來得榮耀。』（彼前一章十一節）

彌賽亞底預言曾論到那救贖者的人位，機和秀亞（Jehosua）耶和華救主，彌賽亞王，和他救贖的工作。因着他的工作，不但以色列國最後蒙救贖，和接受許多福佑，及耶和華在誓盟中所應許的榮耀，並且異邦人也照樣承受救恩，和認識耶和華，及行走在他的亮光中，最後彌賽亞爲王掌管全地時，他的榮耀，和榮耀的智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海洋一般。

我們已經知道創世記第三章包含第一個救贖的應許。在這裏，救贖者的人位，和他的工作都曾提到。他是『女人的後裔』；蛇傷他的脚跟；至終他要傷蛇的頭。『後裔』兩個字是有寓意的，並且是很緊要的。我們在這個預言應許中第一次找出一個胚胎，所有續後的預言，都是從牠那裏發展出來。這後裔二字在全部聖經中都有，批評家用功要把這兩個字取消。他們借着一種『新譯』的名辭如摩非特教授（Prof. Moffatt）的釋本，想要發明一種的字來代替『後裔』兩個字。『後裔』

的意思是指從這族所要來的那一個救贖者，但是，他不是說男人的後裔，乃是說女人的後裔。在古代挪亞的預言上『耶和華神』是特別說過，所以閃族也變顯著了。『耶和華閃的神，是應當稱頌的。』（創九章二十六節）經過很久的時候，閃的後裔忘記了耶和華神，所以他就把自己啓示給他拉的兒子亞伯拉罕。耶和華對亞伯拉罕說，地上萬國必要因着一個得着祝福。按應許而誕生的奇妙的兒子以撒就是預表女人真正的後裔。新約聖經對於蒙應許的後裔的註解是何等燦爛呢？『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衆子孫，指着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子孫，指着一個人，就是基督』（彌賽亞）（加三章十六節）

神對以撒和雅各，又重申過對亞伯拉罕所立許多的應許。雅各有十二個兒子，成爲以色列國十二支派的始祖。在那一個支派中產生這個『後裔』呢？我們又聽預言的聲音說，那個蒙應許的子孫是猶太支派出來的。（創四十九章十節）從猶大支

派，耶西家中揀選了最小的兒子，大衛；他是耶和華所揀選，所喜愛，牧人的王。耶和華應許他一個兒子。所羅門不是那蒙應許的那「一個」，這蒙應許的，是另外一個，要成作那一個「後裔」。耶和華與大衛立一個盟約——一個恩典的盟約。（參閱撒下第七章）以後神的靈照耀大衛，啓其眼睛，因此大衛成爲一個先知。他在詩篇裏所說的許多預言是何等奇妙。患難，和榮耀，是那受默示不可比擬的題目。

詩篇是一種何等樣預言的鑛山呢！這裏我們讀到彌賽亞的性情，他的聖潔和他與罪人的隔離，他的溫柔，和他的謙卑。這裏是他預先寫下的禱告。其中超乎一切之上，就是我們在這詩篇所找到的彌賽亞的見棄，和他的患難。詩篇第二十二篇是一種何等樣的預言！這裏我們讀那要來的「一個」的故事。他從猶太人和異邦人所受的患難，和更深的一層就是他被待如同一個被棄者的苦痛。十字架的故事也很奇妙地被牠啓示出來。在詩篇的全部中，彌賽亞的謙卑，患難，和見絕，都

一一預表地描寫出來。我們又讀到他的復活，（詩十六篇）和他的升天到父之右邊，（詩六十八和一百一十篇）那升天到父的右邊的是他的子孫又是他的主。大衛看見了彌賽亞的榮耀，所以把牠記在詩篇中，那個被以色列人所厭棄的，受異邦人所拒納爲王的，將要坐在郇山的寶座上，承受列國爲他的基業，地極爲他的田產。大衛看見他國度的榮耀——列國要聚集事奉他。（詩篇第六十二篇）

大衛自身的歷史是一種的預言。他經過許多大患難，並且是耶和華所塗油的；但是他被人所厭棄，而且沒有冠冕。最後他勝了一切仇敵，作以色列全國的王。所以，他的經歷是彌賽亞經歷的預表。

所羅門在位平安四十年，他國度的富貴和榮耀，都是預表彌賽亞的國度。

聖經中十六本預言的書，都是闡明同樣的題目：彌賽亞，他的患難和他的榮耀。那些最大的預言是寫在以賽亞書裏。以賽亞有二十幾次說他是以色列的聖者。

彌賽亞就是耶和華——自有而有的；他是創造主和救贖者。他要救贖以色列國，地極的人都要仰望他，就可以得救。（參閱四十章至四十九章）

聖經表明這個創造主，救贖者是一個人——女人的後裔。他是一個嬰孩，但嬰孩是一個『賜給的兒子』。『因為有一嬰孩爲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上；他名稱爲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生的父，和平的君。（賽九章六節）（有的批評家說，照以賽亞所說：『有一嬰孩爲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的預言不是指基督，因爲基督是在這預言寫後七百年後纔誕生的。這種的反對是兒戲的，因先知能預測將來，並且看那將來的事情如同已經成就了一般。因爲他是女人的後裔，所以要宣布他超自然的誕生。（賽七章十四節）我讀他的性情，（賽四二章一至三節）他的權力，（賽四一章一至二節）他將要顯明神跡的權能。（賽三五章六節）他雖然是耶和華，以色列的救贖主，但情願在卑微的地位——神的僕人。在以賽亞中有五章預言他爲奴僕的道路是怎樣，（賽四九至五四章）道路的

目標是在第五十三章裏說明。在這裏是預言那聖者，創造救贖者，被人所藐視，厭棄，擔當別人的憂患，和痛苦，爲他們的過患受害，爲他們的罪孽受傷。他背負衆人的罪，像羊被牽到宰殺之地，也不開口。他爲我們的罪把自己的靈魂獻上爲祭；他爲他百姓的罪受鞭打，他雖然死了，但又從死中復活，並且進入榮耀裏。

什麼能力，蒙蔽那些稱爲上等學者的眼睛，去否認這些預言呢？什麼能力引導他們，想出許多的學說，來反證這些預言超然的性質，因此使人類惟一的救主失了信任呢？我們宜有怎樣的信心，方能接受他們所『發明』的呢？若使這種彌賽亞預言的逐漸闡明，是人天才的產生物；那麼，何以祇限于希伯來族，而在別處都沒有找出同樣的出產品呢？

最顯著的新發明學說，就是說彌賽亞不是一個人，乃是以色列的國家。這種的學說是革新的猶太教所說的，並且得了破壞批評家的贊同，在一切新學派的道

學院如紐約之協和神道學校，和其他大公會的機關，都教授這種的學說。

讓拉比布牢溫 (Browne) 再說一次。在他的書裏，他宣告摩西五經，多半是被擄到巴比倫之後纔寫的；五經裏許多怪談奇傳是和巴比倫的奇傳大同小異；並且祭司的法典，是被擄後的產生物。他又說：『這種猶太人的法典乃完全爲那舊彌賽亞的應許應驗時而預備的。似乎沒有一個人能知道，那日什麼時候，纔可以來到；但衆人都是盼望這日在極短的將來，就要臨到。有一個被擄最大的先知，就是我們所稱爲無名才子，(Deutero II Isaiah) 雕刻拿麥第一以賽亞，他所描寫那日的榮耀的文字，是猶太人永不至於忘記的。他把以色列高抬到極點的地步，並且說到以色列百姓將來要得着一種的尊貴和榮耀，是以前先知所夢想不到的。按這個無名先知所說的，以色列全部的百姓就是彌賽亞，『那一個受膏者。』全以色列國是『主的患難僕人，』『異邦人之光，因此主的救恩要傳到地極』……這就是

那無名猶太人的福音，他的話都記在以賽亞書四十至五十五章。(The Believing World)

按論理說來，這種以以色列全國人民爲彌賽亞的解釋是不可能的。耶和華的僕人（單數）是一個個人而不是一國。批評家所想要度過這種難關的方法，我們在這裏不提。我們要記得在最初拉比的著作（有一本可敬重之古代書籍，左哈Zohar解釋以賽亞五十三章是指彌賽亞的人位而說的）沒有這種近代的解釋。基督教中的大學者，因著他們的學問和虔誠成爲教師，對於古代猶太人，和歷史上有名基督徒，所解釋那受苦的耶和華僕人——負罪者——爲彌賽亞都沒有什麼懷疑。

先知以賽亞也看見彌賽亞的榮耀，和他國度的榮耀。與他同時之先知米迦預言以色列國，列國，乃是創造者的本身有一個榮耀的將來。耶路撒冷將成爲將來王國的大中心點。列國不再學習戰事。將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今日

許多大國所提倡世界和平的政策，在那個時候將要實現，因是時列國不再學習事戰；公義與和平也要彼此接吻；嘆息的造物，將要得着安息；『豺狼必與綿羊羔同居，豹子與山羊羔同臥；少壯獅子與牛犢，並肥畜同羣；小孩子要牽引他們。』（賽十一章六節）其他的先知添上他們神所賜之見證。以西結看見最後戰爭的戲劇，並且見主將來的家，再來的主和他的榮耀，隨後來而來的福佑，和主居住在他的百姓中間。但以珥看見彌賽亞乘着天上的雲降臨宣告他的國度。逐個先知都會說到這種彌賽亞底盼望。

這種的盼望在以色列國裏總是沒有消滅。這個盼望今日仍是生存着。若沒有這個盼望，以色列國全部的歷史，和他的存在，將成爲一種不能解決的隱謎。

彌賽亞底預言，和彌賽亞的盼望，在這族的原始就有了。牠的應許是帶領人類恢復與神的交通，接連神人中間的深淵，取消一切咒詛，並且帶領公義和榮耀到

這個世界，以致最後天和地要永遠同聲歡呼『阿喇路嘢』

這一切，不能按着純粹自然底根據來解釋。惟一的解決就是超然的根據。如果認有一個全智，全知，全愛，永遠存在之至尊者；那麼，那些從人類有限思想對超然之反對，就都打成齋粉了。

現在我們看見在舊約聖經中，有些和別國的宗教發展是不同的。我們看見一種超然的啓示。這個啓示，把神和他的性情都表明出來，帶領神進入歷史中。神會說話；他曾在預言裏說話。因為預言不是一場空夢。預言所應許的是別處所沒有的。

彌賽亞底盼望會否實現麼？世界是否仍舊等候這種彌賽亞的盼望呢？基督教是什麼！基督教是僅爲一種宗教的制度呢？基督教是否一個宗教呢？基督教是否最後，或者人類要發明另外一種更好的宗教？這些問題要在我們末了一章裏詳

細答覆。這些問題是極乎重要的。

## 第五章 基督教

基督教是否一種的宗教呢？這個問題在不少人的腦子裏常要引起詫異，因為我們已經習慣說甚麼異教，摩罕默德教，佛教，和基督教。按普通的習慣，說到世界的大宗教，就是回教，印度教，佛教，和孔教，並且以後把基督教也包括在許多大宗教中。這麼一來，我們把基督教與別的宗教就放在同等的地位了。照樣對於基督的本身也是如此。他——主耶穌基督不是一種宗教的首創者，乃是比首創者更高萬倍。但他常被人稱爲一個大宗教的首創者，一個大宗教的大領袖，並且被列在瓊羅亞斯德，釋迦牟尼，孔子，蘇格拉底，摩罕默德，一班人之中。其實稱基督教

做一個宗教，是錯誤的。稱主耶穌基督做一個宗教的首創者，也是同樣的錯誤的。我們已經看見過什麼是世界大宗教的制度，也已經踪跡過各種宗教的長成，並且曉得牠們的起源。我們見過人類起初都認識神，後來人類的罪心就把原有相信神是創造者的知識丟棄了。多神教和其他荒謬的信仰應運繼起。而愚笨的哲學也出世了。人類就試用尋求的法子，去找那人力所不能找着的，去認識那人力所不能認識的，以滿足他靈魂的要求，並使他回轉到與神交通的光景。宗教的歷史就是如此。

究竟，我們的基督教是否一種的嘗試，去解決人類存在的問題，是否一種尋求真理的心，或者一種哲學的方法，去解釋神，宇宙，人類，人類的起源，和他與神的關係呢？若是這樣，那麼，基督教就是一個宗教，並且必定要同古今所有宗教的制度列在同等的地位。若是這樣，那麼，基督教就不能給人類一種的實望，不能使人類

饑餓的靈魂得着滿意，不能帶領人類歸回神，如同其他的宗教不能完成這樣的結果一樣。若是這樣，那麼，基督教是不足信靠的，並且我們要被逼去找其他的東西；這樣的東西是人所需要的，是在基督教裏找不着的。那麼，這是完全拿理論來說，像今日在基督教國中所加增的許多唯理論家所說：因基督教是一個宗教，牠就也有缺點的地方，如同別的宗教所有的缺點一樣，所以基督教不是那最終的宗教。新學派是趨向這種的事情。這個運動想要刪去基督教的某種元素，因此把基督教降格到一種宗教的地位。有了這樣的成功，就產生一個新的宗教，比基督教更可應付時代的潮流。這就是新神學派的目的。

究竟基督教是否一個宗教呢？！基督教乃是超然的啓示。

我們已經知道在舊約裏面，可以找出神超然的啓示，但在許多超然的啓示中，基督教算是最高的。基督教的超然啓示是最終的。除此之外，沒有什麼啓示能更

高過基督教中所有的。若把基督教中所有的天然的性質都奪去，那麼，基督教只是一個宗教，而且比佛教，波羅門教，孔教，也沒有甚麼更大的能力，去救人，去把神的知識賜給那些人類饑餓的靈魂。今日這樣劫奪基督教超然元素的舉動，是在進行中，牠于東方種族，和他們的宗教中，發生惡劣的影響。一八九四年，在芝加哥城開世界市場，自是時諸教會議後，東方人，印度教徒，佛教徒，和別的教徒，曾想到那些稱爲基督教國家的乃是他們宣傳好的田地。他們稱基督教是一個「姊妹的宗教」(Sister Religion) 有的甚至說，佛教有更好的貢獻。這樣嚴重的情形，弄得更糟，實因爲新神學派差遣他們的布道團，到那些國家的時候，不是救他們的靈魂脫離永世的黑暗，乃是用某種的法子來產生一種同道的感覺，並且用許多西洋的影響，來把他們從墜落的道德中高舉起。這些傳道士，在教訓中剷除了基督教超天然的事實。他們提倡以基督的精神 (Christ-Spirit) 來代替永世的基督

——他的神性和他的大工作，好像基督的精神有能力使人得救。

現在我要研究到底基督教所包括的超然是什麼。在基督教中我們要提出七種超然的事實。這些事實能證明基督教不是屬乎人類宗教的制度。不是宗教進化程序中所產生的結果。七種的事實如下：

第一，一個超然的根基；第二，一個超然的人；第三，他超然救贖的工作；第四，他超然的復生；第五，一個超然的信息；第六，一個超然的能力；第七，一個超然的將來的顯現和成功。

第一，超然的根基。基督教的根基，就是在我們所稱為舊約聖經那一部分的超然啓示。照普通的假設，基督教，或人們所常說的基督徒的宗教，乃是從猶太教所生長出來的。假使這是不錯，那末，基督教也可以視為宗教範圍以內一種進化的出產品。假使牠是這樣，那末，什麼東西能阻止基督教被別種宗教進化制度的

所排擠呢？

但基督教不是發展完全的猶太教，牠是證實神在舊約裏所啓示的，牠是那超然啓示中彌賽亞盼望的應驗，至少也是這應驗的一部分。牠是完成神在幾千年前所曾宣布基督將來降世的啓示，最後牠是在『他』並且由『他』而成爲神的父性的最高啓示，和那些相信而接受的最高的救贖和榮耀。這是基督教。

所有的根據，就是舊約裏超然的啓示。若無此種的根基，新約就是欺人的著作；若無這超然性質的基督教，舊約也照樣是欺人的，不堪信靠的。

近代神學的潮流是什麼？請我們看牠的家系。聖經批評派現在成爲一種破壞的份子，是在十八世紀才起始的。那時，有一個人稱爲批評界的奈端，就是約翰奧斯特刺（Jean Astruc）他是一個法國的醫士，一個自由的思想家。他是在不道德中過生活的。在一七五三年，他曾著一本小書名叫“Conjectures Regarding the

Original Memoirs in the Book of Genesis? 在這著作裏，奧斯特刺引用創世記所用神的兩個名字——以羅欣 (Elohim) 和耶和華 (Jehovah) 並且主張說因爲這兩個名字，就可以表明創世記的著作是由兩種不同的文集集合而成的。他就發明一種 Eloist 和 Jehovist 兩個著作者的假設。對於創世記的符合和啓示，造出有統系的否認，還是留下給一個德國的唯理論家愛喜渾 (Eichhorn) 教授來辦。他鑄了一個『高等批評學』 Higher Criticism 的名辭，就被人稱爲這一派的『鼻祖』。他把奧斯特刺的學說介紹到德國許多神學的機關，已經得了成功。因爲他學問高深的緣故，就有了千百人相信這種的學說。愛喜渾教授是甚麼人呢？讓別的批評家來答覆。亞發爾待 (Ewald) 一個鼓吹這學說的人，曾說：『從宗教的眼光看來，我們不能不覺得聖經對他 (愛喜渾) 是一本封閉的書。』

這就是今日大家所接受聖經批評學所傳下的父系。愛喜渾之後，又有發退

(Vater)和哈特曼 (Hartman)相繼而起。他們試用其餘的別的學說，在暗中來否認摩西爲創世記的作者。海德爾堡 (Heidelberg)地方的得衛忒 (De Wette)教授，緊緊地跟從愛爾渾的腳踪。布蕾克 (Beek)把這個學說又改進一步。我們還可列舉胡普斐德 (Hupfeld) 屈能 (Kuennen) 對維孫 (Dairdson) 羅伯特生 (Robertson) 斯密 (Smith) 卡儂得萊普 (Canon Driver) 喬治亞當斯密 (George Adam Smith) 布立格茲 (Briggs) 哈拍 (W. Harper) 馬卡斯多咨 (Marcus Dods) 等。到了近代，這學說的鼓吹者則有社爾雷馬可 (Shailer Mathew) 富士迪 (Folclish) 兩博士和其他的人。例如喬治亞當斯密爵士 (Sir George Adam Smith) 曾說，近代新神學家所信的，就是「創世記首十一章所構成的骨骼，乃是從神話和傳奇的材料所組織而成的。」

這樣破壞的批評叫做『科學的』，是不是呢？卡儂戴孫海格 (Canon Dyson Ha-

gene) 對摩西五經的批評錄下：

他們臆斷這四個虛構的文集，不是摩西所編纂，所書寫的，乃是大約有些如下列的樣式構成的。某人因着某緣故，在某時候，並用某方法寫了 Jehovist。但無人知道此某人是誰，並何故，在何時，於何處，寫了這 Jehovist。以後，另有一人，無人知道他是何人，或因何故，在何時，於何處寫了別的一個文集，就是我們所稱爲 Eloist 的。後來批評家只曉得一個無名的人（此人我們稱他爲第一編輯者）因某故，在某時，於某處，起始編纂這些文集，加入些新的材料，彌縫那實際上和表面上的矛盾處，並且將一件不同的記載分爲兩個不同的事件。過了些時，也許有一百年左右，無人知道是何人或因何故，在何時，於何處，又寫了別的一個文集，名曰 Deuteronomist。再過些時，又有一個無名的作者，無人知道他爲何人，或因何故，在何時，於何處，（我們稱他爲第二編輯者）將這文集與 Jehovist 和 Eloist 比較，很自由地把牠

們修改過，並且加入許多新的材料。嗣後又有某人，無人認識他爲何人，因何故，在何時，於何處，（諒必是在五二五，或在四二五年）寫了這祭司的法典，隨着有某無名的希伯來人（我們稱他爲第三編輯者）就開始把這文集和那二期混合的 Jhovist Eloist 及 Deuteronomist 和所稱爲編輯者加入的，插入的，都冶于一爐，鑄爲一起。

最近普林士頓大學有一個著名的學者威廉亨利古林教授 (Prof. William Henry Green) 在他的大著創世記的符合中說：『無論從什麼起源所產生的傳說，默示也好，不是默示也好，皆是一致的斷定聖經的頭五本書是一個人所寫的，這個人就是摩西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不能找出反證來。』古林教授的大著作，至今還沒有什麼答覆宣布出來。

那破壞的批評的趨向，是要敗壞神那超然的啓示，和舊約裏預言的元素，同時

也要推翻基督教的超然理論。牠要剝奪我們所有的道理。

第二，超然的人。新神學家稱這個人做木匠的兒子耶穌，或加利利的先知，這些名辭是十九世紀前，撒土該人——當時的新學派所用過的。我們愛稱他為主耶穌基督，神永世的兒子，『耶和華書亞』耶和華救主。

請我們聽他對於自己重要見證之一。『耶穌對他們說，你們是從下頭來的，我是從上頭來的；你們是屬這世界的，我不是屬這世界的。』

這樣巍峨的宣布是在那時篤信的猶太教師面前所發表的。那個見證是無匹的。從來沒有一個宗教的教師和領袖敢發表這樣的宣言。瑣羅亞斯德，釋迦牟尼，孔子，老子，蘇格拉底，柏拉圖，和麥罕默德，都從來未曾發表這樣的宣言。何以不敢呢？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原始是屬這世界的，並且是從下面來的。但在數世紀以後，這些宗教的教師和領袖中，有幾個被他們的門徒宣稱為有神格的。然而在許

多人之中，沒有一個像主耶穌基督那樣宣布的。這些古代宗教的領袖，皆是倫理學的教師。他們說的是有真理和亮光；但其中有否一人如主所說：『我就是真理』和『我是世界的光』呢？他們所論的是親近那不能見的一條道路；但他們未曾說：『我就是道路』或『我就是門』。他們所說的是人類靈魂的需要；但沒有一個人敢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裏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約六章十三至十五節）他們也說到生命；但沒有一個會說：『我就是生命』；並且我們也沒有聽見他們給我們這樣的話：『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信我的人有永生。』（約六章四十七節）他們也說到來生的事；釋迦牟尼發明他無意識的涅槃（Nirvana）麥罕默德也發明他肉慾的天堂（Sensual Heaven）這些宗教的領袖，其中不會有一個說：『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爲你們豫備地方去。』（約十四章一至二節）沒有一個宗

教的領袖曾命人去崇拜他自己如同崇拜那至尊的神一樣。但主耶穌基督說：『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樣。不尊敬子，就是不尊敬差子來的父。』（約五章二十三節）那些宗教的領袖曾說到一個至高者或許多神的工作；但沒有一個曾說：『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約五章十七節）以由死復活爲神能力的表顯，就是舊約中許多大啓示中的一個。只有神能使死人得着生命。惟有主耶穌基督宣布說：『父怎樣叫死人起來，使他們活着；子也照樣隨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約五章二十一節）他並且曾使死人復活來證明這樣的能力。瑣羅亞斯德，釋迦牟尼，或其他宗教的領袖，曾否發表一種同樣的宣布呢？他們曾否使死的身體復活起來呢？

不但如此，主耶穌基督曾宣布他自己與神是同等的。他說他自己與神是合而爲一的，他對他的門徒說看見他，就是看見父。他說：『我與父原爲一。』（約十章三十

節『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約十四章九節）他也屢次宣稱他來到世界，就是父所要差來的那一個。『我從父出來，到了世界；我又離開世界，往父那裏去。』（約十六章二十八節）在宗教範圍之內，我們在什麼地方能聽見那樣的聲音呢？他也爲他先前的存在做一種實在的見證。他在那些詫異的猶太人面前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還沒有亞伯拉罕，就有了我。』（約八章五十八節）我們伶俐的智慧，馬上就覺悟着他所宣布的乃是把自己當爲那自有的永世『耶和華』，所以他們就拿石頭要打他。當耶穌禱告時，他的十一個門徒都曾聽見。在這神聖的禮拜中，他曾發出這個請求：『父阿，現在求你使我同你享榮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榮耀。』（約十七章五節）

這些事實都是證明他是從上頭來的；他不是屬這個世界的。他是超然的。在全新約聖經中，神格所有偉大的品性都是歸與他，——就是永世不變的狀態，全能，全

智和無所不在。當他活在世上時，已經把這些的性格表現出來。他彰顯創造者的能力。他所行的許多神蹟奇事並不是迷信的捏造；那些記載，含有真理和純粹的深奧證據。

讓我們再看他道德上的榮耀，爲他是從上面來的不是屬乎這個世界的證明。若把他與其他宗教的教師，和領袖比較一下，我們有同樣的驚訝和斷案。他是高出其他所有的人類。雖然所有宗教的領袖皆是宣傳道德，但他們皆是不能無誤的，乃是有罪的，有錯誤的人類。他們有的是屬乎肉慾的騙子，如麥罕默德就是其中的一個。

四福音證明上主耶穌基督是完全沒有罪的。他從來未曾認過什麼罪。他教他的門徒祈求赦罪。他從來未曾求人饒恕過。無論在什麼地方，總不能找出罪辜的暗示，並且連一點個人過失的踪跡也沒有。他不知道什麼是罪，這就是說他沒有

罪性，所以他從來沒有犯過罪。他喚他的仇敵來查察他的生命，並且指出他的罪。但是他們對這種挑戰，沒有答覆。在各方面，他是不受玷污的，他是完全的。他從來沒有做過一樁錯事；所以他連一句話語不要反省，他從來不必讓步，或者擁護自己。

我們也有他超人智慧的記載。彼得說得好：『主阿，你是無所不知的。』（約二十章十七節）他讀過拿但業的心思，並且知道他在無花果樹下曾遇見什麼。（約一章四十八節至四十九節）他知道撒馬利亞井邊的婦人一生的歷史。（約四章一至十五節）他知道一尾魚在湖中所啣上來的一塊錢。（太十七章二十四節至二十七節）他知道他門徒心裏的困難，因他已知道他仇敵秘密的陰謀。『他也用不着誰見證人怎樣，因為他知道人心裏所存的。』（約二章二十五節）

此外還有他的溫柔，謙卑，不務外觀，良善，仁愛，和慈悲等可愛的品格咧！有人稱

福音的記載爲『簡潔』，因牠們不過包含他在地上生活的一部分而已。然而這些記載是那樣的深奧和無窮，所以最後的話始終說不出來。

論到他偉大的教訓也是如此。牠們證明他的智慧是從上面來的。『從來沒有像他這樣說話的，』這是那差役去捉拿耶穌時的見證。（約七章四十六節）其他宗教的領袖也有教訓，和倫理的學說，但是皆含有瑣屑，無意識，和愚笨的主張。何以主耶穌基督從來沒有發表什麼宣言，在十九世紀之後，會算是無意識的呢？

要答覆以上所有的問題，和許多我們所不曾提過的，只有說：他是從上面來的，而不是屬這個世界的。

他。不。是。人。類。所。產。生。的。進。化。論。的。定。律。不。能。解。釋。他。若。他。只。是。一。個。人。類，如。同。別。人。一。樣，那。末，他。的。人。位。是。一。種。不。可。解。釋。的。隱。謎。要。使。所。有。的。解。釋。都。受。窘。

我們所曾引證：『我是從上面來的……我不是屬這個世界』的話，可以完全解決

了這問題，並且解釋各樣的事情。

他實在是一個人。他怎樣變成一個人呢？一種屬血氣的誕生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他是從上面來的，是先前存在的，與神合為一的，與神的聖潔和公義是有分的。若他成爲人是和別人一樣，那末，他就有了了一個墮落的天性，這個天性就是罪。他自己不是屬這世界的見證也將成爲荒謬了。他所有的品性，話語和工作，皆需要一種超然成人的門徑。聖經中就是這樣啓示的。他是那出世的嬰孩，那應許的兒子，那一個他的『根源從亙古，從太初就有的』（彌加五章二節）在新約的頭一章，我們讀過他是從『聖靈懷了孕的』就是向他童女的母親，拿撒勒人馬利亞所宣布的。這是應驗以賽亞的預言。（賽七章十四節）他屬人的身體，是被有生命和能力的聖靈所產生的。這可以解釋一切，並且顯明他自己和他生命的超天然性質。

當新神學家試來指摘馬太和路加中所記載童貞女懷孕生子之事實爲不可

靠的失敗後，遂對我們說：相信與不相信這個生理上的神跡是無關緊要的。但這  
是絕對緊要的，因為不然，我們就沒有真實的救主，沒有神聖的主。他們並且也說  
基督從來沒有提到他自己，是童女懷孕而生的，那末他所說：『我是從上面來的  
……不是屬這世界，』到底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他對自己超然的誕生的見證。這  
就是基督教的磐石。這個事實使神在舊約裏的啓示更堅固。若把這樣超然的誕  
生取消了，如同今日基督教裏一部分的人，那末超然的基督教中所有的確據，盼  
望，安慰，和平，都要到破產的地步。誰若接受這樣的否認，就已經是向那引領到  
五里霧中的道路上行走，最後就要進入那絕望的黑夜裏。

唯理論派到底如何解釋基督教的文集裏曾有記載童女懷孕生子的事實，和  
教會如何從古至今仍是堅守這個信仰呢？他們對我們說：在人類中有一種迷信  
的趨向，去爲他們各宗教的首創者，（如釋迦牟尼，瓊羅亞斯德等）索取一個人類以前

的存在，和一種超然的誕生。因此，基督徒對基督的觀念，應該也可以看是這種迷信的信仰。有的人主張使徒對基督的觀念是這樣來的。但其他的人，想這樣的信仰，是使徒自己的腦子所產生的，因為他們皆是熱誠羨慕基督的人。還有別人用宗教歷史的方法，他們堅執說：當基督教的首創者，使徒們棄了猶太教的時候，他們吸收那些迷信的潮流，用超然的學說，來發明一個新的宗教。因此，在他們的信仰上，產生了這種超然誕生的傳奇，不過牠有很巍峨發展的形式而已。

請我們再看這些的主張到底是怎樣。我們不能把每一個宗教的首領提出來，不過只提釋迦牟尼來做一個例證。其所以選擇釋氏的原因，就是因為有許多佛教的人主張說，基督教的道理是從佛教借來用的。德國的懷疑派也主張說，基督教是摹倣佛教的。今日許多通的神學家和秘傳的佛家，皆堅持這種虛偽的主張，並且視為非常重要。有許多新神學家也與他們同道，甚至主張說，基督自己是跟

從釋氏的，並且也教訓釋氏所教訓的，如犧牲自己等等。按這學說，四福音就是重述釋氏的傳奇，和生活的歷史的一部份。其他的一個學說，就是謂後來亞力山大教會重新作過福音中的故事，把這樣超然的誕生和其他超然的原素介紹進來。換而言之，四福音是抄襲和詐偽的證據，所以是不可靠的。這全部的主張是這樣的淺薄，在他們中間，已經有幾個唯理論學者和思想家來答覆這個問題。

例如厄捏斯提芮農 (Ernest Renan) 對馬可福音所發的意見說：「這福音充滿了許多詳細的觀察，這些觀察是無疑的從目擊者而來；他並且主張當時馬太、馬可和路加三本福音就是像現在的樣式，爲那些書名字的人所著作的。那些福音並不是以後用怪誕和神話來裝飾的，因爲牠們是在一個歷史時代中所寫的，是要受重大的挑戰的。但是我們在同時的歷史上，不能找出一點有抵觸的地方。」

釋氏是什麼人呢？按有學權的佛家說，釋氏是生于主前第六世紀，爲一個有名帝王的兒子。他的家鄉大概離 Parares 城有八十英里。他的母親是王原配的妻子。她好幾年沒有兒子；她生她的獨生子釋氏後，不久就去世。釋氏年青的時候就娶了親，過了很喜樂的生活。當他生了一個兒子之後，他的腦子曾發生某種病的趨勢，他就秘密的離開他壯麗的皇宮，並且開始度厭世的生活。他好幾年試行印度教自制的法子，幾乎把他弄到死亡的地步。隨後他就棄絕厭世主義而變成一個無神派。他經過許多大的奮鬥。他坐在一棵無花果的樹蔭下，就是那著名的菩提樹，最後他得着勝利。他遂開始宣傳『自己自主』的方法，就是生命的道路。由是他爲一個『先覺』的事業就開始了。他現在已經成佛了，並且聲稱已經得着了涅槃。他招集許多的門徒，組成一種托鉢和尚的制度。他也組織女從者成一個尼姑會。好幾個世紀後所發明他撤下皇宮變爲救主的理想，是完全未經最初佛家典

籍的證實的。他三十五歲時成佛，到了八十歲，因着不消化的病，就平安去世了。他未死之前，他這樣的組織大得人心。以上所述的，是從主前數世紀佛家的著作而來的，可算是最好最可靠的消息。

佛教的怪談——在釋迦的生命和工作上充斥了許多的怪談奇說。佛教的法規，是主前二四二在巴德拿 (Patala) 會議時所定的。在這法規中我們不能找出那些佛教的怪談奇傳論及他的神格，成人以前的存在，和超然的誕生。這些奇傳在那個時候（大約他死後二百年）是沒有的。但許多通博的神學家，和其他的人，把這些以後所加進去的奇傳，當做四福音裏的基督故事一大部份的來源。

這些怪談是出自後來所寫的某詩中。牠們與佛教法規的關係，好像是和密爾頓的『樂園失去』及『樂園復得』二詩與新舊約的關係一般。誰要想引證『樂園失去』一詩來為聖經真理與別教所教訓的道理比較呢？

在事實上這些論到釋迦和他超然的起源的奇傳，至少包括主前二世紀至主後六世紀。有一種極嚴重的疑點，就是這些奇傳中有的模倣新約裏所寫論到基督的地方。那些奇傳的捏造者，顯然打算把釋迦的名字與基督的名字連接起來，正如印度人稱他爲毗瑟拏（Vishna）的化身。他是爲西半球的，如 Krishna 爲東半球的。釋迦佛自己曾在這些奇傳沒有產生之前，發表一個證據反對牠們。他否認他是有神格的，並且明明地宣布他不過是一個普通的人。他對神的啓示是沒有任何的信仰。他反對吠陀經典（Vedas 即印度人最古的聖經包含一百部以上的）的學權，就是人所承認爲神默示的。他所知道的，都是他自己得着的。他是一個自救（Self-Salvation）的教師。他並不是來救人的，不是帶領人類歸回與神交通的，他不過試去指引人們一條道路，使他們能夠救己。基督教因爲剷除超然的事實，十字架和十字架救贖的幸福，所以發生同樣的結果：由行爲而得救。

現在請我們再簡單的研究那些捏造的奇傳中的一例，按 *Ogion Jatakas* 誕生的故事；釋迦未成爲一個預定的佛以前，已經投胎過五百三十次。在他預備合格爲佛的經驗上，模型中，這來源告訴我們說，他誕生做一個厭世的人，已經有八十三次，卽婆羅門教徒二十四次，猴子十八次，象六次，獅子十次。他至少也做過一次賊，一次賭徒，一次蛙，一次兔子，和一次沙鷗，他也一次附體于一棵樹上，——這些無稽之談，就是他先前存在所根據的見證！

請我們再聽到他超然的誕生：照着那稱爲北方的奇傳，(Northern Legends) 釋迦牟尼之所以道成肉身者，其目的是要超衆生渡過苦世，他是從神蹟所懷孕的——成一個白象的形狀，從他母親的肋旁而進入的。在這境地所有屬乎天然界的東西，皆慶賀歡呼，海洋也開了許多的花，大千世界的生物皆表示他們的驚奇和同情。當他年幼的時候，就行了許多的神蹟；在他事業的各方面，都充滿了異能

奇事。當他受試探的時候，Mara（代表撒但）騎在一個十六英里高的象，四圍站立一隊十一英里厚的惡鬼。（*Oriental Religions and Christianity* 第一六四至一六八面）今日新神學家的假設，就是根據這些無稽的捏造，來說我們主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和童女懷孕生子的事實，也是一種不可相信的奇傳。若在基督誕生的記載裏，有這樣十六英里高的象，或其他同樣無稽之談，那麼主耶穌誕生的記載，是不止保險地被人棄絕。若試把神子那樣簡單，貞潔，和有理的童女誕生的記載，同那荒謬的空幻的來比較一下，便見分曉了。

那天上的使者對拿撒勒的馬利亞說：『你要懷孕生子，可以給他起名叫耶穌，他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主神要把他祖大衛的位給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的國也沒有窮盡。』當馬利亞告訴天使說：『我沒有出嫁，怎麼有這事呢？』天使就給她一個消息說：『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蔭庇你；因此

所要生的聖者，必稱爲神的兒子。』（路一章三十一至三十五節）雖然牠是這樣的簡單，然而卻是那樣的深奧，所以牠的深度是永不可測的！

釋迦，和其他的奇傳，以及相似的稗史，都是當那些宗教領袖死後幾個世紀才產生出來的。論到四福音的記載，並沒有這樣的事情發生。雖然我們常聽人說在基督生命超然的事實如他的誕生，他的神蹟，和其他的事情皆是以後所增加的是不可靠的，而且可以當爲捏造的記載。四福音的歷史上的證據，牠們的眞確和可信，是這樣的有勢力，所以那些控告者，就是說超然的事實是後人所加增的那一派的人，照著者看來，他們正是一種有意的舉動，來破壞這些證據的學權。

我們不能將關乎 *Noiroaster* 和其他宗教領袖同樣的奇傳試來逐一研究過。總而言之，他們每個都是從下面來的，他們每個都是屬這世界的，並且呼吸了世界的事情。只有一個是從上面來的，而不是屬這世界的，就是永生神的兒子耶穌。

基督。

第三，他超然救贖的工作。神人的主耶穌基督，常用兩種的名詞，表明他先前的存在，和他降世的工作。這兩種的名詞，就是『我來』和『我是被差遣的』。沒有一個屬血氣的人，敢說他自己覺着是直接從神那裏差遣來的，以後在與神發生極親密的交通中，來成就他的神定的工作。也許有人會宣稱他曾來，並且曾被差遣來為神的器具，但他們的宣言是自欺的，幻想的。

請我們聽主耶穌基督的宣言：『人子來為要拯救失喪的人。』（馬太十八章十二節）『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可十章四十五節）『我是奉我父的名來。』（約五章四十三節）『我來，並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來的是真的，你們不認識他。』（約七章二十八節）『我本是出于神，也是從神而』

來，並不是由着自己來，乃是他差我來。』(約八章四十二節)『我到世上來，乃是光。』(約十二章四十六節)『除了從天降下仍舊在天的人子，沒有人升過天。』(約三章十三節)『我從天上降下來，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來者的意思行。』(約六章三十八節)『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約六章四十一節)『差我來的父，也爲我作過見證……因爲他所差來的，你們不信。』(約五章三十六至三十八節)『永活的父，已經差我來。』(約六章五十七節)在他的禱告裏，他說自己是那被差遣的一個。(約十七章三節二十一節二十三節二十五節)

這些宣言證明他先前的存在，並且他之所以被差遣來到這世界，就是要實行一種的工作。這種工作是什麼呢？他來是否做一個改良家，而提倡廢除那個時候某種的罪惡，如蓄奴的制度呢？他來是否在人的面前生活一種人類美好的生活，使他人做效他的模樣呢？他來是否做一個引路者呢？他來是否貢獻一種哲學去

解釋人生許多的奧秘呢？他來是否爲要成立一種新的和更滿意的宗教呢？

若他降世和他在地上工作的目的，是上面所提，或所未提過的一個，那末，他要同那些比他以先的改良家，道德家，哲學家，和宗教的領袖，列在同等的地位。所以那些否認神所差遣他實在目的的人，就把他列在這一等裏。

但再請我們研究到他所要做的工作，和他從上頭所差遣的原因。他來是尋找並且拯救那迷失的人，他是被差遣做人類的救主和贖罪者。

我們實在因着他的降世，得着神最高的啓示。他是不可見的神的形像；在他的位裏，神變做可見的。『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約一章十八節）他實在將神帶到人的面前。但人怎樣能被帶回到神那裏去呢？他道成的肉身，不能成就這樣最大的需要；他智慧和安慰的話，以及他的完全，和聖潔的生命，也不能成全這個需要。

「人在神的面前怎能成爲義？」誰能答覆這樣年湮代久的問題呢？人類需要救恩，他怎樣可以得救呢？我們已經知道人類賦有對神和對罪的知覺，被罪債所壓服，不能奮鬪成功得着一個答覆。在所有宗教開始的歷史上，我們都能找出許多的獻祭，和抑制情慾的方法，用以除去罪惡和刑罰的感覺。但牠們都是無用的。一個聖潔的神，和罪人中間的裂縫，還沒有橋接連起來。不能自己尋找一條道路回到神那裏去。人嘗試用修己和好行爲的法子；但所有的皆是失敗。約伯已經發出聲音來論到這樣嘗試的失敗說：「我若用雪水洗身，用鹼潔淨我的手；你還要扔我在坑裏，我的衣服都憎惡我。」（約伯九章三十至三十一節）若人要知道歸回神的道路和他怎樣能夠得着調和，祇有神能給他這樣的智識，不是人——那犯罪者——會對神（他就是人所得罪的）獨斷和平和重好的條件；乃是犯罪者宜說出條件來符合神聖潔的行爲，並在這條條件上，使神能夠表顯他神聖的恩典。

神曾這樣作麼？若他曾這樣作，若他曾使人認識回到他的路，以致人類可以再一次享受神交，並且稱他（如同一個蒙赦的罪人）『我的神和我的父』這樣的道路，一定是在他自己的啓示裏才可以找着的。並且在他所顯明的道路上，應當使他永世的公義得着滿意，應當證明他的聖潔，也應當顯明他仁愛和慈悲的性情。若他自己的啓示，只關乎他的全能，全智，全在，而不關乎全世界罪人的需要，和應當怎樣應付這需要，那麼牠便是不完全的啓示，因為缺少那最重要的目的。

聖經答覆一切的問題。在舊約聖經裏面的啓示，我們不但得着那所要來之救贖者的啓示，我們也得着那救贖者的工作的啓示，表明他就是那引人歸神的那一個，並且爲人類得着神的救贖和接受。在舊約全部，在歷史上，在一種特別性質的神定機關，和直接的預言中，都可以踪跡出這樣大的工作。雖然有幾個宗教的領袖譏笑這樣的陳述，我們可以不理他們的否認，神所啓示的確鑿，和積極的道

理，是一個最好的答覆。

在第一個預言的應許（創三章十五節）之後，我們能看出神的一種工作，這樣的工作，就是救贖的啓示，（Salvation Revelation）軌道的開始，一直申展到全部聖經，主耶穌基督做人類救贖者的工作，就是祂榮耀的最高點。「耶和華神爲亞當和他妻子用皮子作衣服給他們穿。」（創三章二十一節）那男人和女人打算遮蓋他們的赤身露體，但無花果的樹葉是不夠的。以後神爲他們預備一種遮蓋的東西。假定一個無辜的動物，牠因着被殺死而流血，並因着經過這個犧牲的行爲，那男人和女人得着衣服遮蓋他們的赤身露體。亞伯深知這個意義，所以「他比該隱所獻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稱義的見證，就是神指他禮物所作的見證；他雖然死了，卻因這信仍舊說話。」（希十一章三節）亞伯爲了他哥哥的罪而死。若循着這個救贖啓示的大道而一一研究之，就牠自己將要成一本書了。所以我們只提到那些有

力和明顯的救贖啓示的表記而已。

當亞伯拉罕一信後，這樣的信心就稱爲他的義。這個信心的祖宗，就接着神的命令，用小公羊，山羊，公綿羊，斑鳩，和鴿來獻祭。以後這些的祭物，在以色列人獻祭的規條上，變成極重要的，不但在那時是選民所需要的，並且也當爲一種大獻祭的預表。這種的祭，不是從神的選民所奉獻的，乃是從主本身所給與的。以撒是應許給亞伯拉罕的後裔，也是那女人的後裔的預表。神命亞伯拉罕說：「你帶着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你所愛的以撒，往摩利亞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獻爲燔祭。」（創二十二章一至二節）這命令是否只是一個試驗呢？這是一個試驗，但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事情的一個預表。

當以色列人在伊及時，有一夜，死亡和審判臨到那地方。神的子民，應當蒙蔭庇和保守。神命他們要奉獻羊羔。各家的家長遂按神的方法，並且選擇一個無殘疾的

羊羔。當擊殺長子的天使巡行各家門口時，若只把那整個活的羊羔奉獻是不夠的。必須把那羊羔宰殺，並必須取點血塗在房屋左右的門框上，和門楣上。耶和華說：『我是耶和華。這血要在你們所住的房屋上作記號，我一見這血，就越過你們去。』（出十二章十三節）

那蒙血所救贖的百姓，由摩西那裏得着指導去建築一個崇拜的地方——按着天上的模型。若把這樣的帳幕，與那時在伊及和其他的國家裏所建的壯大廟宇比較一下，是何等的微小！他們組織了一個祭司的階級。在這個崇拜的地方，耶和華用一種的記號來顯明他自己的聖潔和不可親近的心情。只有藉着血纔可以來到他面前。年年都要把燔祭和各種的祭獻給神；不是只在某時候，乃是天天如是的。在那崇拜中，血是最緊要的東西。所有的奉獻，和所有的崇拜，皆是用血——祇用血。『因為摩西當日照着律法，將各樣誠命傳給衆百姓，就用朱紅色絨和牛膝

草，把山羊的血和水灑在書上，又灑在衆百姓身上，說：『這血就是神與你們立約的憑據。他又照樣把血灑在帳幕，和各樣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潔淨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希九章十九至二十二節）

神所選立的大祭司，每年進入至聖所一次。『沒有不帶着血，爲自己和百姓的過錯獻上。』（希九章七節）在利未全部的組織中，所有帳幕，和牠的祭壇，器皿，各種的祭，燔祭，以及各樣極細微的事情，皆是預表那將要來的大救贖，並且包含一種奇妙的智慧。這智慧因着神的聖靈啓導的影響，也把救贖的道理和盤托出。有的人說，這些的組織和儀文，皆是從巴比倫抄襲來的，於以色列人逐出國境之後所介紹進來的，但這些話在歷史上是不的確的。

但用這些羊羔，公牛，和山羊，獻祭的血，不能得着安息和平安，也不能除去許多罪惡。牠們（指牲口）不過是影兒。『律法既是將來美事的影兒，不是本物的真像，總

不能藉着每年常獻一樣的祭物，叫那近前來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獻祭的事豈不早已止住了麼？因爲禮拜的人，良心既被潔淨，就不再覺有罪了。但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來，因爲公牛和山羊的血，斷不能除罪。（希九一至四節）若這些獻祭的血不能除去罪，就何必設立牠們呢？牠們是爲信的以色列人當作信仰的目標的。以色列人尋求這些獻祭所預表的將來應驗。牠們是那『影』，不過只是那『將來美事』的影。

對於銅蛇的性質也是這樣，凡將死的以色列人若望着那掛在杆子上的銅蛇，就可以活着。（民十一章）所有這些和許多別的，都是預言救贖者的偉大工作。但是聖經也有直接的預言；我們在詩篇和許多預言的書上，所找到的都是這樣的預言。

那些預言不能解釋說是指着『某個不知道的人』，也不能說是指那些著作

者（如大衛王）的經驗，更不能說是預表以色列國。那些預言說到一個神聖者。在聖經裏面，有的地方實在有說，以色列人，是耶和華的僕人，是他召來服事他，和至終他們會變為他的僕人，但至今他們尚未曾有這樣變的。神的僕人在以賽亞四十二章至五十三章中那樣奇妙地啓示乃是一個「人」。這一個人就是耶和華自己。顯明在肉身裏面的，——以馬內利。他因着他的工作乃是以色列人的救贖者。這個僕人就是以色列人的神。「惟有以色列人必蒙耶和華的拯救，得永遠的救恩。」（賽四十五章十七節）「除了我以外，再沒有神；我是公義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沒有別神。地極的人都當仰望我，就必得救；因為我是神，再沒有別神。」（賽四十五章二十一至二十二節）讓幾個新神學家，或猶太教師來解釋說以賽亞四十九章五節到十二節乃是論到以色列國並沒有別的意思罷！牠就是耶和華救世主，耶和蘇瓦（Jehoshuah）的故事。人們看見他是自母胎中被造成的，（他的童女誕生）他對

以色列國的工作不能成功。他們厭棄他，但異邦人卻接受這光，並且「因以色列人的過失，『救恩』由他『臨到外邦人。』（羅馬十章十二節）那被人棄者已經得着一個榮耀的賞賜。當他救那些居於黑暗的人時，有許多的以色列人從各地方來崇拜他。以賽亞五十六章六節所云：『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頤頰的鬚鬚，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不掩面。』不是指以色列國，乃是耶和華爲僕人時，所說出的苦難。

隨着，在以賽亞書中，那無可比擬的五十三章，表明這僕人是怎樣被人藐視，厭棄，受盡痛苦和憂患；不獨如是，他也受了那差他來的父所擊傷。他不是爲他自己的罪受苦；他不能爲他的罪孽受苦，因爲他是那聖潔的。但他爲了別人受苦。他爲我們的過犯受害，爲我們的（不是他自己的）罪孽壓傷；他的鞭傷使我們得醫治；他聖潔的靈魂作了贖罪的祭。從這樣受苦代替的結果，這個口裏沒有詭詐，從來未

會犯法的耶和華僕人得着榮耀。哈哈，所有的新神學家阿，請你們代我們把這些的事情應用在以色列國罷！從他的智慧使那公義的僕人，因為他擔當了許多人的罪，就成了許多人的公義。神必定要一個後裔，並且將要看見他的靈魂受苦。在這一章榮耀聖經的結論中，有三個記載：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他擔當了許多人的罪；他為罪犯代求。

那重要的預言論到這以色列聖者（他就是耶和華，萬物都是從他，並且為他而創造的）的受苦，以及按着預言，他降世具着人的形狀，和披戴神靈所造好的身體，都是這救贖工作偉大而不可動搖的啓示。這工作就是人類「在神面前要成為義」所需要的；只有這樣的工作方能引人歸神。

現在我們不要再提到其他的預言。下面所引的幾節聖經，也是明顯地預言彌賽亞的：詩篇二十二篇，六十九篇，一百零九篇；彌迦五章一節；撒迦利亞九章九至十一節，十一章十二至十三節，十三章

七節和許多其他的約拿和他特別的經歷等也包括在內。請我們即刻回到基督的工作。在舊約裏所預表預言的大救贖工作，皆被他所成就。引人歸神的工作，是十字架的工作，而不是他的品格，和聖潔生命的工作。他的死是獻祭的，不是殉教的。表明了神的計畫，和神救贖的代價，並且也表明神的智慧，就是他怎樣能作一個公義的神和救主。這樣的和好，是由那神的兒子，主耶穌基督的死而生效力的。和平是在十字架上的血所成就的。一個聖潔的神，一個光亮的神，和在罪的黑暗裏，不聖潔之人的未連接的深淵（就是人類宗教所嘗試把牠接起來，而不成功的）裏已經接連起來了。神自己把他兒子的十字架橫置在這闊大的深淵中間。這就是爲墜落人類所開的惟一的道路。十字架就是一位聖潔公義的神，和那墜落人的聚會點。只有那地方神能對墜落的人親嘴，把他抱在懷裏，並且把他從重大的罪惡中高舉出來，進入他父愛的永世榮光裏。那裏，——不錯。只有那裏——能使失望的得着盼望，無倚靠

的得着倚靠，煩腦的得着平安，無喜樂的得着說不出的喜樂，和受定罪的，得着完全的稱義。請我們再進一步。

那一個屬上面而不是屬這世界的，才是來作這樣的事情的。他常說到一個時候。他從上頭來的就是爲着這個時候。『我的時候還沒有到。』當這時候臨到，當十字架的影橫在他屬人的道路上，我們就聽他說：『我現在心裏憂愁，我說甚麼纔好呢？父阿，救我脫離這時候，但我原是爲這時候來的。』（約十二章二十七節）這個時候是從神的全智在萬世以前所規定的。因爲十字架在神不是一個以後的思想，乃是他先前的思想。『所以基督到世上來的時候，就說：『神阿，祭物和禮物是你所不願意的，你會給我預備了身體，（他的童女誕生）燔祭和贖罪祭，是你所不喜歡的；那時我說，神阿，我來了，爲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經卷上已經記載了。』（希十章五至七節）神永世救恩的旨意，在十字架上已經成功了。在猶太時代中的一切獻

祭，灑血，和大祭司的職分，都是指着這個十字架。那作先鋒的約翰，知道這些事，因為他爲基督和他的工作做見證。所以他說：「看哪，神的羔羊，背負世人罪孽的。」  
(約一章二十九節)

在這個大救贖工作上，我們不能逃避那些超然的事。一個有限的頭腦，總不能明白那神聖者受苦的一切意義。他經過客西馬尼園一直到髑髏處，在那裏他垂下他有福戴荆棘冠冕的頭，並且發出榮耀得勝的呼聲說：「成功了！」當人類墜落時，在創世記第三章十六節至十九節對人所宣布的話中曾提到四個字：汗，荆棘，苦楚，和死的塵土。那來爲第二個的亞當，就是主自天降世在他聖潔靈魂的焦燥中經過了這樣大的傷痛，甚至「他汗如大血點」(路二十三章四十四節)隨着就是那可怕的肉體痛苦！他被人戲弄，把他神聖的頭戴上一個荆棘的冠冕，就是因罪受詛的外表記號。他受了許多痛苦辱罵，和那些先知和詩篇所已經說過的災難。他

受了不公平的定罪，釘死於一個羞辱的十字架上。他在他自己裏面受苦；他所受的苦是從那一班受了黑暗權勢力量的殘暴人而來的。

然而對於這些的痛苦，如戴荆棘的冠冕，受殘暴的辱罵，臉被拳頭的擊打，身受許多的鞭傷，又如臉上的唾沫，釘於十字架所受的譏諷和戲弄等等，皆沒有帶甚麼超天然的性質。若這些的痛苦是引人歸神的所有條件，使人得着救贖的極點，並且使犯罪的良心得着安息和平安，我們也許將要發生狐疑和問題來。這種的奧秘比他爲我們所受的肉體上的痛苦是更深的。神兒子爲獻祭而死的存心，不應當在他自己的痛苦裏和只由人那裏來的痛苦中尋找，但應在他那來自神自己那邊的痛苦中尋找。（神的公義和聖潔與他是有分的，神的公義和聖潔也只有他一人能夠合格和滿意）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只有神知道。我們雖能背誦聖經深奧的話語，而不能度量那超天然的事。神待他如同一個罪人的代替者。『神使那無罪的，（無罪，原文

作不知罪。)替我們成爲罪；好叫我們在他裏面成爲神的義。』(哥後五章二十一節)他爲我們受了咒詛(受原文作成)(加三章十三節)惟獨神能使他爲我們的罪受了咒詛；惟獨神能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爲有罪。我們不能找出在那三個神秘時候，就是那十字架和生命的主皆被遮蓋在黑暗裏的時候，他嘗那比肉體更深的死味的時候，他的魂爲罪作成一個祭的時候所遇着的光景。

『我的神，我的神爲甚麼離棄我呢？』(詩二十一篇一節；太二十七章四十六節)說到這裏，我們當擱筆而靜默的崇拜。

就是在那個時候，他飲了那充滿我們所應當受刑罰的杯。就是在那個時候，他還了我們救贖的代價。『照聖經所說的基督爲我們的罪死。』若他是爲着別的事情死，爲別的比较贖更少的死，那末他的死更不止是一種不能解釋的行爲；牠是一個未曾見過的最大不公，並且若是這樣，我們將要向天舉起我們的手，

控告那公義的寶座有這樣不公平的行爲。

照聖神所啓示的，死是因罪纔在這個世界。『那犯罪的魂是一定要死的。』人要死，因爲罪的工價是死。這正是與神的公義相符合。但這裏有一個從來未曾犯過罪。死對這樣的人有否要求呢？我們答覆說：『否！』對這樣的事實，他（基督）曾證明說他的生命不能被人從他那裏取去。所有想要殺他的舉動皆是失敗，猶太人有數次會試用石頭來打他，但沒有一塊的石頭能打到他身。他們也不能把他從懸巖上推下，一隻被水浸滿的船，也不能把他沉下。我們說，人是『必死』的，但他是否如同別人一樣的必死呢？那末若他是如同別人一樣的必死，若他是爲着他所提倡的許多原理而死，或爲殉教而死，或爲一種的模範而死，就他也是一個罪人，並且不能作一個救主。若基督不是爲我們的罪死，那末我們還是再墜在失望裏。人要繼續在他無窮和失望中去探索公義和平安，並且死後進入永世裏而沒有

一種保險的盼望。

但基督曾爲我們的罪死。那萬世的磐石，救恩的磐石，永世的磐石，現在立住並且要永久立住。讓他們摧殘這磐石罷！讓他們移動以色列的磐石，許多石頭安置在牠上面的那一塊房角的基石罷！到了那一天，這個石頭將要把他的仇敵都碾得粉碎。（但二章三十四節；太二十一章四十四節）十字架和牠的工作已經成就和平，並且帶領失足的人變爲一個蒙赦的罪人回到神的家，作一個蒙愛的兒子。這是真實的麼？各大洲中無數的人給我們這個答覆，並且從上述的無數人中有更多的歡呼着說：『阿利路亞』作他們的答覆。他們已經相信，並且現在還是相信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的事實——『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第四，他超然的復活。主耶穌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不是漸漸的，並且沒

有甚麼屬肉體的疲乏。沒有一個屬肉體疲乏的人能像他那樣的大聲喊叫。(太二十七章五十節)『耶穌又大聲喊叫，氣就斷了。』這是得勝者的歡呼，得勝者的呼喊。那曾說要捨生者，已捨去他的生命在十字架。立刻就有一個超然的答覆，證明他救贖工作的價值和能力。這就是天上的『阿們』來答他大聲所喊叫的『成功了！』『忽然殿裏的幔子從上到下裂作兩半；地也震動，磐石也崩裂。』(太二十七章五十一節)一個從上看不見的手，撕裂那掛在崇拜的至聖所外面的重幕，這聖所就是大祭司每年一次被祭物的血灑過，然後進入的地方。現在沒有一年進入這幕的必要，因為另有一個已經作成的永久道路，使罪人無論在什麼時候皆能親近神，並且在他的聖潔裏見他。有一種更好的血已經流過；有一個更好的祭司已經把進到神的面前變為可能的。

希伯來書信的作者對他希伯來基督裏的弟兄們說：『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

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是藉着他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就當存着誠心和充足的信心，近到神的面前。」（希十章十九至二十二節）一切動物的獻祭都永遠停止，連一個祭司和他在世的職務也是不須的。神的兒子主耶穌基督是祭物，又是祭司。震動的地和崩裂的磐石作另有一個超天然的見證——造化主已變作造化的救贖者。那羅馬的百夫長和他的兵丁目擊這些事，就深受定罪，並且這些邪教徒遂證明說：「這真是神的兒子了！」

他已經死了，這是沒有錯誤的。然而現在還有人主張一種唯理論，說他實在沒有死去，他不過是忽然失魂而已。但這捏造是那樣的無稽，並沒有批評的價值。他的肋旁曾被槍刺，並且有血和水曾流出來，皆是他的真死，他的救贖及他的潔淨能力的證據。

他曾被埋葬；那于天地萬物都造完到第七日休息的造化主，在第七日又安息於墳墓裏；因他的工作已經完畢了。

他能否在那裏永久安息呢？他的身體能否與其他人類的身體得着同樣的命運呢？他是否也照樣塵歸塵，灰歸灰呢？那墓，新墓，鑿在磐石裏的墓，就是應驗預言所云安葬的地方，（賽五十三章九節）是否仍舊被羅馬的封條封住，並且仍舊不開呢？新神學家大膽地答應說：『是的。』這是不信派常用的答覆。若這是不錯，那麼主耶穌待腐身體所在的不開墳墓將要成爲我們一切盼望的墓墳了。

這是甚麼意思呢？這意思就是說他不是神的兒子，他所說：『我是從上頭來的，我不是屬這個世界』的話不是確的；他對於自己一切的見證，皆可視爲自欺的，而宜刪除去。這就是他不是童女所生的神的兒子，因此他必是一個罪人，而且他的身體也必要腐爛與人類受同樣的運命。這就是說他所受一切的痛苦不能救

贖人類，因為他的身體仍留在墓裏，那末，他死的意義與其他人類的死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這是說在舊約全部的聖經裏對於人類救贖的奇妙啓示，皆是一種荒謬的計畫，並且基督教若是建立在這樣的根基上，就要倒壞到粉碎的地步。一個最高啓示的基督教，將要變爲不過一種宗教的假冒。若這是真的，那末人類將要淪入一種無窮的絕望和失望的黑暗裏。

在新約中已有更重要的話語，何以我們在上面要再寫這許多自己話語呢？

「既傳基督是從死裏復活了，怎麼在你們中間有人說死人沒有復活的事呢？若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新神學家，請你們注意！）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並且明顯我們是爲神妄作見證的；因我們見證神是叫基督復活了。若死人真不復活，神也沒有叫基督復活了。因死人若不復活，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基督若沒有復活，你們的信便是徒然；你們

仍在罪裏，就是在基督裏睡了的人也滅亡了。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真比衆人更可憐。」（哥前十五章十二至二十九節）這就是神的不可答覆的論理學。

「神的聖靈，又得勝地加着說：但基督已經從死裏復活了。」

新神學家曾用「復活」二字，這是實的，但他所說的基督的復活，和聖經所說的很有不同的地方。他對我們說這是指一種「靈性」的復活。基督靠着他的話語，他的榜樣，和他的精神活着。所以新神學家常說到「基督的精神。」對不住你們這些大學者，這一種「基督靈性的復活」是透明的無稽之談啊！

新約聖經並沒有教我們這一種靈性的復活，只教我們一個肉體的復活。基督肉體的復活是房角的基石，希望和信心皆建立在牠上面。也有人批評說，實際的復活是不能證明的。這是不科學的。科學尋求事實，若得着有理由的事實，那麼一個學說就不再是一個學說，乃是一個真理了。基督身體的復活，不是一個未證明

的學說，乃是一個真理，因為他的復活已被許多無可疑議的事實證明了。有許多可靠的文集給我們這樣的事實，沒有一個真實的學者會敢對這些的文集發生甚麼疑問。四福音的記載包括這些事實。批評家提出對基督復活的各種記載中矛盾的地方；於是他們便宣稱這些記載是不能吻合的。但經過基督徒謹慎和屬靈的考察之後（不是用懷疑的態度，乃是用信任的態度）這些似是而非的差異，反變成神啓示的證據了。若四福音之著作者是騙子，那末他們應當在他們的見證中要小心避免所有的『缺點』，他們應該使他們的記載更符合，纔能遮蓋他們的欺騙。還有一個事實，就是墳墓是空的，身體已經不見了。耶穌的身體變的怎麼樣了呢？這是多麼奇妙！他的門徒曾常聽他說：『從死裏三天復活，』何以卻會一起忘記這些事！這是安排這樣的。但他的仇敵卻沒有忘記他所說的話，他們謹記他所說的話。基督死後的第一天，祭司長和法利賽人聚集去見彼拉多。他們對那羅馬的

官長說：『大人，我們記得那誘惑人的，還活着的時候，曾說三日後我要復活，因此請吩咐人將墳墓把守妥當，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門徒來把他偷了去，就告訴百姓說他從死裏復活了；這樣，那後來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利害了。』（太二十七章六十三節至六十四節）彼拉多對猶太人沒有好感，他惡他們如同平常一個羅馬人恨他們一般。他是一個政治家，所以他應許說：『你們有看守的兵；去罷，盡你們所能的，把守妥當』這是否一種冷笑的話，或是否恐怕所定罪（因為他信基督沒有罪的）的那一個人也許能復活起來呢？一塊大石頭擋住墓門。又加上羅馬神聖的封條，並且派有一隊羅馬強壯看守的兵將墳墓把守妥當。

第二天羅馬看守的兵，嚇得渾身戰抖跑回城裏。那時地都震動，一個超然的活物，忽然顯現，他的臉光四射像閃電一般，全身衣白竟和瑞雪一樣。石頭被輓開，神聖的封條裂斷了。然後有兩個女人來看墳墓，她們想不到找到一個空的墳墓。她

們聽見那大消息說：『他不在這裏，因為他已經復活了。』她們停一會，就看見那復活者。他的門徒不願相信這消息，就跑來看那空的墳墓。那些看守的兵精神回復之後，不把所經歷的事報給彼拉多，而乃先報給祭司長。祭司長立刻就開一個緊急的會議討論對付的方法。在這事上猶太人的特性又發現了，他們用錢來解決這事情，所以他們就拿許多錢給兵丁，所交換的條件，就是兵丁須說：『夜間我們睡覺的時候，他的門徒把他偷去了。』對巡撫怎麼辦呢？祭司長又對兵丁說：『我們會去見他辦理這事，可保你們不受刑罰。』所以他們受了銀錢，就照所囑咐他們的去行。（太二十八章）這樣的捏造，與那『基督沒有真死』相去幾何呢！這捏造，一直到今日還是不信派的口號。

一個方寸不亂的人怎能信這捏造呢？那看守的兵在睡的時候怎樣能知道在他們四圍所經過的事呢？爲甚麼守兵皆睡着，而犯那羅馬刑法要處死刑的重罪

呢？他們如何會睡得這樣深，甚至門徒來的時候而不能聽見！甚至大石輾開時竟然沒有一個醒起來，發出一個告警呢！當門徒搬運基督無生氣的身體經過睡覺的時候，竟然沒有一個兵被騷擾！到底那些懼怕的，膽怯的門徒並不是懦夫了；他們皆是強壯勇敢的人了！他們竟然冒險去偷那個身體了！你若能相信這些事，就請你相信罷！

他受害之後，用許多的憑據證明自己還是活着曾被他們徒看見有四十天之久。這是親愛的路加醫士所寫的。（徒一章三節）保羅說：『並且顯給磯法看；然後顯給十二使徒看；後來一時顯給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還在，卻也有已經睡了的；以後顯給雅各看；再顯給衆使徒看。』（林前十五章五至七節）若有五百人說他們看見一個會死在十字架的人活着而他們的見證是假的，就他們的目的是什麼呢？他們是否因捏造一種的謊言，就能享受榮耀與屬世的利益呢？這些捏造

者應當有何種的居心，纔能使他們中間有些寧死而不願將那大欺騙——他們會見一人活着而他的身體卻尚在墳墓中——和盤托出呢！

但保羅的見證者的名單豈不是不完全麼？他忘記提起那些女人。有人說是因為他得着不確實的消息，但是不對的。那領導他寫的神禁止他提到女人，因為聖靈知道將來有不信者要控告這些女人神經昏亂，以及捏造這樣復活的故事。所以保羅被聖靈抑制，就減去女人的見證，未表明她們的見證；因為許多其他的見證，已足證明他肉體上的復活。

這裏還有一個見證，就是那大使徒保羅自己的見證：『末了也顯給我看，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林前十五章五節）他的見證雖然不是最小的，但他最後始提到自己。那有名的大數人掃羅是個法利賽人，法利賽人的兒子，一個驕傲的宗教家，有學問的人，並且是羅馬的國民。他曾迫害過教會，他曾恨惡基督的名

字，他的蒙召是想不到的。他本來是迫害基督的，後來他卻站在會堂裏宣傳基督。耶穌是神的兒子。他從這個會堂到那個會堂，皆是宣傳同樣的見證，無怪每個聽者都驚奇說：『在耶路撒冷殘害求告這名的，不是這人麼？』並且他到這裏來，特要捆綁他們帶到祭司長那裏。』（徒九章二十一節）

這樣忽然的悔改到底是怎麼來的呢？牠是天然的或是超然的呢？人們要把牠用天然的方法來解釋，不知曾費了多少力！不信派和唯理論家曾臆斷說，也許牠是一個閃電的擊打。還有人發明一種的學說，謂保羅犯羊癩瘋，就是希臘人所謂一種的神經病。但此人以後一生的歷史，不能用大雷雨或一種癩瘋的病來解釋。他是怎樣的受苦！他因為不退縮地見證，不知曾忍受多少的艱難和困苦！並且最後他的信心和見證的結果，就是為道捨命。除了他自己的敘述以外，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解釋他的悔改。他在往大馬色的路上，看見神復活兒子顯現在上面榮耀

的華光裏；他也聽見他的聲音。在那時候他知道那被釘者還是活着，他就是神的兒子基督。保羅因為得着這樣超然的經驗，所以把他自己也包括在基督肉體復活的見證目錄中。

還有兩個對於他肉體上的復活的證明是很緊要的。第一就是地上真實崇拜的教會。這個在舊約裏無人認識的團體到底是怎樣存在的呢？耶穌基督的教會是一個奧秘的身體，裏面包括猶太人和各大洲的外邦人，在猶太人七日的首日（不是在猶太人的安息日）崇拜神。那真實的教會在那一天紀念基督從死裏復活的事實。教會是建造在神的兒子復活基督的磐石上面。他說：「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她。」（太十六章十八節）歷史證明這應許的真實。教會將要永久這樣崇拜；沒有不信派和新神學家會停止這樣的崇拜。將來一切的历史也要照樣地保守基督的宣言，說他的教會總不至於失敗。這個崇拜的

開始和保持大約有兩千年的歷史，若是沒有實在的事實爲據，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所以地上真實教會——那以死裏復活的基督爲首的組織——的存在可以證明基督肉體上的復活。

第二個見證就是每一個真實信徒和他的經驗。一個真實的信徒在一種實驗中認識基督。他已經在（基督）裏面得着一個救主。他曾試驗基督的應許就是給平安與來到他那裏的人。當人纔到他那裏時，人的良心是被罪所壓傷，但一相信他是負罪者以後就被稱爲義，並且與神和好。他既相信神的兒子從死裏復活，並且得着一個新的天性以及永生。

他與基督有交通，因爲他知道基督是他的朋友。他向他禱告，並且從他那裏得幫助，和指導。他知道他是永遠活着的大祭司，所以在需要的時候就來到施恩的座前祈求幫助他領略過基督在世爭戰中的能力，與他在困苦患難的時候從基

督那裏所得着的安慰和平安。信徒的生命和經驗就是一個憑據證明基督已經復活，並且還是在神的右邊活着。

這些皆是他身體復活無可疑議的憑據。那些不按字面信他復活的人哪，請你告訴我們，基督今日在那裏，他是否那在父右邊榮耀的人子呢？他是否爲你作永遠活着的祭司和中保呢？你能否用信心向他禱告呢？若他沒有從死裏復活，他怎樣能升天呢？若他沒有升天，他怎樣能與神同在並且代我們祈求呢？若他沒有存在爲那首先由死復生者，那麼他怎樣能照新約所說爲新造的頭和一切的主呢？

反對他肉體超然復活的意思，就是要完全破壞基督教的信仰和一個基督徒的信心。

第五，超然的信息。我們所已經簡單地提出許多超然事實都需要一個超然的信息傳給人類。這個信息在別的地方是找不着的。牠比世界所有宗教的信息

更深奧，因牠是從上頭來的，而不是屬這個世界的。這個信息不是包括在記載主耶穌基督的話語教訓，和比喻的三福音裏。在基督教的國家裏常有一個錯誤，就是有許多的人以為登山寶訓是包括這樣的信息。他們解釋『寶訓』是一個信息，基督在給這寶訓中闡明一種改良人類的法子。有些和超然基督教為仇者曾指出佛教也包含有同樣的箴言，他們說釋迦牟尼所傳的至少有幾種與基督所傳的真理相同；但佛教是在基督教之先，所以基督和他門徒的教訓應該是從佛教抄襲來的。這樣的假設是沒有根據，因為我們已經斷定地證明好些假定為釋迦的教訓不是原有的，乃是從四福音抄襲來的。

E. De Pressense 博士所著之『東方宗教與基督教』(Ancient World and Religion) (第一百六十七面)說：『佛教的特長就是襲取別人的。牠吸收許多本地的迷信，並且和許多在地的宗教混合，自緬甸錫蘭的鬼神信仰，以至中國之道教和日

本的神道教。因牠長久與基督教接觸，牠遂把原有無神的主義，變成各種有神  
宗派；牠裏面至少有幾派從一種專靠己助的變至完全藉信而得救的教義。日本  
的 Shon 和 Yado 也是這樣。佛教在起初的時候是無神派的，到了主後第七世  
紀纔產生三位一體的說法，與基督教三位一體神的性情是相類似的；及至第十  
世紀又產生五個三位一體的神，和一個至尊者 Adī-Buddah 管理一切的神。著者  
想每個讀者皆能自己下一斷案，到底這些以後所加入的說法是否襲取新約的  
三位一體就是在十世紀之前已經傳遍全東半球的呢？』

近代的佛教主張回到釋迦本來的教訓。有一個有學權的佛家發表下面的宣  
言說：『佛家主張全善全智的治理，而非具人格的神。有繼續的特性，而沒有一個  
不死的靈魂；有永世的快樂，而沒有一個固定的天堂。得救的方法是沒有一個代  
替的救主，乃是憑己力做出來的，無須甚麼禱告獻祭或悔罪，也用不着什麼受按

手的祭司，聖人的代求，和神聖的恩典。這些和其他許多的道理已經變成佛教根本的道理，就是釋迦在菩提樹下得着啓示那一夜所承認的。」（佛教問答撮要薩不哈都拉 Subhadra 著）

那新學派曾承認這學說謂基督在福音裏的教訓有些是從佛教來的，就當聽他同道的一個弟兄說的話。屈能教授是一個不信超然基督教的人，曾寫說：「我想我們可以很穩當地證明我們不用說佛教對基督教的本原有點最小的直接影響。」

基督在三福音書裏的教訓，是超乎所有古代宗教領袖的教訓。雖然我們實在不能在這三本書裏找出基督教超然的信息，但是當我們細心讀過，就發覺這信息是已被預料了。使使約翰所寫的第四本福音就不是這樣的。在這本書裏，基督的教訓和馬太馬可路加所報告的話是大不相同。我們不能提出所有的原因：

何以當三福音寫後四十年大流行時，那可愛的門徒纔寫這一本的福音。我們只提一個，就是四十年中對於基督的人位和工作產生了許多奇怪和錯謬的教訓並且起始擾亂教會。那後來造出許多禍害的 Gnosticism 就是在此時誕生；同時其他會在今日某運動中所復活的學說也是在此時產生。所以那時神的靈就引導那年老的約翰來記載基督的話語使這些錯誤寂然無聲。有人對第四本福音書的作者發生疑問，說是主後一百五十年至二百年間纔寫的。若這本福音書不是使徒約翰寫的，請（那些評論的學者）告訴我們，到底牠是誰寫的呢？我們有極多的憑據證明這本書是約翰寫的。

所以我們在這裏能得着基督的言語，包含基督教超然信息的根基，這信息就是基督教所貢獻給人類的。當彼得對全教會作見證時他說：「主啊，你有永生的道，我們還歸從誰呢？我們已經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聖者。」（約六章二十八至二十九

節)在這裏我們要記得兩件的事實。第一,主在第四本福音裏論到永生,牠無代價的贈送,和一切與牠有關係的教訓,皆是在他未死未復活之前所說的。第二,超然的信息還沒有達到一完全圓滿的地步。這就是我們在他對門徒所說的話上所知道的。『我還有好些事要告訴你們,但你們現在擔當不了,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原文作進入)一切的真理,因為他不是憑自己說的,乃是把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他要榮耀我,因他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約十六章十二至十四節)他曾說『我就是真理;』他也曾說『聖靈就是真理;』但這裏所說的是『真理的聖靈,』就是神的聖靈。到一個時候,他(聖靈)要使門徒知道基督自己所沒有啓示的許多事情。

當主耶穌沒有死,沒有從死裏復活,沒有回到天父那裏之前,真理的靈不來作最後的大啓示者。(約七章三十八至三十九節)他的降臨,和他的基督教的豐富超然

信息的啓示，是隨神的兒子的大獻祭和榮耀而來的。我們應當向基督教中極其偉大的受用無窮的書信中求得這完滿的榮耀的超然的信息。這個信息是基督在世上完畢工作，聖靈降臨之後纔給與我們的。

神的兒子既已履行他（神）自己公義的條件，所以由此可以開放他仁愛的門，並且在耶穌基督裏，傾出他不可度量的恩典。現在他可以把創世以來愛心中所藏的奧祕宣明出來了。以賽亞在主前六百年寫着『從古以來人未曾聽見，未曾耳聞，未曾眼見在你以外有甚麼神，爲等候他的人行事。』（賽六十四章四節）那虔心敬神的以色列人必能由這些話明白神存儲有奇妙的珍寶，直等他（彌賽亞）來，他就是他們所等候的。在新約裏曾引過這一段聖經：『如經上所記，神爲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聖靈向我們顯明了。』（林前二章九至十節）這裏上下文就是指明神奧祕的智慧，就是神

在萬世以前預定使我們得榮耀的。

這個信息就是基督的福音。『福音』的意思就是『好的信息』。神的智慧與能力，皆是從這一本福音啓示出來。使徒保羅就是神所揀選的僕人，去宣傳解釋這個超然的信息到極簡單極榮耀的地步的。這一種使命，不是他自己獨創出來的，也不是從別的使徒得來的，乃是從啓示來的。『弟兄們，我告訴你們：我素來所傳的福音，不是出於人的意思，因為我不是從人領受的，也不是人教導我的，乃是從耶穌基督來的。』（加拉太一章十二節）

有一種論調高聲喊着說：『歸回基督。』這種論調，表面上看來實是不錯，可是暗中藏了不少錯誤。牠的意思是：『離開保羅，歸回基督。』保羅被人指責，說他憑一己卓越的思想，構成一種有定則的神學組織和來世論。人責他把福音和救贖的方法混在一起，使『福音』完全建造在基督代替的痛苦和他的復活，以及按字面的

升天和再來。有人說基督登山的寶訓和其他論理的教訓，並未包涵保羅的道理。保羅覺着這些道理，遂把牠們宣布爲他自己的見解。所以就有一種的論調發生：『歸回基督原有的教訓和他生命的哲學，基督的精神是我們所需要的。』於是就造出許多錯謬的言論，例如神的父道，人類友愛之誼等；他們並且主張這些事是基督所教訓的，便是社會主義也是爲基督教訓所保障。但保羅對我們說他所傳的，所教的福音是從耶穌基督啓示來的。這個福音的本身，就是超然的憑據證明牠是超然的。不是人類頭腦的出產品。只有這福音有超然主義的印記。

這是何等寬大和榮耀的信息！牠是這樣的簡單，便是三尺孩童都能通曉；他是這樣的深奧，並無一個聖人曾窺其底蘊。這就是神仁愛的信息。在這個信息裏：『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爲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現了。』（羅五章八節）這就是神的愛的大表示。『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着他得生，

神愛我們的心，在此就顯明了。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先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爲我們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約壹四章九節十節）除此以外，要知道神的愛和愛的

神是不可能的。

神的僕人在寄羅馬人的書信裏面，他宣布神救恩的福音；神的靈由他給我們一種人類——猶太人和異邦人——絕望的光景的圖。世人在神面前都犯了罪。他們都是迷途的；猶太人沒有守他的法律，異邦人連一個律法也沒有。保羅描寫人類的退化。人類是在一個黑暗污穢可怕的坑裏，那裏沒有出路。人類沒有自救的能力，他所有擺脫的法子皆是失敗的。若他要想得救必定要神救他。

神到這個坑的底下，他救恩的手就是他的兒子主耶穌基督。他的工作就是在十字架所受的痛苦和死亡，使神能在他的公義裏用一種公義的法子拯救人類。神保守他的公義。他是公平的。他是信主耶穌的人的赦罪者。失望的罪人拉住

基督被釘之手，就可以從坑裏被救出來。他已被稱爲義，並且得釋放，因爲他的罪已經受了公義的判斷。他與神已經和好了，這不是因他自己的工作，乃是因着別人，就是基督的工作。他已經接受了，神的愛是貫通在他的心裏。他不再屬於第一個人，就是由這人接受罪性。他現在是屬於第二個人，就是耶穌基督，並且享受他的公義，生命和榮耀。（羅五章十二至二十一節）他已經得着生命和能力，使他能公義和聖潔中生活。那乖戾和罪惡的污穢袍子已經脫下。神在基督中爲他所預備的義袍，就是神在伊田樂園裏所預表的袍子，現在遮蓋了蒙赦免的罪人身上。罪在蒙拯救的信徒身上不再有權勢了。他不必再服事罪惡；他能使他的肢體在公義的生命裏奉獻給神。

在這一封書信裏，基督的救恩程途達到一個更高的地步，至第八章，始達到絕頂。這一章的開端給我們一個擔保，就是那些接受這個信息的就不定罪了，因爲

所有的罪皆被基督的工作遮蓋了，並且和他同體。這一章末了又給我們一個擔保，就是時候和永世，不能叫我們與神在基督耶穌的愛裏隔絕。在這高峯上始宣布出蒙赦罪人爲子的身分說：『既是兒子，便是後嗣，就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一個蒙赦免的過去，一個得勝的現在，和一個榮耀無窮的將來！得稱義並且得榮耀！然後保羅發出他偉大被神默示的呼喊，就是凡蒙血洗過的罪人所皆可參加的，『既是這樣，還有甚麼說的呢？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呢？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爲我們衆人捨了，豈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賜給我們麼？誰能控告神所揀選的人呢？有神稱他們爲義了。誰能定我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從死裏復活，現今在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羅八章三十一至三十四節）

萬物是在基督裏，並且是與基督同在。這裏就是那有限的思想所應當止步的。

便是最剛強的信心也不能推測這奧秘的意思和牠所包含的。那代替罪人死而復活的基督，現今他在神的右邊得着榮耀和尊貴。「神叫他從死裏復活，又給他榮耀。」（彼前一章二十一節）當他在地上爲人時，他在聖潔的生命裏榮耀神；在他爲犧牲的死的上，他更加榮耀神，所以他必須受賞賜。這是神公義的要求。當主耶穌基督爲惟一的神，他享受神性所有榮耀，當他爲神道成肉身的兒子，他已經得着榮耀了。他在禱告中，曾說那一般曾被他所救贖的，也可以與他同享這所得的榮耀。「你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他們。」（約十七章二十二節）他把自己的榮耀賜給那些信他的人。這實在是一個有福的真理！我們所受的，他都代我們擔當，他所應得的，他都給與那些他曾代死的人。

這個信息對我們說，誰肯接受基督作救主者，都能得着他的榮耀和富足，像神自己的後嗣一般。「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他本來富足，卻爲你們成

了貧窮，叫你們因他的貧窮，可以成爲富足。」（林前八章九節）到底那些相信他的人所得着的富足是甚麼呢？這富足是基督希罕的富足，是爲他的愛——不可言語的愛——所放在接受他的人身旁的。這信息顯明基督一切的富足。這信息對我們說救贖最終的目的，就是要信徒像復活的基督，變爲他的形狀，使基督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羅八章二十四節）誰用信心和他聯合，就有身體得贖的應許，現今的身體因着罪的緣故而疾病，而死亡；但將來要改變形狀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一般。（腓三章二十一節）那可愛的門徒約翰對我們說：「我們現在是神的兒女，我們將來如何還未顯明。」他又得勝的說：「但我們知道主若顯現，我們必要像他；因爲我們將要看見他的真體。」（約壹三章二節）換而言之，這個信息宣布說復活的基督在榮耀裏是怎樣，每一個真實的信徒也要這樣。當那個日子來到，他要帶領許多的兒子到榮耀裏。然後完滿的榮耀將要顯明，凡接受他的救贖的都要得着一切，和他

同作後嗣，並且在父家永久的榮耀裏與他一同享受他永世的交誼。這家，就是爲着接受那些曾因着壞的行爲與神爲敵的人所預備的。

雖然我們有這些奇妙的事實排在我們面前，就是神在福音的信息中所應許的，和他對永世的應許，我們只能拚出這信息的 A—B—C 而已。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若全識這超然的信息，我們要等候那天來到，就不至於對鏡觀看，模糊不清。到那時候，我們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們一樣。』

這些富足皆是恩典的，公開的，無須工作的。牠不是出於行爲，乃是神的禮物白白賜給信他的人。這是一個何等榮耀的信息！就是基督教超然的信息。那裏有一個更高的信息賜給人呢？神除了他現在所給我們慈悲的條件外，能否給我們一件東西比他所曾作過的所曾給過的更好呢？若他給我們一百萬個的世界，也不能比他所曾作過的更大。除了他所給我們的——他的愛子，這不可言宣的恩賜

外，他能給我們一個更大的恩賜麼？除了他使那不知罪者爲我們成爲有罪，並且把我們一切的污穢和罪惡加在他身上之外，他能再作一個更大的事情麼？除了他給墜落人類不要金錢不要代價的一切需要外，他能否再作一個更大的事情麼？除了他所給他從前的仇敵爲子的榮耀，使他們在基督裏蒙救贖，作萬物的後嗣的應許之外，他能否再應許一個更大的榮耀麼？嚴重的說來，神已經在這個超然信息中，啓示那樣豐富的恩典和榮耀，是他不能再超過的了。基督教實在是神最高和最榮耀的啓示，就是在他的兒子主耶穌基督裏所表明的。基督教是人類得救和他在基督裏將來的命運的最高的和最榮耀的啓示。

但不信派又發生一個問題說：基督教是否最終的宗教？唯理論說基督教不是最終的宗教，因爲在宗教進化的程序中，不能止於基督教。這就是廿世紀驕傲學者的驕傲誇耀。現在的人類是要求更高更好的事情。這事情到底是甚麼？請你告

訴我們罷！人類的智慧，能貢獻甚麼來代替超然的基督教呢？請你和我同到一靈魂墜落將死的人牀邊。他的生命和潮水一般地逝，他再過幾點鐘，他的靈魂就要離這塵世，進入永世，永久不再回到這個世界了。他知他是一個墜落的罪人。他怎樣能像一個蒙赦免的罪人平平安安地去世往見他造化主的面呢？他必須有一個消息，使他的戰慄和懼怕，變作說不出的喜樂，和充滿了榮耀！一個屬理智的不信者，最好只是去請一個窮苦未受教育的『救世軍』人來述說基督爲罪受死的故事，基督獻祭工作，能使他得着平安的信息，並且教那將死的罪人說：

『就是我在這樣，而沒有甚麼懇求；

因爲你的血，是爲我流的，

並且你囑咐我，來到你那裏；

神的羔羊啊，我來，我來！』

這是基督教真實信息的超然偉大堂皇的憑據。這憑據會救人，會給人平安，會改變死亡的嘆聲，爲一種得勝的呼喊。其他的信息是沒有能力的。使徒保羅如何深信地對羅馬人說：「我不以福音爲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羅一章十六節），他的意思並不是爲這個福音向他們道歉。他知道這個福音不至使他羞恥。若他到會堂裏宣揚這福音，他不會受羞辱，因爲有許多的猶太人因爲聽見和相信這信息而蒙得救。若他到放蕩惡劣的哥林多，這福音也不會使他蒙羞，因爲這福音拯救那些乖戾的哥林多人。若他到野蠻人的地方去傳揚神所給的信息，這福音要顯出能力來。當他去羅馬時，他知道福音在這個世界的大城也將要因着神的大能使許多人得救。從基督釘死和復活之後，這個福音的能力總是依樣不改的。基督真實的福音已經自己表明是世界中最大和最得勝的能力。

基督教教會的歷史給我們這個大的憑據。若有人今日進入異端的國家傳新學派所傳的福音，他的結果到底是怎樣呢？沒有別的，就是失敗，到了最後就是一種羞恥的混亂。有一件最可痛心的事就有那些新學派福音的代表與佛教、印度教和解起來；他們說出這些宗教和其他宗教體制中的優點，然後始試去改良他們。

新學派主張沒有一個超然的基督，沒有他超然救贖的工作，沒有他超然的復活和在神右邊榮耀的存在。這樣一來，新學派就回到世界許多宗教搖尾乞憐的地位，並且產生出另一個無生命和無能力的體制，不能救人，也不能給人安慰，信靠及和平。除了超然的基督教之外，沒有別的東西會于一個超然的信息中給人類以無限和圓滿的救恩。

姑讓新學派去發明一個『新的宗教』罷！無論如何，基督教仍是神的最高的啓

示，那福音仍是最高的超然信息。讓新學派試來排擠超然基督教地位，我們不必為我們的神聖的信仰擔心。基督教是不能打倒的，他是最終的，並且是永世的。基督教所有的仇敵將過去；惟有基督——信心的首創者和成就者得以存在，他是永遠的基督。

(六)超然的能力。超然基督的大救贖和救贖的信息，必須要一個超然的能力。這個能力就是聖靈。我們不在這裏詳論在新舊約中聖靈的道理。但我們應當記憶一個緊要的事實，就是這個靈不是一種的影響，乃是一個具神性的人位；所以我們說他是神——聖靈。

聖靈與主耶穌基督的生命和工作是有明顯親密的關係。他是『從聖靈懷孕的』；聖靈降臨在拿撒勒的童女馬利亞身上，他產生神聖者（基督）下凡的肉身。這樣主耶穌接受一個無瑕性在一個無窮的身體中。因為馬利亞的緣故，有人反對

這樣的記載；因為她有一個罪性。這罪豈不是有些關係到主耶穌麼？我們都知道羅馬教的神學家由着創造一個馬利亞是無瑕疵的觀念。遂安然度過這個難關，但這是不需要的，他的身體乃是神聖的，他會用他自己聖潔的能力。排除每個罪的污點，在他裏面是沒有罪的，因為他自己是聖潔的。

當他開始為蒙應許的彌賽亞的職分時，就是當他在約但河宣布說由着他的浸禮他降世來代替罪人死的地位時，聖靈彷彿像鴿子降落在他身上，他證明「父居住在他裏面時」神的靈也是照樣居住在他心中，因此他心中充滿了神的性情。這就是應驗先知以賽亞論到他所說的，主的靈在他身上叫他去傳福音，並且作他所要作的工夫。（賽六十一章一節；路四章十六至二十節）他被聖靈引導，（太四章二節）他靠着聖靈趕鬼，（太十二章二十八節）並且到了最後，他藉着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疵的獻給神。（希九章十四節）

同樣有生命和能力的靈，也居住在他裏面。他藉着這個靈，賜誠命給他的使徒，當他復活之後，他把聖靈爲一種無代價的恩賜給門徒，他勉勵他們祈求這恩賜：「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天父，豈不更將聖靈給求他的人麼？」（路十一十三節）正在他受苦之前，他還有更大的應許賜給他十一個門徒，他說：「我不撇下你們爲孤兒。」（約十四章十八節）他堅固他們的心，說他要求父另外賜給他們一位保惠師，就是真理的聖靈。希臘文的「保惠師」就是「拍拉起勒多斯」意思就是一個人，在另外一個人的身邊去幫助他。約翰一書二章第一節譯作「中保」。基督告訴他們說父所要差遣的那個聖靈要與他們同在，在他們身上，在他們裏面，這聖靈就是居住和同在的靈。基督也解釋聖靈藉着他們和在他們裏面所要作的工夫。（約十五章二十六節；十六章七至十五節）當他復活之後，他表明他的爲主，和賜生命神靈的能力；他向他們吹氣，並且說：「你們受聖靈。」（約二十章二十二節）

這些應許必定要等到基督死和復活到神那裏之後纔應驗的。所以當他沒有離開他們之前，他囑咐他們說不要離開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應許的。（徒一章四節）這個應許，是在五旬節——歷史上的大日——纔應驗的。在那個時候，聖靈見賜給聚會的門徒；居住在每一個人身上，並且把他們施浸成爲一個身體，就是耶穌基督的教會。他們不必再回到基督的應許，和祈求他賜下他的聖靈，因爲基督已經差遣他來了。他是一個偉大的見證，證明基督是在神的右邊。他爲基督作證人，他證明基督。他的見證包含基督所有的一切，及基督所曾作過的，並且表明基督所有的榮耀。凡接受基督和相信福音信息的人，聖靈就居住在那裏，因此每人都成作聖靈的殿。（林前六章十九節）他也居住在那真實而不能看見的教會裏，因爲教會是「神藉着聖靈居住的所在」（弗二章二十二節）這也是基督教的超然事實之一。

聖靈到底怎樣在主耶穌基督的信徒裏而且藉着他們啓發他超然的能力呢？他是『新生』的主動者。主說人的本性是死的，人沒有屬靈生命，他的靈是死的。約五章二十四節）人若要爲神活着，他必定先要得着生命的恩賜。主揀選了尼哥底母來教訓在重生裏得着生命的要需，尼哥底母可以算是一個很好宗教的代表，因爲他是一個法利賽人；他是一個道德很高尚的人，因爲他是站在一個律法師的地位；並且他也是一個有學問的人，因爲他是以色列人的教師。雖然他有這樣高尚的信仰、道德和學問，但他的靈是死的，不配進入神的國。所以主告訴他說：『你要重生。』（約三章三節）主在這裏，注重一個絕對需要的重生——就是從上面生的，他說聖靈乃是重生的能力——『從聖靈生的，』和『從靈生的就是靈』（約三章五至六節）神的靈藉着他神聖的能力，賜生命給相信的罪人。他接受的一個屬靈的性情，就是叫作神聖的本性；接受這樣新的本性就是重生。聖靈按着他自己無可限量的

方法，把這個新的性情分給信徒，因為主說：『風隨着意思吹，你聽見風的響聲，卻不曉得從那裏來，往那裏去，凡從聖靈生的，也是如此。』（約三章八節）

這個屬靈的性情把信徒從世界分出來，聖靈就是信徒裏面的分離力，信徒因着居住在他裏面的聖靈便與主的靈合一。（林前六章十七節）凡是重生的，就已經與世界分離歸於基督；他是屬基督的。

上面我們已經引到主耶穌所說的話：『我是從上面來的……我不是屬這個世界。』藉着聖靈有信心的人，就從上面生了，與這個世界分離歸給神，所以他也不是屬於這個世界。主在他的大祭司禱告中對凡接受他的人曾說：『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約十七章十四至十六節）這是一個深奧和奇妙的啓示，這啓示領導我們回到他的死和復活。他捨棄了他的生命，卻又得着他的生命，使信徒在他裏面也能得着這樣的生命。麥子的比喻可以解釋這個道理。（約十二

章二十四節)一粒麥子死了;因着死,牠自己始能再結出許多子粒來。

這個新的性情和居住在這生性裏的聖靈,使與神交通的屬靈的生命長大。若信徒讓聖靈的定律在他裏面工作,他就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並且不體貼舊性情的情慾;這個性情雖然還是在他裏面,但已不能再拘束他了。(羅八章二至九節)因藉着聖靈超然的恩賜,我們可以有一個聖潔和成聖的生命了。

聖靈也能生果子;一個屬靈的行爲就是他(聖靈)工作的結果。一個真實的基督徒在世上高尚的職業,就是照主所行的去行。(加五章二十二至二十四節;約壹二章六節)居住在信徒裏面的聖靈,代我們爲子身分的事實作證;信徒因着聖靈稱神爲『父』,並且得以進到神的面前。(羅八章十五至十六節;弗二章十八節)在信徒裏面他是爲原主所有權的印記;因爲他原是受了聖靈的印記直至完全救贖的日子來到。(弗一章十三節;四章三十節)他賜恩給真實的教會。當基督教開始的時候,他在超然的恩

賜，如神蹟的恩賜，醫病的恩賜，和說各種方言的恩賜中顯明他自己。當基督教已經建立，和完全的啓示已經從使徒的道中闡明之後，這些超然的恩賜遂停止了，因爲現在的世代是信心的世代而不是憑着眼見的世代。

那些想要復興這異蹟恩賜的嘗試，已經多次被人證明是假冒的。（教會的歷史，表明在各時期中，即五旬節的恩賜，如說方言行神蹟等等，都曾復興，但這些運動，在作者所著（醫病問題）的書上，已經證明是假冒的……）

我們對這種超然能力的工作不能有完全的分析，只能提出一個事實，就是神的靈引導信徒明白一切的真理。（約十六章十三節）他引導信徒怎樣互相服事；他給信徒能力去服事神；他教導信徒怎樣能得着有功效的禱告；當信徒在受試煉和患難時，他保守他們，加力給他們。

今日的基督教會，似乎已經忘記古代殉道者的英雄和奇妙的故事。這是何等

的故事呢！沒有教會的歷史家會作一個表來記載那些無數遭羅馬邪教徒酷刑而死的信徒；我們也不知那些在羅馬教皇之下受慘死者的確實數目。他們的姓名和工作皆記載在天上，司提反是第一個的殉道者。當石頭打在他身上要除滅他的生命時，他說：『主耶穌接收我的靈魂，（原文作靈）……主阿，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徒八章五十九節，六十節）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曾作同樣的禱告；他將他的靈交在父的手裏。司提反因着聖靈超然的能力，所以也會發出同樣的禱告。在富詩（Fox）先生的大著『使徒行傳與紀念碑』（Acts and Monuments）中有論到殉道者的故事。其中有一個事實，使我們受了極深的印象，就是有大數的男女殉道者身體被火焚燒時的情形是與司提反相同的。他們口唱詩歌來代替苦痛的嘆聲，和咒詛；他們爲仇敵禱告；他們死在永遠生命和榮耀的憑據裏，沒有心理學的定律能解釋這些事情，這就是超然的能力降臨在他們身上。這就是應驗他們的

主所說固定的話：『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十六章三十三節）他們也已經得勝，因為神的靈給他們得勝。

近代的新學家，在應當以死爲他們否認的印記時，有幾個會得勝地前進就義將靈魂交託主呢？有幾個反對一個超然的啓示，超然的基督和他的工作，以及他超然的復活和他在榮耀裏的存在，（如司提反所看見的光景）在將要離開生命進入永世時，會唱讚美和榮耀的詩歌呢？居住在信徒和真實教會裏的神靈就是表明基督教超然的能力。

（七）一個將來超然的顯現。現在我要研究基督教最終的超然事實。基督教有一個將來榮耀顯現的應許。這是什麼呢？主耶穌基督對他的門徒說，他們不會再見他；他要回到父那裏，就是回到他原有的地方，但這不是完全的。他應許還要再來。他確實地對他們說到有一天世界將要再見他高舉在榮耀裏，並不是像從

前那樣的卑微和羞辱的掛在兩個賊的中間。在他的教訓中這樣的應許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他說到乘雲，滿有榮耀和能力的降臨。(太二十四章二十九節至二十三節)當他安慰憂愁的門徒時，他說：『我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我在那裏，叫你們也在那裏。』(約十四章三節)他在許多的比喻裏也提到這一次的再臨。當他的門徒和別人想到那應許給以色列的國度要立刻實現時，他曾用一個比喻把他自己比爲一個貴冑『往遠方去，要得國回來。』(路十九章十二節)他又把自己比爲一個新郎來接新婦。但當他遲延的時候，那些童女都睡了。最後，這個比喻告訴我們說他會再來。(太二十五章一至十三節)

他也解明他降臨的許多預兆，他說到近代普通政治，道德，宗教，和物質的情形，以及他降臨時，在地上所遇得見的光景。(太二十四章一至二十四節路十八章八節)

他應許給他忠心的僕人許多的賞賜。當他承接他榮耀的寶座時，他的門徒也

要與他一同治理天下。(太十九章二十八節)當他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他要審判列國。(太二十五章三十一節)他常勸戒他的門徒在他沒有降臨之前要怎樣爲人，怎樣服務；他們的腰要束上帶，燈也要點着。(路十二章三十五節)他許多最動人的誠命中有一條說：『你們要謹慎，儆醒祈禱，因爲你們不曉得那日期幾時來到。這事正如一個人離開本家，寄居外邦，把權柄交給僕人，分派各人當作的工，又吩咐看門的儆醒。所以你們要儆醒，因爲你們不知道家主甚麼時候來，或晚上，或半夜，或雞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來到，看見你們睡着了。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也是對衆人說，要儆醒。』(可十三章三十三至三十七節)

我們也不可忘記他在控告的人面前所作的見證。大祭司問他說：『你是那當稱頌者的兒子基督不是呢？』耶穌回答說：『我是；你們必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駕着天上的雲降臨。』(可十四章六十一至六十二節)大祭司就撕開衣服控告

他說僭妄的話。但是，他們所捆綁的犯人，已經宣布他的神性，權能，並且也已經確實證明他自己是和但以理在夜間異象中所看見的那一位全地的王相同的。（但七章十三至十四節）

這些的記載是何等的觸目驚心！著者對那些腦系不清的人對這道理所捏造的許多狂妄的錯謬，並無絲毫的同情。著者一生為神工作的緣故，和那些對於基督再臨的簡明直接記載發生牽強錯謬的解釋的人，已經多次的死力奮鬥。有一句話我們可以說，就是沒有一個神學家能埋沒主耶穌基督的末日論。他如果這樣行，或蔑視這個道理，他立刻就要覺着自己已墜落於新學派的五里霧中，此外還有許多的學說論到基督的再臨。

當他升天時，有屬別世界的活物來宣布他的再臨說：『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他還要怎樣來。』（徒一章十至十二節）基督再臨的道

理可以算爲書信中基督教許多重要道理之一。這個事實也是同樣的緊要。許多最重要的真理皆是集中于他的再臨，一切的盼望皆是根據于這個將來的事。他的再來是教會裏一顆極明亮的北極星。按新約聖經的教訓，耶穌基督的教會在世界裏不是一個永久的機關。教會的命運就是在天上與她的元首同在。只有他的再臨方能實現這樣的定數。在那個時候父的家和許多住處的大門都要大開迎接許多榮耀的兒子。

身體在一種不能朽壞的復活裏蒙救贖，這救贖與基督將來的降臨是緊緊不能分開的。凡存留到那天的人在一霎時眨眼之間能有一種超然的變化。那時候有一個懇親會，聖徒將要看見他所愛的人——就是曾死在耶穌裏面的人。這些事在下面所引的新約聖經中可以證明：帖前四章十三至十八節；哥前十五章五十一節至五十八節；腓三章二十一節；西三章四節；約壹書三章一至二節。

只有當他再來的時候，忠心的工作纔有獎賞。保羅在羅馬監獄裏所寫的最後的書信，曾爲這個事實作證：『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爲我存留，就是按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提後四章七至八節）當他來的時候許多信徒要顯現在他的審判臺前，他用啓示的法子分配獎賞。（哥前三章十一至十三節，四章五節）在羅馬人的書信中，又寫另外的一個啓示與基督的再來是有關係的。就是一切受造之物，因爲人的罪一同歎息勞苦，將來都要脫離他們的歎息。（羅馬八章十九至二十二節）

當他第二次來的時候，聖經末了的一本書要宣布大的勝利，這本書是爲着那被人蔑視和厭棄的基督而準備的，創世記第三章十五節的預言要在那個時候完全成功，因爲基督已經完全打敗了蛇，那惡者已經被黜廢。有一種大聲喊着說：

「阿利路亞！因爲主我們的神，全能者，作王了！……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啓十九章六節十一章十五節）

在全部的新約裏，對這有福的盼望，是啓示於實踐的觀點。

這個盼望在基督徒的生命和經驗裏是一種潔淨和分別的能力。（帖前四章十八節；約壹書三章三節）

我們在上面已經簡單地把將來基督的顯現寫出來，這個顯現是從他自己和神啓示的靈所應許的，並且可以算是基督教中許多極重要的道理之一。古今各種宗教的系統中，未有這樣超然的顯現。雖然其中幾個教門提到一個「黃金時代」和對罪惡最後的勝利的一種模糊不清的回聲，但是新約聖經所啓示的是非常榮耀的，並且非別處所有的。

世界宗教的首創者和教師是如何呢？那一個宗教領袖會確實地宣布將來他

將要再臨呢？當釋迦佛得胃滯病而死之前，他曾告訴他所羨慕的門徒說：『你們將要看見我駕着天上的雲而降臨呢？』瑣羅斯德 Zoroaster 是怎樣呢？我們不知道他詳細的歷史，（他又稱作 Zarathustra——燦爛者，生於北土利亞 Bactria 因他想要避免罪惡的環境，他奔逃到曠野的地方，當他回來時，就宣布他的主義。他得着北土利亞王的擁護，所以這個主義傳布得很快。相傳說他曾結婚三次。第三次結婚後，他纔升到更高的地位；在這個時候，人們纔盼他完成他的工作。瑣羅斯德的人格是老早帶着神的彩色，所以在他的歷史中斷不能多辨別真理的根據。有的學者對他歷史上之存在尙生疑問。）這個宗教教師和改良家曾否應許說：『我要再來』呢？摩罕默德 是怎樣呢？這個充滿情慾的假先知曾否提醒他的游民說：『你們要做醒等候我的再臨』呢？今日自稱爲領袖的男女，宣告曾受了某種神聖的啓示和派委到底是怎樣呢？多妻主義的首創者斯密斯 Joseph Smith 曾否

應許第二次的再來呢？即愛迪師母 Mrs. Mary Baker Eddy 在僭妄的宣稱中曾否敢于她未死之前冒險宣布說她將要在一種可見的情形中再回到這個世界呢？從來沒有一個宗教的教師或領袖曾發出這樣的宣言，或者留下一個這樣的應許。

只有主耶穌基督一人曾應許我們有第二次的降臨。有幾個維新學家反對基督這樣的見證，他們說基督不會有這樣的預言，這不過是後人所增加進去的。有的人說他的話和使徒在書信裏的教訓，不過是猶太人當時流行的信仰，就是從某種神秘的著作而來的。他們加罪于保羅說他曾從這些來源造出他自己的觀念。好似帖前四章十三至十八節這一個奇妙的啓示是由着一個人的天才所闡明的。

如果這個道理是使徒腦子裏的出產品，那麼他是捏造一種的欺騙，因為他明

明的說這個道理是從主的話所得來的。新學派所用的軍械去攻擊基督榮耀和親身的第二次降臨就是冷笑和譏誚。這些人的行爲正是應驗聖經的話，因爲彼得說：『第一要緊的，要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譏誚的，隨從自己的私慾出來譏誚說，主要降臨的應許在那裏呢？因爲列祖睡了以來，萬物與起初創造的時候仍是一樣。』

神的啓示對於將來的地和地上居民的預言是怎樣呢？他的啓示預言一個榮耀的將來，就是到了一個時候，列國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賽二章四節）就是一個幸福和榮耀的時候，主的榮耀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海洋一般（哈巴谷二章十四節）甚至禽獸也要改變。全地昇平，一切多神教和各種虛偽的崇拜也都要停止，那惟一的主將受人敬拜。（亞十四章九節）但這樣榮耀的將來與主具體的顯現是相關的。他再臨的結果就是那些大預言的幸福和榮耀，在那時候黃金的時

代就要來了。

希臘和羅馬的鬼神論也有記載這樣的時代。牠是四個時代中最初的那一個。牠是土星管理下的理想的時期。那時並無戰爭，地不耕而生果，罪尙未入世界，所以人類生活於完全的喜樂裏。這不過是當罪和死未進入埃田的光景的一種隱隱的回聲。邪教徒的文學家如 Plantus, Lucretius, Catullus, Cicero, Sallust, Vergil, Livy, Ovid, Horace, Hesiod 和其他的人對黃金時代的再來，他們都有堅固的信仰。其中有幾個發表他們的意見說，有一個神性的人類將要從天降下，因着他的降臨，那黃金時代將要再一次實現。生於主前一百多年的 Vergil 所寫的 *Æneid* 詩中說：

命運所指定的末日已經來臨，

百物都開始有新的組織，

一位聖裔從天下凡，

他的降生是祥瑞的，

鐵的時代（指戰爭）從此告終，

黃金時代應運繼生，

第一榮耀好看。

這些相信異端的詩家，從甚麼地方得着這樣的觀念呢？有人說當波舵利米第

一一 Ptolemy 于主前大約二百八十年請猶太人遣派七十位拉比（教師）Rabbis 到

亞力山大 Alexandria 把舊約聖經譯成希拉文，後來果然成功了這譯本，就是

普通所謂斯普徒真 Septuagint 希伯來的聖經，于是遂通用于希拉國。Vergil 讀希

伯來先知的書，知道將來有一個要由天降臨，公義和和平的黃金時代將要實現

于世界。

在其他宗教的制度中也有同樣的觀念。我們要特別的提到波斯宗教 Zoro-  
astrianism 當這個宗教的改良家去世之後，太陽教 Mithraism 又捲土重來了。米  
斯拉 Mithra 就是波斯人的太陽神。最後他勝了那罪惡的神亞佛利門 Ahriman，  
米斯拉變成一個具拯救能力的神。與這信仰相關着還有許多的神秘事情。瓊羅  
斯德 Zoroaster 雖然自己被擡高至神的地位，但人看他還是不能得着最後的  
勝利。世界仍是等候一個將來的神性英雄，只有他能成功從前所開始的工作，把  
亞佛利門趕入永遠的黑暗裏，並且同時要開始『黃金的時代』就是永遠和純粹  
福祐的時代。將來總有一個時候使萬物到完全的地步。

近日新學派想要不信用和破壞聖經裏面的啓示，遂試要證明新舊約裏的末  
世論多半是受了瓊羅斯德教的影響。有人說當西拉士王 King Cyrus 戰勝後，猶太  
人就受了波斯人的管轄，因此他們（猶太人）就學習了 Ahriman 的信仰。他是一個

有人性的邪鬼，猶太人稱之爲撒但，他們從波斯人的宗教中採取末日的觀念。有許多聖經的敵人攻擊說但以理和啓示錄裏所有聖經的神秘的記載論到將來之事，大部份是從 Zoroastrian 和 Mithra 的信仰中抄襲來的。他們也解釋猶太人的安息日，就是第七日，所以改爲星期的日，乃是按米斯拉宗教的風俗，因爲這教有一個拜太陽的日子，(Sunday) 有人攻擊保羅，說他曾介紹些米斯拉教的信仰。以上所提的不過是一種的設想，一種鹵莽無根據的假設。就是我們忽略地把舊約裏莊嚴的預言讀過一遍，我們就覺得這些預言在各方面都是超然拔萃，若是與波斯教比較一下，就波斯教何異荒唐無稽之談呢。舊約裏面有極符合的預言論到將來和末日的事情。偉大的 Yom Jehovah 就是主的日子和爲以色列國，列國，一切造物所預備的有福和榮耀的日子。這些事在那稱作『虛假的經典』中 (Apocryphal Literature) 是完全付之缺如。這些著作裏所找出兒戲的原素，在聖

經的預言中是絕對沒有的。對於舊約聖經的年代和著作者的問題，大部份都是歸于這個證據去解決。有的人主張說：飽學諳練的學者已經證明舊約聖經的大部份皆是「被擄」後所集合而成的。但是同時也有那樣多，或者更多的飽學精熟的學者絕對的駁斥那些破壞的批評的假設。

但一切的事皆歸到那一個超然者，就是耶穌基督他所說許多預言的教訓，大部份皆是重述先知在他以前所寫的，他證實舊約聖經裏末世論所教訓的將來顯現的日子，他對我們說在那個時候所顯現的耶和華就是他自己。他堅固他的門徒說，將來當他降臨坐在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的寶座時，必定有一個新生，一個重生，或再造。（太十九章二十八節；啓十九章十一至十六節）彼得也見證這樣的復興說：「神曾藉衆先知的口所說的。」（徒三章十九至二十一節）

若照新學派所說的主耶穌必曾接受Zoroastrianism的神話，並且必對於猶太

人當被擄後所接受錯謬的信仰也是有分的。新學派是很容易接受說基督不過是一個人，卻不是神無過失的兒子，也不是無所不知的，他聖潔的口只能教訓真理。照新學派說基督所論到一個具人性的魔鬼和他自己實在受魔鬼的試探，皆是巴比倫和波斯的神話怪談，所以基督第二次降臨的宣言，也是來自同樣的來源。

但基督不止就是一個人或一個宗教的教師，我們已經知道他是從上頭來的，他不是屬這個世界。他來不是創立一個新的宗教。他的來源，他的生命，他的教訓，和他的工作，皆是超然的。沒有別的方法能解釋他的人性。幾年來這種的信仰，但是理論地根據于事實，並且也根據于神性的啓示，所以新學派所有的學說和假設，都瓦解崩析了。

主耶穌基督應許將來有一個可以看見具體的榮耀的再臨，我們已經知道這

樣將來的降臨，在他公開的工作上佔有一個重要的地位。我們也知道基督教有許多重要的真理和信仰的原則與他第二次的降臨有連帶的關係。未應驗的預言，是藉着他的再臨應驗。那個日子一定要來到，他要稱作榮耀的王；他爲和平的王，所以要廢除戰爭；一切虛假的敬拜也將要停止；萬膝都要跪下，萬口無不稱他爲主。（腓二章十至十一節）這個事要臨到麼？

讓我們假設這個事不要臨到，讓我們假設他將不再來。讓我們假設在父的家裏沒有這樣的一個地方，就是他所去，並應許要再來接他的人到那裏去的那個地方。讓我們假設四福音裏所記載一切的應許和預言仍是沒有應驗。讓我們假設我們永遠不能再見耶穌基督的榮耀身體。

這一切是甚麼意思呢？這就是證明基督教沒有超然的根基，也沒有超然的基督。這就是主耶穌基督不是神永生的兒子，因爲他的預言不是真的。如果真是這

樣，那末，我們不要相信他是從天降下無錯謬的教師了。這就是說他從童女誕生的道成肉身不是真的，這種道成肉身的說法，不過是仿效迷信的宗教裏所教的神話或怪談。這就是說他的神蹟奇事皆是智慧人所發明的。這個就是完全打破救贖的計畫，他獻祭的死不能救人，不能引人歸神，也不能給人類平安。這就是要永遠取消舊約聖經裏所記載的一種超然啓示的全部信仰，因為裏面所說的，都是表明一種的失敗，這就是說我們沒有可靠的啓示。這個就是說千千萬萬生和死的信徒相信這個啓示，祈求和盼望這個啓示最終應驗的應許皆被人所欺騙了。這就是說一個教會沒有一個目的地，一個世界沒有盼望。這就是說人類要繼續的失望在不能見的境界裏和人類的目的地去尋找一種的解釋，這種的解釋總不能找到的，這就是說黑暗和失望要愈趨愈甚的。這就是說勝利是屬乎罪惡的能力。這就是說無神派心裏所說的「沒有神」這一句話，不是一個愚昧乃是一

切造物中最聰明的人。這個就是說新學派所反對超然的事皆是對的，古今千萬萬相信神的啓示和神的基督的信徒皆是被人引入迷途的受欺者。

在這本書的總論裏，我們不敢說『假設主耶穌的預言將要實現』，因為我們相信神的兒子在地上所說每一句的話和先知藉著神聖的默示所寫每一句的話最後都要得着榮耀的應驗。這樣的見證是千千萬萬真實信徒所參加的，雖然今日有這樣的潮流，但不少的信徒仍是中流砥柱，保守神在所寫的字上無錯謬的啓示，並且相信超然的基督就是活的字。

當這個超然的顯現來到的時候，牠自然必會來到，將有甚麼意義呢？這個長久所盼望的第二次降臨來到的時候，到底有甚麼意思呢？這個顯現要表明基督教的超然主義。這顯現就是極榮耀的憑據證明書中的『書』是神的啓示。這顯現的意思，就是說猶太人的先知，不是猶太人的熱心家，去抄襲邪教的傳說，和捏造

「他們乃是被聖靈感動說出神的話來。」（彼後一章二十一節）這顯現的意思，就是說彼得的大見證：「你就是基督永生神的兒子」是真的。這顯現的意思，就是說主耶穌基督是神由童女誕生的兒子，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這顯現的意思，就是說他的死不是殉道者的死，乃是為我們的罪死。這顯現的意思，就是說他曾有肉體的復活。他為榮耀人子的第二次降臨，就是證明從他升天之後，是為神人中間的調和者，就是他子民的祭司和中保。

這顯現的意思，就是說福音的信息就是神的救恩。這顯現要證明千千萬萬信他的人皆蒙救贖。牠就是教會榮耀的命運。這就是說那些已經睡了的信徒都要復活，與那些蒙救贖的人再相聯合。這就是說女人的「後裔」要得勝利，長久的爭戰要結局，罪惡要廢除，公義要建立。這意思就是說，「願父的國降臨」的禱告在建立他的國度中已經答應了。這意思就是普及的和平與普遍公義的實現。這意思

就是說普世的人都要歸服神崇拜公義與和平的王。

這意思就是完成每個的異象；牠的意思就是說沒有筆所能解釋的。榮耀和福祉充滿了以色列全國。在那個時候以色列人要俯伏在他面前，雖然他們的祖宗曾厭棄他，把他交給異邦人的手。地上列國要充滿了榮耀和福祐，他們虛妄的崇拜要永遠停止。那『黃金的時代』已經來到。一切歎息的造物不再歎息了，因為那戴荆棘冠冕者已經除滅了他們的咒詛。

這顯現還有些少別的意思。他的再臨將要完全並且最後地答覆各種的不信派和唯理派，無神派，不可思議派，萬物皆神派和進化派。這顯現將要托出那些反對基督和他救贖工作的新學派和一切其他的運動和崇拜儀式的最後和可恥的失敗。

我們與他真實的教會一同等後那得勝的日子來到，也許這個日子不至再遲

延了。我們與使徒的教會，與這個時代神所有的聖徒，皆是一同『等候他的兒子從天降臨，』我們等候那超然基督教快要來的最榮耀的證明！

『因為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

快要應驗，並不虛謊；

雖然遲延，還要等候；

因為必然臨到，不再遲延。』（哈二章三節）

# CHRISTIANITY OR RELIGION?

By A. C. Gaebelein, D. D.

(Address: 456 Fourth Avenue, New York, N. Y.)

TRANSLATED from the English

By K. H. Weigh, B. Sc. AND

W. T. Nee. B. Sc.

Published by

**BIBLE TRUTH DEPOT,**

P. O. BOX No. 323, SHANGHAI.

*Cloth ·55 Paper ·30 (Postage 15% more)*

發 行	價 目	譯 者	原 著 者
上海郵箱 三二三號 福音書局	精裝 紙面 每本 五角五分 (郵費另加成半)	魏懷 祖熹	加伯林

#24

460024